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5 年 第 3 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目 录

### 国别与区域研究

- 3 刘 军 阳书平 柯 研 / 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巴朗斯基学派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 23 李永全 李开盛 张 云 / 捍卫国际秩序、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48 马 强 / 俄罗斯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

### 欧亚空间研究

- 85 焦一强 蒋存昊 / 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
- 116 石 靖 郭宸岑 李羽姗 / 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实践评估：基于田野工作的考察

### 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影响

- 139 刘 莹 /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的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乌克兰危机背后的逻辑
- 169 孙秀文 / 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图谱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 年 6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5 年第 3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Лю Цзюнь, Ян Шупин, Кэ Янь**

Шко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имени Н. Н. Баранского..... (3)

#### **Ли Юнцюань, Ли Кайшэн, Чжан Юнь**

Защи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содействие равноправному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ному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му миру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 (23)

#### **Ма Цян**

«Поле памяти» отмечаемой Россией победы ..... (48)

#### **Цзяо Ицян, Цзян Цуньхао**

Участие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в услов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отивация, путь и практика..... (85)

#### **Ши Цзин, Го Чэньцэнь, Ли Юйшань**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нов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Китай-Европа: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лев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16)

#### **Лю Ин**

Выраже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я-НАТО: логик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 (139)

#### **Сунь Сюэвэн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Росси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169)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5 年第 3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Liu Jun, Yang Shuping, Ke Yan***

The N. N. Baransky School of Reg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the Soviet Union (3)

***Li Yongquan, Li Kaisheng, Zhang Yun***

Safegu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dvancing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23)

***Ma Qiang***

Russia's "Sites of Memory" for Commemorating Victory ..... (48)

***Jiao Yiqiang, Jiang Cunha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ng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against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rivers, Pathways, and Practices.....(85)

***Shi Jing, Guo Chencen, Li Yusha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New China-Europe Transport Corridor: Insights from Fieldwork ..... (116)

***Liu Ying***

Interest Express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Russia-NATO Relations: the Logic behind the Ukraine Crisis..... (139)

***Sun Xiuwen***

Cognitive Mapping of Central Asian Perceptions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169)

## 国别与区域研究

# 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巴朗斯基学派

刘 军 阳书平 柯 研\*

**【内容提要】**苏联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对我国推进区域国别学理论建设、探索非西方研究范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为该领域的主要学术源流,巴朗斯基学派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综合区域分析”范式,强调从自然、经济与社会要素出发,在多层次(从邻近空间到国家乃至全球结构)与多维度(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上,对特定区域进行系统性认识与整体性分析。该学派以学科交叉为基础,融合地理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东方学等传统国别研究形成互动互补,发展出地理依托、学科交叉、问题导向与现实关切相结合的区域国别研究“苏联范式”。尽管源自地理学,巴朗斯基学派的理论影响却早已超出地理学范畴,在苏联及当代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聚焦苏联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巴朗斯基学派的形成脉络与理论发展,系统梳理其在区域认知、知识体系建构与分析方法上的成果。

**【关键词】**巴朗斯基学派 苏联区域国别研究 苏联经济地理学 综合区域分析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003(20)**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22 年 9 月,区域国别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迎来了深入发展的重大机遇。然而,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涵、学科定位、研究路径等问题,仍需广泛深入的探讨。当前,

\* 刘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阳书平,莫斯科大学全球进程系博士研究生;柯研,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挑战。从任务的角度看,正如钱乘旦教授所指出的,区域国别学作为服务国家发展的交叉学科,肩负着多重使命:一是扎根中国实践,二是回应时代课题,三是探索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四是充分把握并运用学科交叉属性。<sup>①</sup>从挑战的角度看,相关研究仍存在着学科碎片化、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供需矛盾和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等问题。<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回溯历史理论传统、重建系统性思维、探寻非西方范式尤为必要。作为冷战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苏联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成为非西方范式的重要参考。苏联区域国别研究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以东方学、非洲学、美洲学等为代表的“文明取向”路径,侧重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与政治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强调对文明特征的整体把握与深层理解;二是延续俄国地理学传统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功能取向”路径,以巴朗斯基创立的经济地理区域学派为代表,主张在地理环境、生产力配置和空间分工中识别区域差异。尽管“文明取向”与“功能取向”两条路径在起源与关注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聚焦海外国家,后者侧重苏联境内),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理论发展与实践需要,二者逐步融合。由此,苏联区域国别研究实现了从“并行发展”向“系统整合”的转变,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 with 知识体系层面达成统一,最终形成了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苏联范式”。

作为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源流,巴朗斯基学派所提出的“综合区域分析”、“跨学科视角”以及对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科史价值,也为当代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参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

① 参见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钱乘旦:《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 年,第 39 页。

② 参见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唐士其:“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区域国别学刊》,2023 年第 6 期;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秦亚青等:“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国际论坛》,2022 年第 6 期。

## 一、巴朗斯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巴朗斯基学派（Школа Н. Н. Баранского）是 20 世纪苏联地理学和区域国别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其形成与发展深受俄国地理学传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经济制度和空间治理模式重构的关键阶段，面临着生产力发展不足、地域发展失衡以及旧有行政区划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矛盾突出等多重挑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区域差异中的不均衡性，为区域划分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sup>①</sup>“科学的区域划分”这一思路，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领导的全俄电气化计划中得到了进一步实践。该计划将苏联划分为 8 个经济（电力）区域，并围绕区域配置发展相应的交通、能源与工业基础设施，确立了“经济区域”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单元和空间治理核心范畴的苏联模式。

巴朗斯基（Н. Н. Баранский）1881 年生于托木斯克，早年就读于托木斯克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903—1908 年以革命家身份在多地活动；1910—1914 年在莫斯科商科大学（今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教育。<sup>②</sup>1918—1925 年，巴朗斯基分别在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经济部、西伯利亚统计局、苏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等机关工作，对诸多苏联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1921 年，巴朗斯基向列宁承诺完成第一部苏联经济地理学教科书。自 1924 年起，巴朗斯基开始全身心投入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sup>③</sup>

为配合实践的需要，1929 年巴朗斯基在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创立了经济地理教研室，联合曾经任职于国家电气委员会的科洛索夫斯基（Н. Н. Колосовский），培育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生，如萨乌什金（Ю. Г. Саушкин）、阿努钦（В. А. Анучин）、戈赫曼（В. М. Гохман）、叶弗列莫娃（Ю. К.

① 参见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二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② См.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деятелей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Т.1. Москва: Гос. научное изд-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8.

③ Там же.

Ефремова)、梁赞采夫(С. Н. Рязанцев)、马耶尔戈伊兹(И. М. Маергоиз)和马什比茨(Я. Г. Машбиц)等人;由此确立了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以综合区域分析为范式、以其学生为主体力量的苏联经济地理区域学派。

在理论建构方面,巴朗斯基将经济地理学定义为研究生产力的空间配置与地域结合的学科。他明确主张地理学的综合分析路径,反对“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家”与“非人性的自然地理学家”的割裂思维,尤其批判以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地理系丹(В. Э. Ден)为代表的工业统计派和以西尼茨基(Л. Д. Синицкий)为代表的人类地理学派。在 1929 年全苏地理教师代表大会上,巴朗斯基提出摒弃传统地理学的片面统计描述,推动综合区域分析成为地理学的主流方向;其区域学派在此后获得官方认可,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长期主导苏联经济地理学。巴朗斯基指出,除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外,还需要发展一个新方向——区域(国别)研究,其任务是按照新的原则恢复对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分析,涵盖自然与人类及其所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因而,巴朗斯基将区域国别研究称为地理学的“穹顶”。<sup>①</sup>

在学术体系方面,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实现了制度化与代际传承。巴朗斯基不仅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多门经济地理课程,还主编了期刊《中学地理》和《区域地理研究》,组织出版《地理问题》集刊,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与经济地理学知识的理论化与普及化。

巴朗斯基学派的思想渊源呈现出鲜明的融合特征,结合了欧洲地理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本土区域研究特色。在理论根基方面,巴朗斯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借助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空间的辩证关系,尤其通过地域劳动分工理论,揭示经济区域形成的条件与内在逻辑,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地理学从特征描述创新性地转化为生产关系的空间分析。在知识传统上,他继承了古罗斯的编年史和游记思想、18—19 世纪以来俄国地理学派对边疆探索采取的实地考察、综合描述的经验方法,

---

① 在“国别研究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一文中,巴朗斯基使用的是“国别研究”(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一词,指出国别研究是对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分析,等同于中文学术语境下的“区域国别研究”。См.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18-51;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артография/ Н.Н. Баранский. Москва, 1956.

吸收了如克拉申宁尼科夫（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塔季舍夫（В. Н. Татищев）、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谢苗诺夫-天山斯基（П. П. Семё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等人的成果，并借鉴了沙俄时期构建的包括东方学在内的面向具体国别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巴朗斯基将地理、经济、社会因素融为一体，同时对欧洲“地理决定论”提出批判，强调社会制度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巴朗斯基学派自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持续推动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演进。该学派在早期强调区域功能与生产力布局的系统分析，在后续发展中逐步向跨学科、问题导向与全球视野拓展。在理论承续与深化方面，巴朗斯基的同事科洛索夫斯基（Н. Н. Колосовский）进一步提出“地域生产综合体”（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和“能源生产循环”（Энерг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й цикл）概念，强调能源、原材料与产业在空间维度的匹配与协调，丰富了巴朗斯基的综合区域分析方法。因此，苏联区域学派也常被称为“巴朗斯基-科洛索夫斯基学派”。作为巴朗斯基的学生和其主要思想继承者，萨乌什金（Ю. Г. Саушкин）在《经济地理学导论》（1958 年、1970 年）、《经济地理学：历史、理论、方法、实践》（1973 年）等代表性著作中，进一步完善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与理论基础，引入系统结构分析与数学方法，拓展了经济地理制图在综合区域分析中的应用。<sup>①</sup>

1934 年，在巴朗斯基的邀请下，维特韦尔（И. А. Витвер）在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开设拉丁美洲研究课程，并创建了苏联首个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政治地理的教研室。这标志着苏联经济地理学和巴朗斯基学派首次系统化地拓展至海外区域，进一步与东方学等“文明取向”的研究路径融合，开启了苏联海外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新阶段。1946 年，巴朗斯基的学生马耶尔戈伊兹（И. М. Маергойз）<sup>②</sup>担任教研室主任，开设《外国经济地理概论》课程，并主持编写介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1959 年，该教研室根据国别研究需要，拆分为两个方向：资本主义与发展

<sup>①</sup> См. Саушкин Ю. 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я, теория, методы, практика. М.: Мысль, 1973.

<sup>②</sup> 马耶尔戈伊兹在莫斯科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名义上的导师为科洛索夫斯基，但由于后者因病无法指导，其实际学术指导工作由巴朗斯基承担。

中国经济政治地理教研室（1990 年后更名为外国社会经济地理学教研室）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地理教研室。1959—1999 年，在苏联拉美学创始人沃尔斯基（В. В. Вольский）的主持下，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地理教研室在海外区域研究的理论探索、政策分析和学科交叉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布局的国家调节》等一系列关于外国区域国别问题的著作，主办学术期刊《外国经济政治地理问题》（自 1971 年起）。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任务、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分化，巴朗斯基学派在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力配置”，而是逐步延伸至区域政策、人口迁移、城市演化以及生态环境等更广阔的议题。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地理学逐渐被更具社会属性的“社会经济地理学”概念所替代，走向含义更广的“人文地理学”。<sup>①</sup>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促使苏联学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力度，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理重心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扩展至亚非拉地区。另外，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马耶尔戈伊兹的学生米罗年科（Н. С. Мироненко）将区域研究视野拓展至全球层面。他借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框架，提出“区域化”与“全球化”两种相互交织的空间结构模式，将苏联经济地理学带入全球语境之中。<sup>②</sup>

二是方法论体系更加多元，开始摒弃大而全的综合分析，专注于问题导向。在维特韦尔思想的基础上，马什比茨提出了“问题导向”的路径，主张围绕关键问题展开分析，强调现实关切与政策相关性。<sup>③</sup>马什比茨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从传统的“全面罗列、按要素划分的静态特征描述”，转向聚焦“区域的关键性与特殊性问题”，优先分析那些决定资源配置、社会经济

① 冯春萍：“苏联社会经济地理学的革新与发展趋向”，《人文地理》，1989 年第 2 期。

② См. Мироненко В. В.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В. В. Мироненко. М.: Аспект-Пресс, 2001.

③ Лесниковская Е. В., Кремнёв Е. В. Регион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друг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нография. Иркутск, 2020.

发展以及民族文化演进的核心议题。<sup>①</sup>1961年，马什比茨出版的《墨西哥：经济与地理特征》被沃尔斯基誉为“新一代区域国别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突破了对国家构成要素的线性描述，转而聚焦一系列关键问题，既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拉美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又包括特定国家在历史延续性等方面的特性。“问题导向”路径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同样是巴朗斯基的学生——专注于美国问题研究的戈赫曼。他对美国区域结构、产业布局与社会空间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苏联美国学的奠基人之一。类似的“问题导向”路径，后来被斯达西克（Г. В. Сдасюк）、格拉德基（Ю. Н. Гладкий）、奇斯托巴耶夫（А. И. Чистобаев）等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继承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经济地理学与俄/苏传统的海外国别研究逐步实现融合。在研究对象上，经济地理学实现了对海外问题的延伸，而海外国别研究则回应了回归苏联现实的需要。在研究传统方面，二者打破了原有的分野——前者侧重空间与生产关系分析，后者偏重政治历史与定性描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地理学引入了文化、制度与社会维度，而海外国别研究则吸纳了综合性思维与地理分析工具。这一融合是在国家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趋势以及国际格局变动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促使苏联区域国别研究实现了由此前的“并行共存”向“系统整合”转型，朝着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综合路径演进。

时至今日，巴朗斯基学派仍在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理解其理论演进与方法论体系的关键线索。作为该学派的直接传承机构，莫斯科大学延续传统，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基础地位，主张在吸纳现代地理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基础上，保持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学科独立性与理论自主性。在学者层面，格拉德基和奇斯托巴耶夫等人深受该学派的影响，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地理学的分支。<sup>②</sup>基尔恰诺夫（М. В. Кирчанов）认为地理学是现代俄罗斯区域研究的原始学科，<sup>③</sup>戈尔巴涅夫（В. А. Горбанёв）甚至批评道：“正是因为近年来地理学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忽视，

① См. Машбиц Я. Г.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Смоленск: Изд-во СГУ, 1998. С.14.

② Гладкий Ю. Н., Чистобаев А.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Гардарики, 2002.

③ Кирчанов М. В. Совет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как научная «прарод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проблема генезиса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5. No.1. С.153-159.

而将这一研究领域让给了经济学和政治学。”<sup>①</sup>拉祖莫夫斯基 (В. Н. Разумовский) 和塞瓦斯季亚诺夫 (Д. В. Севастьянов) 认为, 地理学的本质 (即 “土地描述”) 是通过综合区域研究来实现的, 这代表了地理学中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sup>②</sup>

除地理学之外, 俄罗斯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在巴朗斯基学派思想的影响之下, 以综合性、系统性思维不断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发展。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沃斯克列先斯基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提出了 “世界综合区域研究”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的分析框架, 强调区域国别研究要向解释全球政治结构转型。<sup>③</sup>莫斯科语言大学区域研究理论教研室主任马卡连科 (В. В. Макаренко), 在地理学派影响下, 将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界定为 “地理-社会环境”, 强调自然与社会因素的统一。他批评当前部分研究过度关注社会解释, 忽视了自然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世界体系的 “全球系统-区域子系统” 范式。<sup>④</sup>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葛罗米柯 (А. А. Громыко) 和拉美研究所学术主任达维多夫 (М. В. Давыдов) 认为, 国别研究、区域研究与全球研究之间存在着有机统一的关系。<sup>⑤</sup>伊尔库茨克大学列斯尼科夫斯卡娅 (Е. В. Лесниковская) 和克列姆涅夫 (Е. В. Кремнёв) 认为, 巴朗斯基学派标志着俄罗斯区域学走向系统化, 体现了俄罗斯区域知识体系发展中的独特路径。<sup>⑥</sup>此外, 以莫斯科大学全球进程系丘马科夫 (А. Н. Чумаков) 等人为代表的全球主义学者同样借鉴整体

① Горбанёв В. 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No.1. С.90-127.

②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В. Н.,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Д.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структур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Науки о Земле. 2009. No.4.

③ См.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ник/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Е. В. Колдунова, С. И. Лунев, А. А. Киреева. Москва: Магистр, 2020.

④ См. Макаренко В. В. Об объектно-предметном пол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его месте в ряду других нау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23. No.10. С.12-33.

⑤ См. Громыко А. А. Российск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полицентричного ми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а. 2024. No.6. С.5-19; Давыдов В. М.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е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в русл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Опыт латиноамериканистики и не только...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23.

⑥ Лесниковская Е. В., Кремнёв Е. В. Регион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друг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нография. Иркутск, 2020.

思维,提出聚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全球学”(глобалистика)概念,为区域国别研究引入更具宏观视野的理论与方法工具。<sup>①</sup>

## 二、巴朗斯基学派的区域国别观

尽管起源于地理学,但巴朗斯基学派的理论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深刻影响着苏联及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学科定位与方法体系,并为全球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本文并不旨在对经济地理学本身进行系统梳理,而是立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探讨巴朗斯基学派如何为该领域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借鉴。

### (一) 区域与综合区域分析

巴朗斯基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以“区域”为核心的分析范式,强调自然、经济与社会要素之间的系统关联及其综合分析。“区域”是巴朗斯基学派的核心概念。巴朗斯基将“区域”定义为自然与经济要素有机结合的综合体。<sup>②</sup>因此,巴朗斯基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综合描述,特别是阐明自然与经济要素的双向联系。他强调:“区域不是简单的空间容器,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载体。”<sup>③</sup>他进一步将“经济区域”界定为具有高度内部生产联系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综合体。<sup>④</sup>科洛索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地域生产综合体”,实现了经济区域概念的技术化操作。这种理解方式有别于将区域视为“具有内部同质性、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空间单元”的通行定义。巴朗斯基认为,此类定义仅适用于对区域基础特征的描述性刻画,难以承载更复杂的分析功能,无法满足“积极改造”的现实需求。<sup>⑤</sup>将区域以及区域划视为服务于现实经济建设目标的主动规划过程,并非仅仅为了“解释”区域现象,而是为了“塑造”区域结构以服务国家战略。这是

① См. Чумаков А. Н.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Контуры целостного мира. М.: Проспект, 2005.

②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редкол.: В. А. Анучин [и др.]. М.: Мысль, 1980. С.39.

③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18-51.

④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изд. подгот. Л. М. Панчешниковой.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С.171.

⑤ Там же. С.172.

苏联经济地理学的独特之处,深刻体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除了强调区域的可改造性外,巴朗斯基学派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对区域“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坚持。有别于一些将区域理解为非独立存在、由认知建构而成的抽象概念的观点,巴朗斯基学派坚持地理学传统,强调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性与自然基础。<sup>①</sup>因此,在其理论体系中,区域既是自然、经济与社会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又是人类在实践中加以主动规划与改造的地理存在。

综合区域分析是巴朗斯基学派的又一贡献。对地理区域的描述是近代地理学的根基。从早期的编年史到旅行日志、圣徒传、地方志,人类便开始尝试从历史、地理和日常生活层面对特定地区进行描绘。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的《尼德兰概况》、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法国地理图景》、雷克吕斯(Jacques Reclus)的《新世界地理学:地球与人》、克拉申宁尼科夫(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的《堪察加半岛志》以及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天山游记》等,均体现了区域描述传统的不断发展与深化。然而,巴朗斯基指出,彼时的地理描述仍是资本主义式和经验主义式的,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无法有效揭示自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批评道:“人被遗忘了,关于人们住在怎样的房子里、吃什么、穿什么、信仰何物、如何度过闲暇时光,这些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当时的地理描述中往往被忽略。”为纠正这一缺陷,巴朗斯基提出区域研究作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之外的“第三条路径”,主张将其建设为一门独立专业。与将区域特征视作拼凑性附加信息、将国别知识简化为百科式条目的“普通地理”不同,巴朗斯基强调,对国家与地区的描述应以区域为有机整体,深入揭示其自然与经济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区域特征之间密不可分,唯有在系统认知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重建对国家与地区的全面认知。<sup>②</sup>在开展综合区域分析时,巴朗斯基强调,应超越对若干典型特征的简单罗列,从多层次(微观层次的邻近空间、中观层次的区域

① См. Саушкин Ю. 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я, теория, методы, практика. М.: Мысль, 1973. С.12-13.

②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18-51.

内部、宏观层次的国家乃至全球结构)与多维度(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出发,对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进行系统研究。此外,在综合分析过程中必须突出一个核心特征,以其为“中心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构建其他特征,并使其通过因果关系和结构逻辑相互联系起来。巴朗斯基还呼吁“应更加重视地理描述的艺术,”他强调,科学分析与描述的艺术“并非相互替代,而应当相辅相成。”<sup>①</sup>值得关注的是,萨乌什金广泛倡导的经济地理制图法正是综合分析的技术工具。巴朗斯基本人在其国别研究代表作《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国区域》中亦应用了上述方法,包括对历史经济背景的综述、核心自然资源的评估、国民经济体系的总体分析,以及对该国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sup>②</sup>

巴朗斯基总结道:“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环境,研究主体为特定区域(如国家集团、单一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核心任务是揭示区域内部自然、人文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主要研究方法是综合区域分析。”<sup>③</sup>

## (二) 跨学科知识组织形式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一直存在争议,问题在于其是否应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抑或仅仅是一种整合多学科知识的组织形式。在“国别研究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一文中,巴朗斯基通过与“综合地理学”对比,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sup>④</sup>他指出,尽管“综合地理学”倡导者提出的设想与他强调的综合区域分析存在相通之处,但二者的学科诉求显然不同。综合地理学试图取代传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成为统一的科学范式。而巴朗斯基则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并不应自诩为一门独立科学,而是应被理解为一种将地理、历史、社会等多学科有机整合的知识组织形式,其目的并不在于消解原有学科的边界或理论基础,而在于回应现实对多维度、系统性认知的需求。

---

①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изд. подгот. Л.М. Панчешниковой.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С.106-107.

② Лесниковская Е. В., Кремнёв Е.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друг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нография. Иркутск, 2020. С.79.

③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изд. подгот. Л.М. Панчешниковой.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④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另外,巴朗斯基多次提及的综合性理念,实质上正是当代区域国别研究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性”的早期体现。他主张突破传统学科的边界,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有机结合,并主动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整体性视角揭示区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结构逻辑。这种“非独立但交叉”的定位,恰恰体现出巴朗斯基思想的独特价值,虽然未赋予区域国别研究以“独立学科”的地位,却实质性地推动了其在研究任务、人才培养和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建设。

在巴朗斯基看来,区域国别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在全面掌握、转化并系统整理相关国家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多维信息间的逻辑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地考察和补充原始材料。他强调,国别研究者不仅应扮演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的“知识加工车间”角色,更应具有问题意识,主动识别并回应新的现实挑战。在人才培养方面,巴朗斯基主张在高校甚至基础教育阶段开设区域国别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目标国家的语言能力,能够无需借助词典流畅阅读文献。他还强调,合格的国别研究人才应当具有广泛的知识背景,涵盖哲学、政治、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分析能力,并具备一定的文学表达素养。为了构建完整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巴朗斯基呼吁建立配备齐全的专业教研室,加强涵盖从学术专著到通俗读物的出版,设立专门出版社与国别类图书馆。巴朗斯基还认为应该强化实地调研与跨文化交流,这是获取有关“生活方式”、“文化特性”乃至“民族精神”等微妙要素的关键路径,而这些单靠书籍是无法真正获得的。<sup>①</sup>

巴朗斯基的上述思想在其学派八十余年的发展中得到了继承、拓展与实践。马耶尔戈伊兹提出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区分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揭示此前未知的新内容)与单纯提供国别类信息之间的差异。他反对资料拼贴、百科全书式的堆砌,以及对既有研究模式的机械套用。<sup>②</sup>马什比茨则进一步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综合性”并非不同学科成果的机械叠加,而是一种类似“高等数学”意义上的综合方法,其核心在于

---

①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18-51.

② Масргойз И. М. Методика мелкомасштабных эконом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81. С.8-11.

揭示区域内部多种要素之间的深层联系与结构逻辑。<sup>①</sup>在实践层面，巴朗斯基学派所倡导的“综合性”理念（跨学科性）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和制度化落实。苏联时期，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等重点高校率先构建起区域国别研究的系统化教学与科研体系，开设了专门课程与研究方向，强调语言、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与贯通，旨在培养具备综合分析能力的国别研究专家。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相继建立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所，如拉美研究所、欧洲研究所、远东研究所（今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等，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网络。如今，尽管政治环境与学术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巴朗斯基学派留下的学术遗产并未中断。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跨学科性已被俄罗斯学界广泛接受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特征。<sup>②</sup>

### （三）地理学视角

在巴朗斯基学派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地理学不仅是一个背景学科，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基础支柱。这种“地理学视角”使巴朗斯基学派区别于传统的俄/苏海外国别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仅描述和解释现象，更要立足于空间分析，探寻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地理学作为巴朗斯基学派的主导学科，在地理思维、地理工具和地理概念三个层面嵌入到了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之中。

首先是地理思维。巴朗斯基学派的地理思维，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高度关注与深厚的俄国哲学底蕴，特别是俄国思想传统中的整体主义哲学。例如，索洛维约夫（В. С. Соловьёв）提出的“万物一体”（всеединство）哲学观强调自然与人的有机统一，维尔纳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关于“地理圈与生物圈”（геосфера и биосфера）的学说则主张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不可割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土壤中，巴朗斯基及其学派发展出一种将地理空间作为理解区域结构基础的综合性思维。尽管巴朗斯基多次批评地理学过于自然决定论、忽视社会维度，但传统的海外国别研究也存在仅关注社会现象、

① Машбиц Я. Г.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Смоленск: Изд-во СГУ, 1998. С.14-15.

② Лесниковская Е. В., Кремнёв Е. В. Регинология,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друг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нография. Иркутск, 2020. С.6-7.

忽略自然环境的问题。巴朗斯基学派的地理思维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视为嵌入特定地理环境之中的空间过程，强调在具体空间结构中加以分析，从而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系统化的认知。

其次是地理工具。巴朗斯基学派高度重视运用地理工具对区域国别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其中地图是最具代表性的手段之一，被广泛用于展示区域内部资源、人口、产业、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关联。巴朗斯基与萨乌什金曾绘制过多种经济联系图示，如挪威经济联系图、英国经济发展示意图、工业中心早期工业化成因图以及外高加索生产联系图等。巴朗斯基认为，通过绘制这些示意图，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概念。<sup>①</sup>萨乌什金进一步推动地理工具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将地理学的预测方法、数学模型和空间建模技术引入分析过程，使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认知，突破了文字与统计数据的堆砌，朝着更加动态与可视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区域比较法、区位分析法、因子分区法等地理学方法，也被广泛引入国别研究实践中，成为理解国家与区域间差异性的有效路径。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与学科交叉，引入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等地理工具，能大幅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最后是地理概念。巴朗斯基学派将“区域”、“空间结构”和“地理系统”等核心地理概念引入区域国别研究之中，显著拓展了理论视野，丰富并完善了区域国别分析的概念工具。例如，“区域”不再被等同于行政划分、文化共同体或国家集团，而是被定义为具备内在功能分工、结构关系与发展逻辑的地理单元；“空间结构”则揭示了区域内部各类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相互组织与配置；“地理系统”将自然环境、社会过程与经济活动整合为一个动态交互的整体。

总之，地理学被视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与方法来源。<sup>②</sup>苏联时期，巴朗斯基把地理学的精髓充分运用到综合区域分析之中。他曾提出，“地理思维是弹奏和弦，而不是用一根手指”<sup>③</sup>。如今的俄罗斯区域国别研

①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изд. подгот. Л.М. Панчешниковой.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С.124.

②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В. Н.,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Д.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структур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Науки о Земле. 2009. No.4.

③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学界，主张不可削弱这一特色。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的库兹涅佐夫认为：“如果不重拾地理学传统，俄罗斯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将日益滑向‘娱乐化’的知识普及性的叙述，沦为被政治学家（近年来兴起）和语言学家操弄的‘乐园’”。<sup>①</sup>

####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合

马克思主义为巴朗斯基学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巴朗斯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将“地理分工问题”转化为“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问题”。<sup>②</sup>

历史唯物主义是巴朗斯基学派解释区域发展与差异的理论起点。1926年，巴朗斯基出版了苏联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教科书《苏联经济地理：国家计划委员会区划概述》。他在书中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任务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组合方式。<sup>③</sup>在巴朗斯基看来，区域的发展并非孤立的自然演化过程，而是深受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约。他指出，“地理研究的核心不仅在于空间位置，更在于揭示社会发展的空间表现形式”<sup>④</sup>。巴朗斯基强调，必须从经济基础出发，才能深入理解区域内部的产业布局、人口迁移与资源利用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对区域的客观性与可改造性的强调，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立场。此外，巴朗斯基还深入论述了帝国主义，指出其本质是对国际区域分工格局的扭曲。<sup>⑤</sup>

巴朗斯基的后继者马什比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社会再生产以及空间不平等的基本命题，具体应用于对区域现象的实证研究中。例如，马什比茨提出区域不是孤立的功能单元，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分工结果，因而必须把区域发展与全球体系中的“中心-边缘”关系联系起

① Кузнецов А. В. Кризис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на фоне растущего спроса на знания о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21. Т.14. №.6. С.6-25.

② См.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деятелей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Т.1. Москва: Гос. научное изд-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8.

③ С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СССР: обзор по областям Госплана/ Н. Н. Баранский.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б. и.], 1927.

④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 высшей школе. Сб. статей. М.: Географгиз, 1957.

⑤ Там же.

来考察。<sup>①</sup>这一观点有助于揭示某些区域的贫困落后并非地理或资源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再生产结构的结果。此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则也塑造了巴朗斯基学派的研究方法。他们主张将区域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强调从矛盾运动中理解区域间、区域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

### 三、巴朗斯基学派对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与反思

巴朗斯基学派深刻影响了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建构与方法路径。自巴朗斯基于 1946 年详细论述“区域研究”概念后，<sup>②</sup>在其所开创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环境中，区域国别研究得以作为一门跨学科、实用性的综合知识组织形式迅速发展。巴朗斯基学派的根本贡献，是将国别研究从单纯的资料编纂与自然地理描述，转化为融合自然、经济与社会要素的综合分析。

第一，巴朗斯基学派的“功能区域”概念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野。巴朗斯基强调应以“功能（经济）区域”而非“文明区”或“行政/政治区”作为区域研究的基本单位和分析起点。这一观点强化了区域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内在关联，突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导向。在特征描述与现象解释中，这种方法更注重揭示特定区域在国家或全球整体布局中的分工类型与功能定位。对此，巴朗斯基还提出了“经济地理位置”的概念，主张从微观（邻近）、中观（区域内）与宏观（国家或全球）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特定区域的地理角色、经济功能、内部特质和发展潜能。<sup>③</sup>这一观点有助于突破西方与俄国传统海外国别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经验主义倾向。在传统路径中，区域国别研究虽起源于服务国家决策的需要，但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走向知识自身的体系建构，出现了知识生产与政策实践脱节的问题。巴朗斯基提出的“功能区域”概念，兼顾理论分析与现实关切，打破了纯粹

---

① Машбиц Я. Г. Урбанизация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в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1975. No.6.

② Козырева А. М.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А. М. Козырева; Яросл. гос. ун-т им. П.Г. Демидова. Ярославль: ЯрГУ, 2012. С.5.

③ Лесникова Е. В., Кремнёв Е.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друг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нография. Иркутск, 2020. С.66-68.

知识探索与应用导向的二元对立，使区域国别研究在保有学术深度的同时，能够回应实际需求。

第二，巴朗斯基学派的“综合区域分析”框架，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的分析路径与方法论基础。在这一框架中，研究者被引导以“经济地理特征”为切入点来理解国家或区域的发展状况。而所谓的“经济地理特征”，并非简单罗列，而是运用归纳与演绎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厘清因果关系逻辑而得出的结果。这一研究方法突出强调研究中的问题导向，打破了过往研究中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堆积。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追求覆盖面上的“面面俱到”，而是强调通过对交通、资源、产业、技术、人力等关键要素的关联分析，建构出具有代表性和解释力的“空间画像”。

第三，巴朗斯基学派推动苏联区域国别研究向综合性与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巴朗斯基在“国别研究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一文中明确指出，当时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知识碎片化”问题，即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文化、社会分别由不同学者进行研究，缺乏统一框架与综合分析，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缺乏专业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朗斯基主张将区域国别研究视为“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元知识的组织形式”<sup>①</sup>，因此区域国别研究须由具备宏观视野的研究者主持，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最终搭建起一个具备描述、解释与预测（发展）功能的分析框架。

第四，巴朗斯基学派倡导地图的运用，丰富了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工具。巴朗斯基学派在研究中高度重视图像的使用，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经济地理制图学，并围绕地图的使用与制作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原则。<sup>②</sup>地图与图示的最大优势在于将研究对象进行可视化描述，从而让研究更具直观性。借助图像对研究对象的描绘，研究者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区域在经济节点、交通要道、资源产地等一系列要素中的内在联系，最终在研究中形成整体且统一的区域概念。这种可视化的研究方法，不仅提升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科学性，也为当代研究者解读区域动态演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

① См.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18-51.

② См.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научной школы Баранского-Колосовско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айловый Архив Студентов. <https://studfile.net/preview/8625536/page:3/>

巴朗斯基学派在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地位，其提出的功能区域概念、综合区域分析法、综合性理论以及地图工具使用，迄今仍为区域研究提供诸多启发。然而，在区域认知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对该学派构筑的知识体系进行一定的反思与批判性检视。

首先，巴朗斯基学派高度嵌入苏联国家计划体制与目标导向之中，区域被功能化地理解为国家生产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功能化的认知逻辑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制度中具有实践价值，但削弱了对区域自身社会历史能动性与文化差异性的关注。

其次，巴朗斯基学派强调“区域”的客观存在，但对认知建构、空间表征与主体感知等因素重视不足。在当今国际社会日益强调主观认知、文化身份与话语建构作用的背景下，巴朗斯基学派的认识论基础在解释区域认同政治、地缘文化交织现象时显得相对单一。

最后，“综合区域分析”虽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高度整合的分析思路，但在实践中面临操作性不足的问题。随着全球格局演变与科学认知体系日益复杂化，试图对区域进行全方位解析的研究路径，不仅实施难度高，也可能因形式上的“求全”而忽视了具体问题的解决。巴朗斯基本人亦曾坦承，尽管“治疗病人，而非疾病”的口号具有高度合理性，但在其一生中也曾见过如此全能的医生。<sup>①</sup>

综上所述，巴朗斯基学派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无疑为 20 世纪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与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尤其是在确立“功能空间-综合分析-地理范式”的分析路径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学科范式的演进以及全球化逆潮，传统的苏联区域国别研究模式面临着理论适用性的挑战。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亟须在继承与批判中求得进步，在吸纳苏联巴朗斯基学派强调综合分析与实践导向经验的基础上，引入网络空间、世界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交流互鉴、全球与区域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研究视角与分析工具，以回应世界复杂性与知识多元化的时代要求。

---

①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физ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Мысль, 1980.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body of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area studies, which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China's efforts to construct its ow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xplore non-Western research paradigms. As a major intellectual current in this domain, the Baransky School's central contribution lies in its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gional analysis" paradigm. This approach emphasizes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specific region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spanning multiple levels, from neighboring spaces to national and global structures,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Rooted i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the Baransky School combines geographical methods with Marxist theory and engages in mutual dialogue with traditional forms of area studies, such as Orientalism. It thus gave rise to a "Soviet paradigm" of area studies characterized by geographical grounding, interdisciplinary synthesis,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Although originally emerging from geography, the influence of the Baransky School has long transcende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in both the Soviet Union and contemporary Russia, while also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Baransky School,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it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regional cognition,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nalytical methodology.

**【Key Words】** the N. N. Baransky School, Reg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Economic Geography, Comprehensive Regional Analysis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ориги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ую ценность для Кита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азвит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теори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выработки незападн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Одним из ключевых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истоков данной традиции является школа Баранского, основной вклад которой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обосновании парадигмы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Эта парадигм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а на системное и целостн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с позиций природ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в рамках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ого (от локального и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и многомер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др.) анализа. Исходя из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подхода, школа Баранског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л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с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ей и вступила в продуктивный диалог с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м и друг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сформировав тем самым «советскую моде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четающу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ную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сть и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Несмотря на своё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в рамка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теория школы Баран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вышла за её пределы и оказала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СССР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предоставила значимы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иры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освящена анализу генезиса и эволюции школы Баранского, а такж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му рассмотрению её вклад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знания, построени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базы и развити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подходов в област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Школа Н. Н. Баранского, советс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комплексны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 捍卫国际秩序、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永全 李开盛 张 云

**【内容提要】**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中俄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西方战场上相互支持,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协调在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的成立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制度,成为避免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重要机制。而冷战的爆发严重冲击大国协调,世界陷入长期对抗。这一历史现象明白告诉世人,成功的大国协调,需要均衡的权力分布、反对霸权、超越意识形态限制、避免阵营对抗以及顾全国际和平大局的精神。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理性选择。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强调各国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是维护和更新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举措。中俄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和平体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俄之间逐渐形成了超越同盟的认知共同体,倡导多极化和开放的知识市场。这种尊重地区安全自主、提倡合作安全的认知符合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安全诉求。中俄两国愿同全球南方更多国家共建全球安全治理的自主理论体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战后国际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多极化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023(25)

\* 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共同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共识,2025 年 5 月 5 日—6 日,华东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的“战斗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苏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斯科举行。经会议主办方授权,《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选取部分发言文稿,经相关学者增补,组成本期笔谈,以学术对话的方式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就是捍卫胜利成果

李永全\*

202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80 周年，也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我们首先怀念那些为了和平而牺牲的军人，并向为和平而战斗的人民表示崇高敬意！

80 多年前那场战争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发动的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世界和平，而且威胁人类的生存。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 一、中苏两国人民在东西方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和战略配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争，是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拯救人类和平的战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和以德日意为核心的法西斯轴心国的对抗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战后世界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醒世人，和平与民主的价值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维护和争取。

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对于欧洲战场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作出的牺牲和遭受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是触目惊心的，因此，经过战争洗礼的民族更热爱和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野蛮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随即开始。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北京郊区策划“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决心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战事实际上是二战的前奏。

当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

---

\* 李永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加给中国，在中国作威作福。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贫穷落后的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尤其是军事工业。中国人民以简陋的武器和英勇不屈的精神抗击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北的得势直接进逼苏联远东 4000 多公里边境，对苏联构成实质性威胁。苏联向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是针对当时阴云密布战争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量援助，包括武器、参战人员和物资等。首先，苏联对华提供易货贷款，实际规模有 2.5 亿美元。其次，提供物资援助。根据一些资料来看，从 1937 年 9 月到 1941 年 6 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1235 架飞机，包括 777 架歼击机、358 架轰炸机、100 架教练机等，1600 门各种不同口径的大炮，1.4 万架机枪，5 万支步枪，大约 1.8 亿发子弹，31600 枚炸弹，大约 200 万枚炮弹。再次，苏联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志愿人员，包括航空志愿人员和教官。1937—1941 年，苏联志愿飞行员与中国空军飞行员一起击毁日机 1049 架。苏联志愿飞行队击落炸毁日机 539 架，同时飞行队也付出了 200 多人牺牲的重大代价。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种援助对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也配合了苏联在欧洲战场与德国法西斯的斗争。

历史经常出现巧合。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防御、相持、大反攻三个阶段。1939 年 9 月至 1942 年 1 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战区进行了 3 次大规模激烈战役并取得了胜利。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长沙会战歼灭日军 11 万人。与此同时，长沙会战打破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

同期，在欧洲战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莫斯科保卫战（*битва под Москвой*）。根据历史资料，当时苏联政府得到情报显示，日本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远东情况紧急，苏联一直在准备应对日本进攻。这种情况使欧洲战场局势更加严峻。两线作战将严重影响苏联在战场上的形势。长沙会战彻底打破了日军的战略。苏联政府当时得到确切情报，日本因陷于中

国战事而推迟对苏联的进攻，于是将几个西伯利亚师抽调到西部参战，对于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三分之二的力量都被中国战场牵制住。这个形势不仅保证了苏联远东 4000 多公里边界地区的安全，对于苏联在欧洲战线取得胜利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给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留下深刻印象。1943 年开罗会议发表的宣言和 1945 年关于战后安排的雅尔塔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把非法占领的台湾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 年的《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这一原则。可以说，中国人民是在战斗中赢得国家主权，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1945 年 5 月 9 日苏联赢得欧洲战场胜利后，于 8 月 8 日出兵中国东北，彻底改变了东北战局。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 30 日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参战。”<sup>①</sup>毛泽东对于苏联参战对促进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历史表明，中俄（苏）两国的战略协作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 二、中俄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和平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80 年了。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成果是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合国的运作虽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一，《联合国宪章》主张各国平等；第二，《联合国宪章》倡导以和平手段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第三，《联合国宪章》主张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些原则是世界多极化的基础，正是今天国际社会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80 年来，人类社会没有再次陷入世界大战，联合国的作用不可低估。

---

<sup>①</sup>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23 页。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两极世界的对抗时期，苏联解体后我们又经历了单极世界和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单极世界构成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特点。

进入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地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挑战。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国际关系开始深入调整，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积累的问题开始爆发，单极世界及霸权和霸凌行径日益引起国际社会不满，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目前，在践行《联合国宪章》精神方面最大的障碍是霸权主义，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联合国成员国，不能以公平的原则开展国际合作，而是强调私利，追求合作过程中的自我优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世界贸易规则遭到践踏。80 年来，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变幻莫测，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现实的关切。

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向全世界发起的关税战充分说明，单极世界结束了，但是多极世界尚未形成。走向多极世界的过程将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动荡和冲突。

在二战结束 80 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参加纪念活动，就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在发表的书面讲话中说：“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sup>①</sup>中俄领导人再次重申了捍卫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决心。个别国家逆全球化、破坏《联合国宪章》精神、破坏世贸组织规则、唯我独尊、倒行逆施的行为，已经引起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感和唾弃。

70 多年的中俄关系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展历程，以《中俄睦邻友好合

---

①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专机机场的书面讲话”，新华网，2025 年 5 月 8 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50508/6db5a894d2db4a68a56761f1fc877dd8/c.html>

作条约》为基础的中俄关系是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本原则，“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交往理念，成为两国人民的共识，也成为大国交往的典范。

近几年，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的考验。中国始终站在正义立场上劝和促谈，而不是拱火递刀，从危机复杂的背景出发力促和平解决争端。

中俄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历史等领域有很大差异。两国能够和睦相处，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开展高质量战略协作，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发展道路选择，经济上奉行互利共赢，人文领域主张“和而不同”，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勇敢面向未来。这种邻里相处之道、大国相处之道，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作用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给两国人民的合作创造了和谐气氛，也给地区稳定注入活力，是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互动中的稳定因素。中俄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欧亚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发展，保证双方共同的周边国家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促进力量。中俄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使多极化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受到广泛关注。

大家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全世界、向中国发起的关税战。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曾经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结果中美贸易总额从 5000 亿美元增加到 7000 亿美元。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的图谋明显破产。关税战的开始，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霸权和霸凌的真面目——绝对的自私自利，公然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各国共同利益之上，公然无视多边贸易体制和既定规则，国际社会不能听之任之。中国是堂堂正正的大国，也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在应对关税战方面上，中国始终坚持原则，不屈从于霸道、霸凌行为，与强权博弈。我们站出来阻止强权，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了避免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中国政府多次表态，关税问题可以谈，但不能用这种讹诈态度。如果想谈，大门敞开，打，则奉陪到底。贸易战、关税战、金融战、科技战……我

们都不想打，但是也不会被吓倒。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大多数时间是没有美国的。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不管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乌克兰危机进程表明，中俄关系只要不受第三方干扰正常发展，欧亚地区稳定就有保证，世界和平就有希望！

# 从大国协调到多极化：战后国际秩序的捍卫及其未来

李开盛\*

在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发起关税战、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巨大冲击的今天，回顾二战胜利成果、探讨如何捍卫当代国际秩序，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经历了冷战以及多次重大国际变动，但现在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二战胜利的成果，是战后国际体制的延续。毋庸讳言，战后体制并不完美，当代秩序仍需改进。但它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不能因为不合自己心意就搞推倒重来。回归战后初心，重温当时历史，或许有助于找到应对当前变局之道。

## 一、大国协调是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关键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关键得益于主要大国之间的务实协调。当时苏美英是三个对战争胜利和秩序建立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但这三个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英是资本主义国家。美英之间也有不同，英国是已经走上下坡路的旧帝国，美国则是正在登上世界巅峰的新霸权。在世界和平受到巨大威胁和推动世界由乱转治的重大时代背景下，这三个国家抛开了意识形态和权力升降方面的考虑，通过合作战胜了法西斯，打造出奠定当前世界秩序基础的战后国际体系。联合国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其制度设计也反映了大国协调的重要性。延续至今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制度，可能被一些中小国家诟病，但事实上这一制度避免了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是避免世界大战重新爆发的关键“熔断”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之所以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部分就与没有赋予大国类似的责任与权力有关。

可惜的是，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英就重新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因此陷入冷战漩涡。其中的转变在丘吉尔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二战期

---

\*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间在得知德军入侵苏联时，他曾说过：“若是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这一比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苏联及其领导人的冒犯，但反映了丘吉尔在推动苏英合作方面的高度务实态度。不幸的是，同一个丘吉尔于 1946 年 3 月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以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宣告了冷战的开始。此后，西方把美苏权力矛盾渲染为“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世界”的斗争，完全抛弃了大国协调，对内建立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联盟，对外则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联合国在扮演维护和平方面的角色也受到了削弱。1950 年，西方国家利用苏联代表不在场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实质上授权西方国家出兵朝鲜，将半岛内部事务变成一场大国间的对抗。此后，各种代理人战争在亚洲、非洲等地不断进行，若不是核武器的确保相互摧毁的威慑功能，人类可能已经见证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回顾二战胜利、冷战经历以及再往前追溯到 19 世纪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协调，本文认为，成功的大国协调需要具备以下五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比较均衡的权力分布。这种分布可以是两极的也可以是多极的，但不能一国独大。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实力作为基础的协调是不会被重视的；如果只有一国独大，它很可能就无需也无意去征求其他国家的意见，这就很难有大国协调。第二，要把反对霸权作为根本宗旨。霸权的本质在于维护本国的权力垄断地位，这同大国协调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19 世纪欧洲大国协调形成的一个根源就是其他大国都不愿意再看到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大陆，二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当时美苏均能尊重对方地位，设想的是战后共治而不是一国独霸。第三，要超越意识形态限制。意识形态特别强调自身价值或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普世性，如果大国关系被意识形态主导，势必导致彼此难以相容，甚至相互否认对方制度或价值的合法性，大国协调也就无从谈起。正因如此，意识形态对抗突出的冷战期间，美苏只有在面临直接重大战争风险时才会考虑达成一定的妥协，其他情况下很难协调，共同处理国际事务更是无从谈起。第四，要警惕阵营对抗格局的形成。如果大国各自拉拢一些国家形成相互对抗的集团，这种对抗将变得愈发僵化。一方面，集团领导地位的诱惑可能导致大国陷入权力争夺的泥沼；另一方面，小国也可能迫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反过来对大国外交形成“绑架”。这两种情况都将严

重阻碍大国之间开展灵活有效的协调外交，不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合作。第五，要秉持寻求妥协的精神。这不仅意味着在社会层面应避免被民族主义，尤其是极端民粹主义所裹挟，还要求在政府决策层面，应具备寻求与对方达成妥协的意识，并相应地掌握成熟的外交技巧。没有这种妥协精神的润滑，大国协调的轮子也是运转不起来的。

## 二、基于大国协调的全球治理

大国协调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这既是战后 80 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当代国际社会性质使然。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民族国家作为平等主权实体之间的关系，彼此间没有更上位的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联合国只是各国政府间组织。带有一点超国家性质的欧盟所拥有的权力也有限，核心权力仍然在各成员国手中。近些年来，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等进一步突显欧盟在当代地缘政治经济冲突中所面临的困局。所以，由于各民族国家之上没有共同的政治权威，当代国际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虽然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混乱，但内在的冲突和张力也是各国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为此，国际社会做过无数思想上的探索与各方面的实践，基于大国协调的全球治理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既现实又具有进步性的选择。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带有理想主义的世界政府不可能。古今中外，不少人都曾设想过能够垄断全球暴力的世界政府。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曾写过《论世界帝国》一书，我国清末思想家康有为著过倡导“联邦合一”的《大同书》，当代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著书立说，主张建立一个拥有单一政府的世界主权。但这些主张不但难以付诸实行，近些年来还出现了民族国家进一步呈强势发展的局面，如民粹主义主导了一些国家的国内外政策议程，特朗普政府公然宣称“美国第一”，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地位则进一步弱化。之所以难以期待世界政府，从根本上看还是全球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身份作为支撑。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各民族政治体制非常丰富多元，难以达成统一；二是政治身份总是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与维系，如果全世界都只有一个政府、一种政治身份，一定会因为缺乏他者的存在而难以持久。另外，还

有人担心，即使世界政府有可能形成，也很难保证它是一个好政府或坏政府。一旦世界政府变质，变成不负责任的邪恶政府，为祸将远比现在更烈。从这种角度看，世界政府既难以实现，又不值得追求。

另一方面，霸权统治也不可取。西方学者中有不少人主张霸权稳定论，认为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力量或霸权时，有利于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另外，还有人提出良性霸权概念，认为美国是一个有民主讲规则的霸权，以此为美国的霸权统治提供合法性论据。但事实上，即使是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当霸权国家从其垄断地位中获得的收益，低于其为维护国际公共产品所付出的成本时，该国便会减少投入。这种投入的减少，最终可能导致国际体系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另外，所谓的良性霸权假设也是不成立的。从本质上讲，民族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只对本国国民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负责（因为它是通过某种形式从其国民而不是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授权而进行统治的），因此，一旦维护国际秩序与本国利益冲突，霸权的优先选择最终一定是后者而非前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的所作所为十分“完美”和生动地证明了上述两点：霸权国家首要行事准则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且在认为自己“吃亏”的情况下就会抛弃它原来所建构、支持的国际规则。古往今来，霸权国家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而且只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世界谋利的政治实体，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建立在任何霸权的基础上都是靠不住的。

既然世界政府与霸权统治都不可行，推行一种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就成为现实选择。全球治理在近些年来遇到重大挫折，但以联合国机构与规则体系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仍然是我们实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理性出路，因为其原则结合了现实因素以及可行的针对性解决方案：一是不否定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但倡导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发挥补充作用；二是最大程度地反对使用武力，倡导通过公认的国际法与规则和平解决争端；三是鼓励各国间开展密切的经贸与人文往来，以尽可能增加共同利益和相互理解，减少冲突发生的土壤；四是通过会费、摊款和捐献实现国际公共产品财政基础的多样化，避免过度受制或受限于个别国家。关键是，要使这种全球治理得以有效运转，仅靠国际组织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理想化努力是不够

的，还必须以现实的大国协调为基础。正如前述，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就是这种设计，安理会奉行的是集体安全原则，强调的是主权平等，但也要承认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地位。

目前的问题在于，推行大国协调的诸多基础正在受到严重侵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美国作为唯一霸权，通过北约和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把欧洲、日本等盟友集合在其周围，这种联盟格局不仅导致国际权力分布严重失衡，还使得极化对抗的局面愈发难以打破。其次，总体上，西方国家在外交中仍然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大国，这种偏见严重阻碍着大国协调的正常发展。最后，民粹主义的上升导致了妥协精神的普遍缺乏，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强调的“美国第一”，使其对国际组织与规则采取“不合则弃”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空洞地谈论维护国际贸易规则是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只有针对上述问题，切实强化大国协调，才能为全球治理提供必要的权力支撑，使其重新恢复元气。

### 三、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如何在维护战后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直是中国领导人思考的重大课题。尽管在不同时期中国的主张有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反对霸权和坚持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学者，总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反霸权政策，但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反霸权政策并不是针对具体的国家，而是出于对国际社会治理的根本性看法。正因如此，邓小平就主张中国不但反对别人称霸，自己也绝不称霸。对于多极化的主张，中国也一以贯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坚持外交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与任何国家建立军事同盟等主张，其实都是致力于多极化主张的具体实践。2023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概念，是对以前多极化主张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大国协调外交在中国场景下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对传统大国协调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解决了平等问题。这既包括大国之间要互相平等，也强调大国与小

国之间的平等。王毅外长曾在 2024 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此进行全面的阐释。他说：“平等的多极化，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sup>①</sup>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以胁迫为手段，通过交易的方式，在美国独霸的模式下与少数几个大国决定世界事务。有人说特朗普比以前的美国总统更倾向于多极化，但这种政策即使是多极化，也与中国所主张的多极化秩序有着根本的不同。更加重视维护中小国家的利益，是当代大国协调的必备道义维度，反映了世界中小国家的共同心声。也只有这样，大国协调才能够“得道多助”，走得扎实且长远。

二是强调了规则问题。当前的大国协调，不能赤裸裸地通过武力手段瓜分世界或是决定国际秩序。以武力为基础的所谓大国协调最终只能导致军事竞赛，其结果是把以外交为手段的大国协调排斥在外，最终走向对抗甚至战争，一战、二战爆发前以及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就是如此。真正的大国协调一定是基于规则的，中国所倡导的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更是如此。根据王毅外长的阐释，这一概念中的平等，关键是要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强调，多极化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合作。这一理念与特朗普政府公然践踏国际贸易体系与规则的做法完全不同，也是维护当前国际体系与规则、应对并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关税战的出路。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讹诈，虽然一些国家出于恐美心理，可能被迫作出一些让步，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回到一个有规则、可预期的贸易秩序与国际体系之中。

所以，中国所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际上是当代升级版的大国协调，它的内涵更加丰富，在道义上也切合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需求，是

---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网，2024 年 3 月 7 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40307/cb85eb709f649adab11c5e17a688642/c.html>

维护并更新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大举措，应该作为长期政策予以坚持。另外，由上述分析可见，制止美国当前的掠夺性霸权政策和肆意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是重构大国协调、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面对特朗普滥征关税的行为，中国予以坚决反制，最终迫使美国主动回到谈判桌，取消滥征关税。但从长远看，美国的霸权本质不会改变，特朗普也不会从根本上放弃掠夺、讹诈外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其他大国从维护战后国际体系、维护基本国际规则的高度，共同推进大国协调进程，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重新奠定制度性框架。这就需要其他大国对美国的霸权实质有着本质性的认识，在捍卫战后国际体系方面尽可能汇集更多的共识。因此，其他大国，如中俄欧之间的互动就变得至关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25 年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提升联合国体系，如何基于历史启示与现实条件形成一种新型大国协调精神，在强化联合国作用和完善安理会体制的基础上维护和发展好战后国际秩序，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必须跨过去的一个坎。在这方面，中国的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概念提供了一个方案，但获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有效回应，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中国一方面要有战略定力，坚持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这一根本方向，另一方面要有政治谋略，充分推动其他大国特别是日欧等的认可与参与，建立一种卓有成效的双边和多边互动机制，这样，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大国协调才会水到渠成。

## 两个“旧金山体制”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正确认知

张 云\*

笔者长期从事国际关系领域认知与误认知理论（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方面的研究，实证方面长期研究中美日关系与东亚安全（欧洲与亚洲安全比较）。从 2010 年中日东海渔船事件，到 2012 年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到之后的南海争端升级，再到 2022 年美国前参议院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给“台独”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进而导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强化美国与盟国的“一体化威慑力”，试图通过强化美国与盟国之间的防卫合作，构建小多边准同盟关系，以威慑所谓的“中国威胁”。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却将此定义为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的严重挑战。<sup>①</sup>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被认为两国携手挑战这个秩序。<sup>②</sup>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也常被美日解读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为什么在过去 15 年的时间里，东亚的“东海”、“南海”以及“台海”同时出现不稳定局面？东亚地区安全中这些不稳定的表现，本质上是对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两种认知的冲突。根本则源于美日对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历史起源的误认知，即错误地将 1951 年以美国主导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同盟条约的“1951 年旧金山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心-轮辐”（hub-spokes）的双边军事同盟网络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石。然而，东亚的战后秩序的

---

\* 张云，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①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22. Yoichi Funabashi, G. John Ikenberry (ed.)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Japan and the World Ord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0.

② 美日在指责中俄时经常使用“现状国家”（status quo nations）对“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nations）的修辞模板，即认为自身是维护国际秩序的现状国家，而中俄则是破坏或者挑战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关于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的理论起源可参见 Jason Davidson, *The Origins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历史和知识起点应该是 1945 年同样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这是二战后包括东亚秩序在内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即 1945 年旧金山体制。这个体制奠定了以国际法为基础和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以之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为基础，中国、苏联、美国都是《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从历史和知识上讲清楚两种旧金山体制的本质区别，有助于更加清晰有力地宣传正确的二战史观，有力驳斥以“1951 年旧金山体制”作为依据的当前东亚安全和国际关系讨论中的种种谬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为我们深刻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机会。<sup>①</sup>

## 一、美欧日的“冷战胜利者”的幻觉

冷战结束前夜的美国是一个极度疲惫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突然解体使美国对于冷战的认知逻辑被重新打包。越南战争后，美国被迫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体制，意味着美国战后经济实力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财政和经常项目出现巨额双赤字，日本经济却如日中天，美日贸易战等让“美国衰落论”成为言论界主流。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隐含了上述问题意识。同一个时期，约瑟夫·奈教授创造出的“软实力”尽管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也表现出美国对自身实力下滑的默认。苏联的突然解体，让上述“美国衰落论”突然被“冷战胜利者论”所覆盖。历史的终结<sup>②</sup>、美国单极体系<sup>③</sup>的“霸权稳定论”、“不可或缺的国家”等各种理论被不断开发出来，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被重新解释为美国军事强硬下苏联

---

① 笔者在过去 20 多年来致力于认知与误认知、中美日关系、东亚安全的相关研究，与本题目的相关研究已经在自己的一些专著中有很多积累，可参考以下作品：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Trilateral Context: Origins of Mispercep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日中相互不信の構造》、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 年；《可控的紧张：中美日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年；《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朝鲜半岛危机与中美关系》，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4 年。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③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 (special issue), 1990-1991, Vol.70, No.1, pp.25-33;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9, Vol.24, No.1, p.8.

被迫让步的结果，苏联的解体则被解释为民主战胜专制的意识形态竞争成功。这些本质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冷战胜利者”的幻觉。在此基础上，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在全球“推广民主”，使用的手段也主要是被认为带来了冷战胜利的法宝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然而，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争证明，美国的“冷战法宝”并没有起到作用，北约东扩并没有让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得到稳定，相反加速了美国的衰落，并加剧了地区的不安全。与此同时，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美国主要盟友国家也误认为自己是处于国际秩序顶端的特权国家，这个背后实际上也暗隐着日本从战败国上升为“战胜国”（冷战胜利者）的自我认知。美欧日的“冷战胜利者”幻觉，造成了他们对亚洲和欧洲国际秩序的误认知。<sup>①</sup>

## 二、1945 年旧金山体制与“1951 年旧金山体制”

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是 1945 年 6 月 25 日签署的《联合国宪章》<sup>②</sup>。这是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安全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保障，即 1945 年旧金山体制。这个体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是以之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为基础的。

“1951 年旧金山体制”由对日和约以及美日安保条约构成，但是，主要对日作战或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最深的国家都没有参加这个“和约”，中国没有被邀请，北南朝鲜也没有参与，苏联拒绝签字。美国的目的是要将日本作为一个远东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本质上这是一个割裂亚洲的条约，是一个割裂和平的体制，是冷战的产物。<sup>③</sup>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失去了与亚洲主要邻国和解的历史性机遇，这种历史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日本在

① 田中明彦、『新しい「中世」—21 世紀の世界システム』、日本経済新聞社、1996 年 5 月 13 日、182。

② United Nations, “UN Charter” (full text), [www.un.org/en/sections/uncharter/uncharterfull-text/](http://www.un.org/en/sections/uncharter/uncharterfull-text/)

③ 周恩来在 1954 年 6 月 22 日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指出，把亚洲国家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的侵略政策正日益威胁着亚洲各国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主要问题。参见周恩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552 页。

这个“1951 年旧金山体制”下回归国际社会并成为经济大国，但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成了一个“半主权国家”并且始终无法与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的东亚同盟网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建立，大致完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时美国先后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同时与窃据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建构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轮辐”双边安全框架。<sup>①</sup>尽管近年来有很多言论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强化，但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个“1951 年旧金山体制”始终在走下坡路。新西兰因为核问题实质上已经退出与美澳的三边同盟，中美建交的同时美国与蒋介石集团断交、废约、撤军，菲律宾在冷战后撤销了美军基地，美泰军事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可以说，“1951 年旧金山体制”的核心目前由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三组同盟关系组成。

第一，“1951 年旧金山体制”覆盖面小，包容性弱，无法提供冷战后东亚所需要安全架构。从历史上看，在该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并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东亚国家也不在其中，这是一个片面的小圈子类型的局部安排，不具有广泛性，也没有完整的合法性。2001 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过，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在亚洲大陆的边缘一个由半岛，岛屿组成的链条。”<sup>②</sup>

第二，“1951 年旧金山体制”日益明显的军事同盟和经济依存之间的脱节（divergence），意味着这个秩序的发展和深化并不具备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第三，“1951 年旧金山体制”在促进地区和解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是双边同盟网络，东亚国家和解互动的动力严重不足，这也是亚洲历史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1 年旧金山体制”维护的不是真正一体化的和平（integrated peace）而是一种割裂的和平，东亚安全要实现可持续性稳定，从长期来讲，需要从实际行动上巩固并持续维护 1945 年旧金山体制。

---

① Josef Joffe, “Bismarck or Britain? Toward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5, Vol.19, No.4, pp.94-117.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397 页。

### 三、中俄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安全理念上是超越同盟的认知共同体

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国际关系多极化和全球安全实现方式的知识市场从垄断走向自由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冷战结束后，虽然历史终结论、和平民主论、不可或缺国家论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的核心信念都是美国以及核心盟友的“冷战胜利者”幻觉。由此衍生出来的逻辑是：只要国内秩序不是美国版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国际秩序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其他版本就意味着世界大乱。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属于排他性的知识垄断。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南方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都证明了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千篇一律，没有美国霸权的多极化必然混乱的国际秩序观从来没有经过实证，更经受不起检验。

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后冷战时代最大的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出现了各国参与全球政治的意识的大觉醒。而这意味着各国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战略自主。同时，知识和信息流动高度便利，也变得更具有竞争性，知识市场比起任何其他市场都具有跨越国界的穿透能力。全球知识市场从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各国不仅接受不同信息，还会对比和分析，这对提供方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话语和事实的关联性是获得全球听众认同的关键，因为他们不仅不会单纯听你说什么，还会不断检验你做了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仅依靠民主对专制、人权对压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对抗性的话语，而在改善民生上却缺乏建树，那么就会被具有质疑精神的全球知识买方市场所淘汰。

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军事同盟，更不会走向分裂，因为中俄关系的本质是冷战后长期战略互动结成的认知共同体，而这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典范的核心所在。

### 四、全球南方安全观的崛起

首先，全球南方安全观最根本的特点是其内生性。全球南方国家大都有着曾经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在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又因为殖民

时代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留下的政治、种族、宗教等诸多问题而面临巨大挑战。贫穷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挑战，使南方国家在推进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困难重重。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要解决安全问题，首先要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以夯实国内安全韧性。与此相对照，以北约为代表的集体防御安全观建立在军事威慑的基础之上，以防止假想敌入侵为基本思维框架，这是建立在欧洲经过几百年大小战争实现国家建设完成基础上的外生性安全观。但是，对于促进南方国家内部民族和解、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挑战、岛屿国家的气候变化危机、巴以冲突的历史不公来说，这种以威慑为基础的军事同盟可以说毫无实用价值。正如 2015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所说，“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方……主张解决安全问题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sup>①</sup>。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邻国之间，存在着包括领土、资源争端等在内的各种安全问题，但这些挑战必须通过当事国以对话协商的方式管控或解决，依靠外部国家的介入和以威慑为基础的军事同盟，都于事无补，甚至会适得其反，触发事态升级，进而导致整个地区“净安全”的减值。全球南方邻国之间的上述问题同样是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他们主动制造出来的。全球南方地区安全的首要责任人是本地区国家，而不是域外大国。根本出路是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和同盟威慑。全球南方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地区安全韧性，其基础是各国国内的安全韧性；相应地，地区安全韧性的建立又有助于国内安全韧性的加强。

最后，全球南方的安全观不是“反美欧”的情绪化反应，而是与欧洲安全思维正面内容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同时抵制相关的负面倾向，是一种理性的结晶。全球南方国家强调的合作安全概念，最初源于 1975 年的《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1995 年该组织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的建立本身就是对冷战高潮期两大阵营过度依赖军事威慑的安全观带来

---

<sup>①</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57 页。

的不安全后果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很遗憾，冷战结束后，军事威慑理念逐渐成为欧洲安全观的主流，北约的不断扩大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日益边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亚洲，东盟是最早在地区层面积极推广“合作安全”的地区组织，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东南亚地区论坛。近年来，中国领导人系统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sup>①</sup>亚洲安全理念的演进具有积极的传承性，亚洲的安全实践同样具有正面的延续性。全球南方安全观的底层不是独善其身的思维，而是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安全观。相比较而言，欧洲近年来的安全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源于军事威慑的安全观压倒性地覆盖了原来的合作安全的安全观，换言之，欧洲安全思维中的积极内容遗憾地被丢弃了。

笔者认为，全球南方的安全观有两个不可分割性：一是国家内部的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二是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国内安全韧性和地区安全韧性可以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其目标是实现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国内安全韧性是地区安全韧性的基础，地区安全韧性则是国际安全韧性的保障。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呼唤新的安全观，全球南方安全观的贡献不可或缺。正如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所秉持的开放包容原则，全球南方安全观也将带动一个共同探索和互学互鉴、不断丰富发展的进程，最终共同开创国际安全的新时代。

## 五、中俄需要与全球南方一道， 共同构建全球安全治理的自主理论体系

笔者早年曾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从事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当时一度对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安全理论特别是威慑理论的精致化着迷。后来，随着我不断接触更加广泛的地区和国家，我的理解也更加多维和丰富——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而言，西方以威慑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理论

---

<sup>①</sup> “Jointly acting on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t enjoys universal securit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September 15, 2024, [https://www.fmprc.gov.cn/eng/xw/wjbxw/202409/t20240915\\_11491406.html](https://www.fmprc.gov.cn/eng/xw/wjbxw/202409/t20240915_11491406.html)

并不适用，因此它也不会是未来全球安全治理的潮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大主义”，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本质上都是以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的逻辑起点。<sup>①</sup>而要在这样的无政府国际关系中实现安全，就必须要有霸权国家（现实主义）或者以霸权国家为核心建立军事同盟网络（自由主义）才能威慑试图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极大。但是，笔者认为，中俄政府在构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认知上展现了很强的战略自主性和历史主动性。1997 年 4 月签署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展现了中俄的共同认知，即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可以在多极化中实现，可以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基础上构建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中俄在 1997 年以后历次发表的政治文件，可以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大国政治文件中水平最高的。

中俄两国的上述理念与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高度契合。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中俄两国完全可以在广泛并深度挖掘非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基础上，在中俄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展示不同于西方的安全实践，进而提炼出代表世界大多数的、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的自主理论体系，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sup>①</sup> John Hert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1950, Vol.2, p.157.

**【Abstract】** The year 2025 marks the 8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During that war,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s supported each other o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s, achieving a great victory of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great power concert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dual veto pow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s permanent members serve as crucial mechanisms to prevent another world war. Howev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severely undermined great power concert, plunging the world into a prolonged period of confrontation.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successful great power coordination requires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position to hegemony, transcendence of ideological divisions, avoidance of bloc confrontation, an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broader go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Global governance center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remains a rational choice for realiz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China advocates for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emphasizing equality in rights, opportunities, and rules among nations. This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effort to safeguard and renew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and Russia jointly uphold the post-war peace architecture with the UN at its core, oppose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nd safeguar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ver time, China and Russia have developed a cognitive community that transcends traditional alliances, jointly advocating for multipolarity and an open intellectual marketplace. This shared perspective, which respects regional autonomy and promotes cooperative security, resonates with the security concerns of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Both China and Russia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he Global South and other countries to co-build an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to jointly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World Anti-fascist War,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orld Multipolarity, Sino-Russian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25 году исполнилось 80 лет со дня победы в Мирово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й войне. Китайск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ы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на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полях сражений Мирово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й войны и добились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всеми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ыграла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Созд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и система двойного вето постоянных членов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ли важным механизмом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ачало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ерьёзно повлияло на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мир впал в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Эт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ясно говорит миру, что успешная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требует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гегемонии,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избегания лагерн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учёта об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ого лежит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является рациональным выбором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мира 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равноправную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ную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мира и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равенство прав,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правил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мерой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совмест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послевоенную мирную систему, ядром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отив гегемонии и политики силы и защищают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когнитив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ыходящее

за рамки альянсов, выступающее з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и открытый рынок знаний. Это признание уваж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отстаивание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ногих регионов и стран.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готовы работать с больши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стран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чтобы совместно построить независимую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и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ировая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ая война,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озда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мир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罗斯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sup>\*</sup>

马 强<sup>\*\*</sup>

**【内容提要】**1941 年至 1945 年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为当代俄罗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包括国际秩序和地位、政权合法性、社会凝聚力、爱国主义社会情绪等。正因如此，俄罗斯十分重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2025 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纪念仪式和活动更为隆重和热烈。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二战史观成为俄罗斯与某些西方国家争论的焦点，俄罗斯通过提供法律保障、修建和维护纪念物、举行仪式等方式构建了“记忆之场”。这种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具有社会整合、空间生产和集体情感三方面内涵与功能。俄罗斯构建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的主体，包括官方机构及其主导的社会组织，也包括自发行动的团体和个人。多元主体在仪式和活动中通过协同实践，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增强了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本文以“记忆之场”为视角，呈现俄罗斯纪念胜利的实践，从中也可以观察到俄罗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

**【关键词】**记忆之场 伟大卫国战争 爱国主义纪念仪式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048(37)

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在俄罗斯的官方和民间表述中，2025 年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 年）胜利 80 周年。远在 80

<sup>\*</sup> 本文系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课题“社会及城镇化数据整编与空间化处理及系统集成”（课题编号：2022FY101904）的成果。本文部分内容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于 2025 年 5 月 5 日—6 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主题为“战斗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苏联”的中俄纪念伟大胜利 80 周年学术会议上宣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外交教研室主任巴尔斯基大使对本文提出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成文过程中得到审稿人的建议与指正，在此一并表达谢忱。

<sup>\*\*</sup> 马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年前的这场胜利，对于当代的俄罗斯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中，苏联是世界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仍保持着很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战争胜利以及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强国主义的符号；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在不分阶级、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群体的全体苏联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在当下，特别是对与“集体西方”对抗的俄罗斯而言，具有提升民众凝聚力、社会团结的独特价值。

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一段话被广为引用：“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今天的孩子们和所有公民为自己作为胜利者的继承人、子孙感到自豪。我们知道自己国家和家庭的英雄，这是为了我们都懂得，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sup>①</sup>为了让“历史照进现实”，俄罗斯官方反对西方国家篡改二战历史，强调塑造正确的历史观，形成爱国主义的历史记忆。这些认知与实践，在战争已经结束 80 年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如此，俄罗斯官方极为重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为纪念战争中重要战役、重要事件、牺牲的参战老兵等建立博物馆、纪念碑、烈士墓等纪念胜利的设施。每逢 5 月 9 日胜利日，阅兵式、参战老兵和群众游行、音乐会、展览、节日礼花等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纪念仪式和活动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在“集体欢腾”中形成爱国主义情感和共同的社会记忆。节日设置、纪念设施、仪式活动通过法律的形式被制度化，甚至被视为国家战略，由俄罗斯联邦各级执行机构负责实施。俄罗斯由此形成了制度上的、空间实体的、仪式活动的纪念胜利的基础设施，这将会推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记忆“永久化”，构成能量巨大的“记忆之场”。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在当前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格局下，被政治化的“记忆之场”成为俄罗斯提升国际地位、增强政权合法性、凝聚社会团结的重要工具。

在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每“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格外隆重。2025 年 1 月 17 日，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2025 年为“俄罗斯祖国保卫年”<sup>②</sup>。这意味着“胜利日”的节庆时间和

①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напоминать детям, что они – наследники Победы. 4 апреля 2019 г. <https://life.ru/p/1205847?ysclid=mbefit86z274623318>

②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указ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Года защитника Отечества. 17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25/01/17/1086731-putin-podpisal-ukaz-o-provedenii-goda-zaschitnika-otechestva>

仪式空间会被拉长至一整年，并推出更为丰富的纪念胜利的仪式。2025 年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较之普通年份更为鲜明，这恰好为我们观察当前俄罗斯记忆政治的运作逻辑提供了机会。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并非只有客观实在的纪念设施的“场所”，“记忆之场”还是仪式之场、象征之场，更重要的是制度之场。当然，这些场域是彼此加强、相互构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追踪俄罗斯构建“记忆之场”的制度、场所、仪式，最终对构建“记忆之场”的主体及其实践进行分析，这对我们认识俄罗斯政权处理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制度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 一、“记忆之场”内涵的多重面向

“记忆之场”是法国史学家诺拉提出的反思性概念，在历史吞噬记忆的背景下，诺拉认为，“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sup>①</sup>而“记忆之场”便是记忆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有趣的是，这个强调个体性的概念却成为呈现宏观大历史的工具，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而“记忆之场”实现社会整合，是通过对记忆之场的空间生产和集体情感的塑造完成的。

### （一）“记忆之场”与社会整合

诺拉认为，“记忆之场首先是些残留物……博物馆、档案馆、墓地和收藏品、节日、周年纪念、契约、会议记录、古迹、庙宇、联想：所有这些就是别的时代和永恒幻觉的见证者。于是各种虔诚的、哀婉的、冷漠的举动之中便有了怀旧的特征。”<sup>②</sup>

虽然“记忆之场”具有个体化表象，但其具有塑造共同性的特征。诺拉认为，“创造这一概念是为了在‘某种共性’的基础上，同时囊括有形物和象征物。这个‘某种共性’是一切问题之所在……视某个纪念物为记忆之场绝不是书写它的历史那么简单。记忆之场就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

---

①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11-12 页。

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sup>①</sup>

诺拉发现，被他寄予厚望的、用来解放活生生的记忆的“记忆之场”，在强大的话语装置<sup>②</sup>之下，“一个原本用来反抗宏大历史的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宏大概念，并被话语装置纳入光辉、荣耀的法兰西的话语体系之中。”<sup>③</sup>正因如此，在俄罗斯官方主导纪念胜利的仪式中，具有多重语义的“记忆之场”成为彰显功勋、荣耀的语料库和素材库，让“记忆之场”具有“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sup>④</sup>

## （二）“记忆之场”与空间生产

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有不同层次的含义：“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像档案馆这样看起来纯粹实在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的。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场域，如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一个老兵协会，也只是因为他们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才能进入记忆之场。”<sup>⑤</sup>

“记忆之场”的三重场域的形式在仪式中会进行转化。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标志便是一个较为合适的案例。在 2024 年 11 月，该标志在克里姆林宫的电报频道和胜利博物馆的官网上推出。标志的主体形象取自于著名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这座雕塑位于伏尔加格勒，建于 1959—1967 年，是献给斯大林格勒战役英雄的纪念建筑群的一部分。雕塑总高 85 米，是世界最高的纪念碑之一。同时，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标志还有“80”和“胜利”的字样，以及圣乔治丝带的图案。雕塑《祖

①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87 页。

② 阿甘本将福柯的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命名为“装置”（dispositif），即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控制或确保活生生之存在的姿态、行为、意见或话语。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7 页。

③ 蓝江：“从记忆之场到仪式——现代装置之下文化记忆的可能性”，《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12 期，第 78-86 页。

④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2 页。

⑤ 同上，第 23 页。

国母亲在召唤》这个具有实在性的地标性建筑，成为胜利庆典的象征符号，从而成为“记忆之场”新的形式。胜利博物馆的网站如是评价：“纪念碑成为我们人民精神坚不可摧的象征。这个形象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团结不同信仰、民族的人，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东西：骄傲、记忆、感激和胜利。”<sup>①</sup>

在这样的仪式中，“记忆之场”便成为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表象”，即“被概念化的空间……他们所有人把亲历者的经验与感知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等同起来。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或生产方式）中都占支配地位的空间。空间的概念……倾向于一种语言符号的体系。”<sup>②</sup>

### （三）“记忆之场”与爱国主义的集体情感

在纪念性的公共集会中可以产生集体情感，涂尔干将这种集体情感命名为“集体欢腾”（corroboli），即“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电的激流迅速使人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部的印象充分敞开，想表达的任何情感都可以不受阻拦。”<sup>③</sup>“集体情感要想通过集体表达出来，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那些举动和叫喊就趋于变得有节奏、有规律，于是，舞蹈和歌唱就此产生了。”<sup>④</sup>这种基于秩序的集体情感表达便形成了社会规范，其象征性表现即我们前文所述的仪式。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同样可以产生“集体欢腾”。现代国家的历史记忆的塑造、符号象征、政治仪式及其作为场所的物质载体，会指向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些场所、仪式和符号便是形塑公民爱国主义的“记忆之场”。个体或集体身处的场域，人们聚焦于共同的国家象征与仪式，于互动交流中分享着共同的情绪体验。<sup>⑤</sup>

---

① 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 80 周年的标志可参见俄罗斯胜利日网站（<https://victoryday80.ru/logo80>）。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孟锴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59 页。

③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06-207 页。

④ 同上，第 207 页。

⑤ 袁光锋：“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第 105-111 页。

于京东基于“记忆之场”的概念，将爱国主义情感置于三种场域之中：空间之场，即建筑、雕塑、场馆、事物本身构成的一种拓扑性的空间结构，爱国记忆产生的基础是现代权力所构建的领土国家；制度之场，即组织安排、调整与变动的现代国家符号与象征的制度体系，历史书写、国民教育和节庆与纪念便是这种制度安排；观念之场，以“祖国”概念为核心的一套新的概念体系。<sup>①</sup>

本文便是借鉴这种分类方式，将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的记忆之场所产生的共同体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感置于以上三个维度之中，首先，本文关注的是制度之场，俄罗斯如何通过法律来规范和塑造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之场，也为塑造空间之场提供了保障。而空间之场又可以划分成为互为表里的场所空间和仪式空间，这些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的基础设施在个人记忆的涓涓细流和集体和国家记忆的宏大叙事之间平衡，进行记忆空间的再生产，而政府机构、企业、非营利组织、青年志愿者等，则成为进行记忆空间再生产的主体。而观念之场弥散在记忆之场的各处和发展变换的始终。

## 二、“记忆之场”的制度构建

“记忆之场”的基础设施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制度，更具体而言，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记忆之场”的构建。近年来，俄罗斯尤为重视“历史记忆”的保护和保存，其在2020年修宪时作为重要的增补内容出现。人们保卫祖国的历史记忆更是政权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的来源，正因为如此，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俄罗斯在1995年出台了两部联邦法《关于军事荣耀日》<sup>②</sup>和《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的胜利》<sup>③</sup>。这两部联邦法对于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

① 于京东：“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第131-139页。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3.03.1995 г. № 32-ФЗ «О днях воинской славы (победных днях)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7640>

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9.05.1995 г. № 80-ФЗ «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одов».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7872>

利的节日框架、纪念设施、仪式以及保护历史真相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旨在从俄罗斯人民的传统出发,保护和珍惜祖国捍卫者的记忆;照顾战争的参与者、退伍军人和受害者;进行国际合作,以维持普遍和平与和谐,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表现。近年来,俄罗斯对这两部联邦法进行了多处修订,成为构建“记忆之场”的制度保障。

### (一) 历史记忆

2020 年重新修订的《俄罗斯宪法》增加了第 67.1 条:“俄罗斯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保存着祖先的记忆和祖先传承给我们的理想和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传承性,承认历史上形成的国家统一。俄罗斯联邦纪念祖国保卫者,并致力于保护历史真相。不允许削弱人民保卫祖国的功绩。”<sup>①</sup>该条内容将俄罗斯纳入自罗斯以来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的话语之中,重点强调保护历史真相、纪念祖国保卫者对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意义。

以俄罗斯宪法精神为指引,历史记忆问题被视为国家安全和俄罗斯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方向。根据 2021 年 7 月 2 日总统令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优先事项”中,就包括“保护俄罗斯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文化和历史记忆”。<sup>②</sup>2022 年 11 月 9 日的总统令《保护和加强俄罗斯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的国家政策基础》强调,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包括“历史记忆和时代传承”。<sup>③</sup>历史记忆成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俄罗斯的法律体系是“记忆之场”的制度维度。在 2025 年胜利日前夕举办国际论坛“伟大的遗产——一个共同的未来”上,俄总统普京表示,近年来,俄罗斯通过了 10 多项旨在保存历史记忆的联邦法律。<sup>④</sup>在当代俄罗斯

---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нята всенародным голосованием 12 декабря 1993 год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одобренными в ходе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лосования 1 июля 2020 года. <http://kremlin.ru/acts/constitution/item#chapter3>

②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ная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 40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

③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 сохранению и укреплению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утвержденные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9.11.2022 № 809.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502>

④ Путин: в РФ приняли более 10 законов по сохранен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29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tass.ru/politika/23817833>

的“记忆之场”之中，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场域。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罗金 2025 年 5 月 8 日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保护历史记忆是国家杜马工作的优先事项之一，自 2014 年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 13 项联邦法律，旨在打击复兴和美化纳粹主义，保护伟大卫国战争的真相，以及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贡献。”<sup>①</sup>

## （二）胜利纪念日：“记忆之场”的时间框架

1995 年出台的联邦法《关于军事荣耀日》确定了俄罗斯的“军事荣耀日”，这是构建纪念战争胜利“记忆之场”的时间框架。

表 1 俄罗斯的军事荣耀日

| 日 期       | 军事荣耀日名称                                           | 说 明 |
|-----------|---------------------------------------------------|-----|
| 4 月 18 日  |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子带领俄罗斯士兵在楚德湖上战胜条顿骑士团（冰上战役，1242 年）的胜利纪念日 |     |
| 9 月 21 日  |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领导的俄罗斯军团在库利科沃战役（1380 年）战胜蒙古-鞑靼的胜利纪念日   |     |
| 11 月 7 日  | 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莫斯科红场阅兵纪念日（1941 年）             |     |
| 7 月 7 日   | 俄罗斯舰队在切什梅海战中战胜土耳其舰队的纪念日（1770 年）                   |     |
| 7 月 10 日  | 彼得一世指挥俄罗斯军队在波尔塔瓦战役中战胜瑞典人的胜利日（1709 年）              |     |
| 8 月 9 日   | 彼得一世指挥俄罗斯舰队在甘古特角战胜瑞典舰队，俄罗斯历史上首次海军胜利日（1714 年）      |     |
| 12 月 24 日 | 苏沃洛夫元帅指挥俄罗斯士兵占领土耳其要塞伊兹梅尔纪念日（1790 年）               |     |
| 9 月 11 日  | 乌沙科夫指挥俄罗斯舰队在坚德拉角战胜土耳其舰队纪念日（1790 年）                |     |
| 9 月 8 日   | 库图佐夫指挥俄罗斯军队博罗季诺战役战胜法国军队纪念日（1812 年）                |     |
| 12 月 1 日  | 纳西莫夫指挥俄罗斯舰队在锡诺普角战胜土耳其舰队纪念日（1853 年）                |     |

① С 2014 года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13 законов,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защит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 8 мая 2025 г. <https://www.pnp.ru/politics/s-2014-goda-gosduma-prinyala-13-zakonov-napravlennykh-na-zashhitu-istoricheskoy-pamyati.html>

(续表 1)

| 日 期      | 军事荣耀日名称                            | 说 明                                                    |
|----------|------------------------------------|--------------------------------------------------------|
| 2 月 23 日 | 祖国保卫者日                             |                                                        |
| 12 月 5 日 | 苏联军队在莫斯科战役中发起反攻纪念 (1941 年)         |                                                        |
| 2 月 2 日  | 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击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纪念日 (1943 年) |                                                        |
| 8 月 23 日 | 苏联军队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击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纪念日 (1943 年) |                                                        |
| 1 月 27 日 | 打破德国法西斯军队对列宁格勒封锁的解放日 (1944 年)      | 2014 年 12 月 1 日 №413 联邦法修订                             |
| 5 月 9 日  | 苏联人民在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纪念日      |                                                        |
| 11 月 4 日 | 人民团结日                              |                                                        |
| 9 月 3 日  | 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 (1945 年)     | 2020 年 4 月 24 日 №126 联邦法增补; 2023 年 6 月 24 日 №280 联邦法修订 |
| 10 月 9 日 | 苏联军队在高加索战役中击溃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纪念日 (1943 年)  | 2020 年 7 月 31 日 №284 联邦法补充                             |
| 5 月 12 日 | 苏联军队在克里米亚进攻行动中取得胜利纪念日 (1944 年)     | 2023 年 7 月 24 日 №376 联邦法补充                             |
| 8 月 9 日  | 列宁格勒战役结束纪念日 (1944 年)               | 2025 年 1 月 4 日 №46 联邦法补充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邦法《关于军事荣耀日》的内容制作。

“军事荣耀日”体系将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军事胜利的纪念日编织在一起。历史上，俄罗斯击败鞑靼蒙古、瑞典、土耳其、法国、德国等强敌，从东欧的小公国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诚如该联邦法前言所言：“古往今来，俄罗斯士兵的英雄主义和勇气，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勇气和荣耀是伟大的俄罗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伟大卫国战争在俄罗斯军事历史上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目前确立的 21 个军事荣耀日中，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纪念日就有 10 个。2014 年以来增加、修订并增加的 5 个军事荣耀日均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足见当前俄罗斯对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重视程度。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战争荣耀日展示了卫国战争艰苦卓绝的历程，从 1941 年红场阅兵、莫斯科保卫战、

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高加索战役等，直至走向最后的胜利日。除军事荣耀日外，联邦法《关于军事荣耀日》还确定了17个“俄罗斯纪念日”（Памятные даты России），其中，有一些“俄罗斯纪念日”也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6月22日，纪念日和哀悼日，伟大卫国战争开始的日子（1941年）；6月29日，游击队员和地下战士日；12月3日，无名战士日；12月9日，祖国英雄日。

联邦法《关于军事荣耀日》还规定了军事荣耀日的纪念活动及其保障。第4条规定了仪式程序：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和其他部队进行军事仪式的程序由俄罗斯总统决定；每年的5月9日（胜利日）和2月23日（祖国保卫者日）都要燃放节日礼花。第6条规定了用于军事荣耀日和俄罗斯纪念日仪式的资金来源：联邦预算、联邦主体预算、地方预算和预算外资金；个人、法人实体自愿（包括定向）捐款。

联邦法《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年）中的胜利》对战争荣耀日的仪式活动进行了相关规定。该法的第1条便是“胜利日”，确定5月9日胜利日是国家法定假日，即非工作日。每年胜利日这一天要举行阅兵式和燃放礼花。阅兵式和礼花的实施范围包括首都莫斯科、英雄城市、军区驻地城市、舰队驻地城市等。在阅兵式上要使用胜利旗帜和军事荣誉的象征圣乔治丝带。<sup>①</sup>为胜利日举行节日游行、集会要符合俄罗斯联邦立法程序。将胜利日确定为国家法定假日，为举行纪念胜利的仪式提供了时间框架，纪念胜利的阅兵式、礼花、游行、集会则让胜利日成为纪念胜利的仪式空间。该联邦法的第2条内容是关于在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处建立仪仗队。这是关于纪念胜利的设施和仪式，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也是胜利日重要的官方仪式。

胜利日地位的确立，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以后可谓一波三折。1945年至1947年，胜利日是全国性假日。苏联各城市都会有组织地向烈士墓敬献

---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9.02.2009 г. № 12-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1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одов».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28845>;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9.12.2022 г. № 579-ФЗ «О Георгиевской ленте и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829>

花圈并进行胜利烟花表演。自 1948 年至 1964 年，胜利日不再作为全国性的假日，其官方地位被矮化。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仅为在中央报纸上发表节日社论、举行晚会、燃放烟花以及鸣放礼炮。1965 年，在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20 周年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胜利日确定为假日。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起了一场新的宣传运动，以宣扬被圣化了的政权保护者，包括斯大林。1965 年的胜利日，红场举行阅兵，勃列日涅夫在红场发表胜利日演讲，纪念苏联士兵的英勇牺牲。此后，胜利日的庆祝活动越来越丰富。1967 年，无名英雄烈士墓落成；苏联多个城市在胜利日举行阅兵，向烈士纪念碑献花。苏联解体至 1995 年之前，官方组织的胜利日仪式再次陷入低潮。自 1995 年以后，开始每年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2000 年以后，普京政权更为看重胜利日的纪念仪式。

### （三）纪念设施：胜利纪念的“永久化”

除节日时间框架之外，纪念胜利的基础设施还包括物质纪念设施和非物质性的艺术创作、历史观等。

联邦法《关于军事荣耀日》在构建纪念胜利的节日框架同时，也在纪念设施方面有所规定。根据 2020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联邦法<sup>①</sup>，对《关于军事荣耀日》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在第 2 条中增加了永久纪念俄罗斯军人的形式：建立和维护纪念博物馆，建立和修缮与军事荣耀日相关的纪念碑、方尖碑、石碑和其他纪念设施，组织展览，在军事荣耀地安装纪念标志；保存和建设俄罗斯士兵荣耀历史相关的区域；在大众媒体和电信网络发表与军事荣耀日和俄罗斯纪念日相关的作品，进行艺术和文学创作；为与俄罗斯军事荣耀日和俄罗斯纪念日相关的定居点、街道广场、地理空间、军事单位、船只以相关战役中涌现出的国家英雄命名。

联邦法《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 年）中的胜利》的第 5 条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纪念碑的，明确纪念碑包括雕塑、

---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1.04.2020 г. № 82-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2 и 3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днях воинской славы и памятных датах России» и статьи 2 и 11 Зако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амяти погибших при защите Отечества».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5370>

建筑和其他纪念设施和物品。纪念碑是“记忆之场”的物质基础设施，纪念设施和纪念物使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牺牲者、参与者的记忆永久化。

2004 年 8 月 22 日通过的第 122 号联邦法<sup>①</sup>对该条进行了修订，明确了纪念碑保护主体和资金来源。2023 年 6 月 13 日通过的第 239 号联邦法<sup>②</sup>要求，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碑需配有名称和相关信息，相关信息包括该纪念碑所纪念的事件和牺牲者功绩的历史资料，以及其他资料，包括历史文件和影像资料。在纪念碑上设置二维码，通过二维码可以在互联网和电信网络中访问并读取相关信息资源，包括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信息、视频资料。

联邦法《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 年）中的胜利》的第 5.2 条是与伟大卫国战争事件或时期有关的音乐作品。音乐作品是让历史记忆“永久化”的重要形式。该法允许进入名单的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音乐作品在非营利目的下用于电视、广播的宣传，以及胜利日和祖国保卫者日的游行、会议、集会，或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纪念活动。根据 2024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第 545 号联邦法<sup>③</sup>，为了保存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胜利的历史记忆，俄罗斯联邦政府将确立一份公开的名单，<sup>④</sup>纳入 1991 年 12 月 26 日之前合法出版的歌颂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壮举、英雄

---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2.08.2023 г. № 122-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а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инятием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законов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 и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21383>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3.06.2023 г. № 239-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9395>

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8.12.2023 г. № 545-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одов».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51543>

④ 根据 2025 年 5 月 8 日出台的俄罗斯政府令，这份名单已经确定，共包括 53 首音乐作品。См.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8 мая 2025 г. № 1118-р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бщедоступного перечня правомерно обнародованных до 26 декабря 1991 г. музыкаль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 текстом или без текста) и и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рославляющих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героизм, мужество, дружбу, единство, боевое братство защитников Отечества и (или) и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обытиями или периодом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411889738/>

主义、勇气、友谊、团结和祖国保卫者的兄弟情谊的音乐作品（有歌词的或无歌词的）或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其他作品。

奖章和徽章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符号，是战争胜利纪念“永久化”的重要方式，也是“记忆之场”的重要载体。《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 年）中的胜利》的第 3 条和第 4 条规定了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奖项和徽章。该法规定设立以朱可夫元帅命名的国家奖章，以表彰军事科学和军事装备领域的杰出成就者，以及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文学和艺术创作。

2024 年 9 月 2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设立“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章。该纪念章以苏联红军士兵在德国国会大厦楼顶树立胜利旗帜为形象。纪念章将颁发给参加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游击队员、地下组织成员、后方工人，还有那些集中营、贫民区和纳粹分子制造的其他居留场所的少年囚犯，包括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的独联体国家以外的外国公民。<sup>①</sup>

永久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重要国家政策方向还包括与法西斯主义表现形式进行坚决斗争，俄罗斯联邦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法西斯组织和运动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建立和活动。联邦法《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 年）中的胜利》第 6 条的内容就是“打击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包括禁止使用纳粹用具或符号、纳粹组织和运动领导人的图像。

近年来，为对抗某些西方国家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和作用的污名化，俄罗斯修订了联邦法《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 年）中的胜利》：“禁止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领导层、指挥人员和军事人员的目标、决策和行动与纳粹德国和欧洲轴心国相提并论，禁止否认苏联人民在击败纳粹德国和在解放欧洲国家的人道主义使命中的决定性作用。”<sup>②</sup>

---

① Путин учредил медаль к 80-летию Победы. 2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2/09/2024/66d5d81e9a794779d4f3318a>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1.07.2021 г. № 27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одов».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6972>

### 三、“记忆之场”的多维空间

从制度构建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主要包括节日的时间框架和纪念物的空间维度。这也符合诺拉认为的“记忆之场”的狭义概念，即真实的、相似的纪念物（从烈士纪念建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sup>①</sup>而在俄罗斯，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有呈现不同的空间形式：实在的建筑空间、展示空间、虚拟空间。同时，这些空间形式彼此嵌入，构成了“记忆之场”的多维空间图景。

#### （一）纪念胜利的建筑空间：以胜利公园为例

位于莫斯科俯首山上的胜利公园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建筑群，面积为 135 公顷，于 1995 年 5 月 9 日开放。胜利公园的建设可谓一波三折，与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相关。1947 年苏联建筑师联盟莫斯科分会曾经通过一项建立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建筑群的决议，但被斯大林叫停。1958 年，在俯首山树立了纪念苏联人民在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中胜利的纪念碑。1961 年，在纪念碑附近设置了公园。此后，建立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建筑群的计划不断被提出，但一再推迟。纪念建筑群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建造，但在 1987 年引起了民众抗议活动。直至 1995 年 5 月 9 日，胜利公园和胜利博物馆才得以建成开放。此后，胜利公园的纪念建筑和纪念碑不断增加，形成了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以及俄罗斯历史上重要军事胜利的象征和符号的场域（见表 2）。

胜利公园的建筑群和纪念碑将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凝聚其中。参观者走进胜利公园，依平缓的山势向俯首山山顶高耸的胜利纪念碑和胜利博物馆行进，1941 年至 1945 年纪念石，仿佛时间的刻度，丈量着战争的进程。两旁是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十大前线和三大舰队纪念石柱，引领参观者走进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并不断向胜利迈进。

胜利公园虽然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而建，但胜利公园的纪念碑是对历史上各个时期保卫俄罗斯土地的英雄的全面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纪念

<sup>①</sup>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86 页。

碑”展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和做出贡献的英雄群像；最具象征意义的“俄罗斯土地保卫者”纪念碑，跨越时空将不同时代卫国战争的英雄聚合在一起。这些纪念设施形成了俄罗斯军事历史的“记忆之场”。

表 2 胜利公园建筑群和纪念碑

| 名 称            | 落成和开放时间          | 简 介                                                                            |
|----------------|------------------|--------------------------------------------------------------------------------|
| 胜利者圣乔治教堂       | 1993 年 12 月 9 日  | 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主张建立该教堂。该教堂采用新俄罗斯风格，有现代主义元素。1998 年，圣乔治遗物的一部分从耶路撒冷转移至此。          |
| 胜利纪念碑          | 1995 年 5 月 9 日   | 高 141.8 米的方尖碑，象征着伟大卫国战争的 1418 个日夜。在百米高处，塑有胜利女神尼卡和两个天使的形象。在方尖碑脚下，有圣乔治斩蛇的雕像。     |
| 胜利博物馆          | 1995 年 5 月 9 日   | 胜利博物馆是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全俄科研、文化教育中心。是打击伪造历史的研究机构，也是青年一代爱国主义教育中心。 |
| 纪念雕塑《俄罗斯土地保卫者》 | 1995 年 6 月 22 日  | 由三名战士的雕塑构成：来自古罗斯的英雄、1812 年卫国战争的近卫军和伟大卫国战争的士兵。在雕塑矗立的山丘上有鲜花拼成的“русь”（罗斯）字样。      |
| 纪念清真寺          | 1997 年 9 月 6 日   | 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穆斯林。                                                              |
| 纪念雕塑《人民的悲剧》    | 1996—1997 年      | 纪念法西斯种族灭绝的受害者。雕塑是由一群光头的裸体人组成，在排着队走向死亡。                                         |
| 纪念犹太教堂和大屠杀博物馆  | 1998 年 9 月 2 日   | 献给被纳粹镇压而去世的犹太人。                                                                |
| 纪念西班牙志愿者的祈祷堂   | 2003 年 6 月 26 日  | 纪念在苏联红军一方作战的约 800 名西班牙志愿者。                                                     |
| 国际主义士兵纪念碑      | 2004 年 12 月 27 日 | 纪念阿富汗战争 25 周年，由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组织的捐款和国际士兵的捐款建造。                                       |
| 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纪念碑    | 2005 年 5 月 7 日   | 纪念碑主体是 20 米高花岗岩石碑，顶端悬挂联合国徽章，纪念碑前有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士兵形象的青铜塑像。                         |

(续表 2)

| 名 称                         | 落成和开放时间          | 简 介                                                                                 |
|-----------------------------|------------------|-------------------------------------------------------------------------------------|
|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方面军和舰队纪念碑群 | 2005 年 5 月 9 日   | 不同的纪念碑柱向十个方面军和三支舰队, 以及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和后方家庭工人致敬。                                          |
| 1941—1945 年纪念石              | 2005 年 5 月 9 日   | 在胜利公园广场上放置的五块纪念石, 象征着卫国战争五年漫长岁月。                                                    |
| 长明火                         | 2010 年 4 月 30 日  | 火种来自克里姆林宫宫墙边亚历山大花园无名烈士墓。纪念那些在为祖国而战中奉献出生命的士兵。                                        |
| 纪念碑《我们因打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而在一起》      | 2010 年 12 月 21 日 | 象征着苏联多民族和多宗教人民的团结、凝聚力、勇气和英雄主义。                                                      |
|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纪念碑                | 2014 年 8 月 1 日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之际建成。纪念碑由两部分组成: 经历战争的俄罗斯士兵的雕塑, 其基座上镶嵌了圣乔治勋章; 俄罗斯国旗和国徽引导下的俄罗斯英雄的群像。 |
| 军事荣耀城市纪念碑                   | 2016 年 12 月 5 日  | 主体为 16 米高带有双头鹰标志的石柱, 底座上有来自不同时代的俄罗斯士兵和著名指挥官的浮雕。纪念建筑群还包括 45 块带有军事荣誉城市徽章的花岗岩石板。       |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胜利公园项目的资料制作 (<https://victorymuseum.ru/projects/park-pobedy>)。

胜利公园的“记忆之场”具有包容性。东正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为不同信仰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牺牲者安魂。纪念碑《我们因打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而在一起》, 更是展现了伟大卫国战争将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作用。胜利公园的纪念碑也生动地展现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如对西班牙志愿者的纪念、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纪念碑等。在胜利博物馆内, 还有中国士兵的雕像。

胜利公园的建筑群和纪念碑不断更新和增加, 说明俄罗斯不断拓展对伟

大卫国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乃至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战争的认知，形成社会团结和爱国主义的情感。

## （二）纪念胜利的展示空间：以胜利博物馆为例

在胜利纪念碑身后便是胜利博物馆，胜利博物馆的造型仿佛伸出双翼的和平鸽，环抱着胜利纪念碑。胜利博物馆是俄罗斯最大的军事历史博物馆，为数百万游客提供情感感知、信息和科学知识的空间。据胜利博物馆官网介绍，胜利博物馆的重要职能是让年轻一代感知历史知识，在代际之间保存历史记忆、民族传统和文化密码。胜利博物馆充当保护历史真相、打击伪造历史和审查重大历史决策的前哨站。胜利博物馆展览面积超过 1.67 万平方米，库存藏品超过 83 万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包括《人民的壮举》《莫斯科之战，第一场胜利！》《胜利的面孔》等，有记忆和哀悼大厅、指挥官大厅、荣耀大厅等。<sup>①</sup>近年来，胜利博物馆改变了布展方式，采用高科技、数字化手段还原现场，用声光电手段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观众在参观胜利博物馆期间，仿佛重回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这种现场感更容易将参观者带入“记忆之场”。

### 1. 《胜利的面孔》<sup>②</sup>展览

进入胜利博物馆的展区，首先要进入一个长长的、幽深的甬道。入口处写着“Лица Победы”（译为“胜利的面孔”）。甬道两边是视频墙，经历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人的肖像不断地在视频墙上“流动”。在视频墙的前边设有互动展台，观众可以在互动展厅的电脑上输入关键词，查询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的信息。一旦查找成功，被查找人的肖像便会从“胜利的面孔”之流中浮现在你的眼前，互通展台上也会出现被查找人的详细信息。《胜利的面孔》展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使当代的后辈与参战的前辈共同出现在并非隔绝的同一时空。

《胜利的面孔》是胜利博物馆在 2019 年设立的全民历史项目，旨在保存关于每一位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的记忆。《胜利的面孔》是民众互动项目，馆方邀请民众在网站上分享他们的关于战争的家庭故事。民

---

① О музее. <https://victorymuseum.ru/about/about-museum/>

② О Проекте «Лица Победы». <https://historydepository.ru/about/>

众可以通过网站上传，或者亲自到博物馆把材料上传。<sup>①</sup>据馆方介绍，该项目的数据库已经储存了 1.5 亿条信息。人们将亲人的信息放到网站上，将家庭凝聚在一起，加强了几代人之间的联系。战争英雄的子孙可以以新的方式了解他们的亲人，触摸他们的壮举，留下关于他们的回忆。数据库里的信息不仅包括参战士兵和军官的故事，还有伟大卫国战争中护士、工程师、工人、儿童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证明了人民的英勇行为和奉献精神。由于“胜利的面孔”的独特创意，该项目获得利哈乔夫国家博物馆奖。<sup>②</sup>

在《胜利的面孔》走廊上方悬挂着无数从屋顶垂下的黄铜链子，据导游介绍，黄铜链子一共有 266 万条，每条链子代表着 10 个在战争中逝去的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逝去的 2660 万苏联同胞。链子上缀着“镜片”，象征着为逝者哭泣的眼泪。“镜片”在灯光的映射下闪闪发光，仿佛苍穹下闪亮的星光。在记忆和哀悼大厅也有这样的黄铜链子，大厅中心有一尊雕塑《哀悼》，这尊雕塑的形象是一位头低垂的女性，她代表着所有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在哀悼战争中死去的人。<sup>③</sup>

## 2. 荣耀厅

荣耀厅位于胜利博物馆的中心位置，旨在纪念抗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苏联士兵、游击队员、地下战士和抵抗运动参与者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共 11800 多名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的名字雕刻在 72 根大理石柱上，被永远纪念。在荣耀大厅的中心有一尊 10 米高青铜雕像《胜利士兵》。在荣耀厅的圆顶上环绕着青铜花环，纪念原苏联人民对胜利的贡献，圆顶的中心镶嵌着“胜利”勋章。在荣耀厅上方有 12 座英雄城市和布列斯特要塞的浮雕以及授予这些城市和要塞荣誉称号的法令文本。从荣耀厅的布局和象征符号来看，荣耀厅也是神圣的“万神殿”、“先贤祠”。正因为如此，荣耀厅经常被用于军队的宣誓仪式、军事学院授予学生学位仪式等公共活动。

在荣耀厅的穹顶播放着投影《胜利之路》，通过经典的影视剪辑画面讲

① Проект “Лица Победы”. 23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s://kntuva.ru/news/4272>

② 利哈乔夫国家博物馆奖是 2024 年设立的鼓励对国家博物馆业务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专业人士、创意团队和机构的奖项。Музей Победы получил премию имени Лихачева. 21 мая 2025 г. <https://pobedarf.ru/2025/05/21/muzej-pobedy-poluchil-premiyu-imeni-lihacheva/>

③ Зал Памяти и Скорби. <https://victorymuseum.ru/museum-complex/glavnoe-zdanie-muzeya/zal-pamyati-i-skorbi/>

述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历程和苏联人民的牺牲。《胜利之路》分为战争的开始、莫斯科战役、围困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攻克柏林和胜利日游行等篇章。投影强烈地烘托出荣耀厅的氛围，展现先辈的伟大功绩。<sup>①</sup>

### 3. 实景展览

近年来，胜利博物馆改变了布展方式，将呆板的实物展示转变为实景展览，同时，利用现代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参与互动，仿佛回到历史场景之中，激活了博物馆空间，将其塑造成为记忆之场。

《人民的壮举》<sup>②</sup>是胜利博物馆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共同推出的、运用多种现代科技和媒体的实景展览。该实景展览占地 3000 平方米，展出了超 7000 件展品，并且很多展品都是实物。《人民的壮举》的主题是“我们的人民走过了战争的道路，尽一切可能击败敌人”，该主题将 14 个展厅串联起来。

独特的装饰、逼真的场景、历史实物展品和现代的特效，能让参观者沉浸在战时的气氛中，参观者不仅能了解史实，还能在情感上体验英雄的历史。参观者将看到被烧毁的斯摩棱斯克村庄、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和开往前线的铁路列车，展览利用电影影像制造的背景让参观者“沉浸”其中。三维全景图“布列斯特要塞，1941”、“大诺夫哥罗德，1944”让参观者仿佛来到了前线阵地。在“撤离的奇迹”、“占领”、“解放欧洲”等展厅也通过实景展现战场的艰辛和后方的苦难。参观者还可以置身斯大林办公室，苏联领导人正在严肃地讨论战场形势的变化，为国家命运做出关键决定。还有一些展厅展现了企业撤离至苏联东部、后方工厂对国防的贡献、如何拯救文化遗产、后方医院医生和护士救死扶伤，以及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每个展厅都有演员装扮成图书馆员、工人、护士等，为参观者讲解。

互动性也是《人民的壮举》实景展览的重要特点。在圣彼得堡的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参观者可以阅读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电子书籍和胜利博物馆的馆藏文献，以及卫国战争时期的期刊。参观者可以成为前线表演队的一员，

---

① Зал Славы. <http://victorymuseum.ru/museum-complex/glavnoe-zdanie-muzeya/zal-slavy>

② «Подвиг народа»: уникальная экспозиция открылась в Музее Победы. <https://www.ru.y.ru/press/news/novaya-ekspozitsiya-podvig-naroda-otkrylas-v-muzee-pobedy/>

在战士们面前歌唱爱国歌曲，或者在播音室与列维坦<sup>①</sup>一起向全体苏联人民广播。

展览以真实的照片、新闻纪录片、实物展品和景观为基础，形成一个历史剧场，使得参观者能参与不断展开的事件的情节之中，有的时候甚至能与历史人物相处在同一场景之中。展览的每一个展厅根据主题的不同，应用独特的技术，如互动地图、海报、全息投影、多媒体电子书等，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和互动感。

作为胜利博物馆常设展览的《莫斯科之战，第一场胜利！》也采用了实景展出的模式。该展览使用了5个三维互动全景图、24个多媒体综合展厅，运用了4部电影资料。现代技术和历史上的真实装饰景观创造了一种令参观者身临其境的效果。游客深度融入莫斯科从1941年6月到12月从宣战到反击的所有考验之中。

沉浸式体验成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博物馆重要的布展方式。在莫斯科城郊的武装力量大教堂的《记忆之路》展览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

1418天的战火岁月，最终通往来之不易的胜利。狭长的博物馆长廊容纳了丰富的展品，包括不同时期的军队服装、武器装备、私人物品、医疗器械、士兵家书和征兵海报等，展览还通过模拟装置复原战壕场景，使用全息投影技术再现布列斯特保卫战、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围困战等重要战争阶段。场馆内设置有互动体验区，可以近距离观看工作人员操作苏联时期的印刷机，展示如何印刷宣传品。<sup>②</sup>

### （三）纪念胜利的数字空间

近年来，除了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这些实体空间、实物，俄罗斯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立数字化档案馆（书信、照片、文件）、虚拟博物馆，将纪念胜利的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

#### 1. 《人民的壮举》数据库

数据库《人民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壮举》（Подвиг народа，

---

① 尤里·鲍里索维奇·列维坦（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Левитан，1914—1983），苏联著名播音员，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作为苏联新闻局首席播音员，负责播送前线战报和胜利消息，其声音被德军视为重要打击目标。

② 《记忆之路》展览的相关资料来自北京大学博士生邹文卉的田野观察。

简称《人民的壮举》)①是俄罗斯国防部信息技术发展部门于 2010 年创建的开放信息资源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参战士兵参战行动、战功和奖励的档案文件。在《人民的壮举》数据库中,当代人有机会找到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父获奖的信息。建立这一数据库的主要目标是使那些有关英雄的记忆永久化,通过父辈的军事功绩对年轻一辈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人民的壮举》数据库包括 1250 万条“英勇”勋章(За отвагу)和“军事功绩”勋章(За боевые заслуги)的记录。至今,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40 周年(1985 年)之前授予的卫国战争一级和二级勋章的 2200 万条文件信息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近年来,《人民的壮举》数据库每年都在更新,相关的荣誉勋章的类型有所增加,增加了国防勋章、解放勋章、战胜德国和日本的勋章等信息,还对一些临时的奖励信息进行数据化。

## 2. 《人民的记忆》信息系统

2015 年 5 月,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创建了《人民的记忆》信息系统(Память народа)②,该系统整合了已有的“记忆”和“人民的壮举”数据库的信息,搜集从前线归来的卫国战争老兵以及牺牲者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交互的信息系统。目前,该系统有 1.09 亿条数字化档案文件,7.9 万条烈士墓信息。

## 3. 《我记住》项目

《我记住》项目(Я Помню)③是由“我记住”基金会发起的,该基金会是一群不同专业的人士组成的,目标是保存伟大卫国战争的活态记忆。“我记住”基金会通过电影、书籍、采访和讲座,将历史知识传授给新一代,在过去的英雄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记住》项目致力于对参加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进行采访,通过目击者的视角来展示战争的历史。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对 2585 位伟大卫国战争参战老兵的访谈。

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民间的社会组织建立的数据库,如社会组织“不朽的军团”征集伟大卫国参与者的照片和信息。根据其网站的信息,截至 2025

---

①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бан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двиг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 <https://podvignaroda.ru/>

② Память Народа. <https://pamyat-naroda.ru/>

③ Я Помню. <https://iremember.ru/>

年6月，已经有超过100万条信息。<sup>①</sup>这些先辈在网络数字空间形成了“不朽的军团”。

#### 四、“记忆之场”与纪念胜利的仪式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科泽将仪式定义为“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sup>②</sup>仪式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这些程序和时空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仪式是一种裹缠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仪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它将过去和现在以及现在和将来关联在一起”<sup>③</sup>。不同的人实际上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种象征。在缺乏共识的情形下运用仪式构建政治团结时，这种关联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sup>④</sup>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仪式便是将现在与共同历史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个人的主体经验和社会力量产生互动，并受到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形塑。正因如此，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仪式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 （一）胜利日阅兵

纪念胜利最为重要的节日是胜利日，而胜利日举办最为重要的仪式便是阅兵。胜利日阅兵并不是战后延续至今的传统。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首次举行纪念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德国法西斯的阅兵式。阅兵式由朱可夫元帅主持，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时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胜利旗帜专程从柏林送到莫斯科参加红场阅兵。后来，胜利日不再作为假日，更很少举行胜利日阅兵。在苏联时期，仅在1965年、1985年、1990年举行过胜利日红场阅兵。俄罗斯独立之初，也没有举行胜利日阅兵。前文已经提及，直到1995年相关立法才规定，每年要举行胜利日阅兵，除首都莫斯科，一些符合条件的俄罗斯城市也要举行阅兵式。而普京当选总统以来，更为重视胜利日阅兵。

① Бессмертный Полк. <https://www.moypolk.ru/?ysclid=mbjy8ntsim749398645>

② [美]大卫·科泽著：《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③ 同上，第15页。

④ 同上，第18页。

## 1. 胜利日红场阅兵

在俄罗斯各地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中，首都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最为引人注目，是几乎所有胜利日纪念仪式的代名词。莫斯科红场的胜利日阅兵式已经成为俄罗斯乃至国际政治的晴雨表、俄罗斯武装力量和最新武器装备的展示台。

对于俄罗斯政权而言，红场的胜利日阅兵式有着极强的政治意涵和象征意义。普京在 2025 年胜利日阅兵式上的讲话是很好的分析文本，为我们展现了胜利日红场阅兵的多重意义：首先，表达共同的情感，胜利日阅兵仪式能表达个人和集体对战争、胜利、先辈的情感，同时也“因喜悦和悲伤、自豪和感激的情感、对前辈的崇敬之情而团结在一起。”其次，宣扬共同的价值观，“保卫祖国、团结一致、坚定地捍卫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我们所珍视的”、“神圣的”。最后，延续爱国主义的传统，“对祖国真诚的爱、保卫家园的决心……这些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sup>①</sup>。

## 2. 1941 年红场阅兵情境再现

在军事荣耀日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就是“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莫斯科红场阅兵纪念日（1941）”。1941 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时，11 月 7 日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阅兵，受阅部队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这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一场十分著名的阅兵，极大地提振了苏联军队的士气。

2011 年 11 月 7 日，在这场著名的阅兵 70 周年之际，红场举行了一场再现历史的仪式：参与者穿着 20 世纪 40 年代的军装列队行进，空中的飞艇和穿过红场的坦克进一步增强了历史感。现场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历史联系，在游行开始时，红场边的国营百货商店（ГУМ）大楼的巨大屏幕为现场的游行参与者和观众提供了另外一个舞台。当大屏幕放映 1941 年苏联红军队列穿过红场的镜头时，屏幕下方突然开始慢慢抬起，穿着相同军装的士兵从“屏幕的纪录片”里走向舞台，并开始不断聚集。当屏幕上的影像和现场情

---

<sup>①</sup> Парад в честь 80-лет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9 мая 2025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sident/news/76879>

境融合为一体时，这种模仿和历史与现实的转换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

纪念仪式的实践者使用现代表达手段，用一种重复的感知体验，在有限的时间内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象征和行为相结合，过去的记忆在当下再现。这个纪念仪式通过对过去事件、事物和符号的情感编纂来实现“秩序”效应。人类学家乌萨金（S. A. Oushakine）认为，纪念仪式的这种历史再现和情感管理的目的，不是在于历史记忆的延续和认知，而是社会效应，即把有相同记忆的人联系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社会空间和象征性手段，使这种联系变得更为明确。在此过程中，战争变成了一个象征性语境，新的社会联系成为可能。<sup>①</sup>实际上，1941年阅兵的再现形象地说明了“记忆之场”的社会整合作用。

### 3. 地方城市阅兵的参与观察

2016年5月初，顿河畔罗斯托夫胜利日纪念活动便拉开帷幕。纪念活动的高潮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当地政府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甚至同一时段在不同地点安排了不同的活动——向烈士墓献花、阅兵、音乐会、演唱会、展览、游园、烟花，当然，作为南部军区驻地，顿河畔罗斯托夫举行的阅兵仪式尤为得到市民的关注。

2016年5月9日阅兵开始前，笔者赶到顿河畔罗斯托夫最主要的街道大花园街，此时，大街已经戒严，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人。路边很多摊位在售卖胜利日的旗帜、纪念品。一些爱国主义青年组织免费发放胜利日的标志，如黄黑相间的圣乔治丝带、小幅俄罗斯国旗、苏联国旗和胜利日的旗帜，俄罗斯共产党的地方党部向市民发放当天的《真理报》。很多青少年穿着苏联红军军服。我身边便站着一位戴着军帽的10岁左右的女孩，在等待阅兵开始的过程中，她一遍一遍地唱着爱国主义歌曲《喀秋莎》《神圣的战争》，还有一些歌曲我没有听过，显然，这些歌曲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她的家长和身边的人时而低声附和，时而齐唱。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阅兵仪式开始。相比红场阅兵，顿河畔罗斯托夫的阅兵规模小了很多，只有战车和武器的展示，没有士兵行进的方阵。车队

---

<sup>①</sup> S. A. Oushakine, “Remembering in Public: On the Affective Management of History”, *Ab Imperio*, 2013, No.1.

从大花园街行进到剧院广场接受市民和政要的检阅。战车驶过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每辆战车上都站着一位敬军礼的军人。人们呼喊“胜利！”（Победа!）、“荣耀！”（Слава!）、“好样的！”（Молодцы!），与战车的声响一起构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声浪。

阅兵队伍刚刚通过，花园街就解除封锁，路旁的市民自动走到马路上，形成了“胜利日游行”。游行队伍很快进入高尔基公园，这里是胜利日纪念活动的主会场，公园中央的舞台上正在进行文艺演出“1945 年的春天”。这是罗斯托夫州和顿河畔罗斯托夫市青年组织共同举办的活动，穿着各式制服的青年人在场地内穿梭。公园里春意盎然，设有售卖快餐、纪念品的摊位，很多家庭在公园里野餐。到了晚上，这里还有音乐会和狂欢，从此处能看到顿河左岸燃起的胜利日烟花。

地方城市的阅兵仪式的政治氛围没有那么浓烈，无法与莫斯科红场相比，民众参与其中更像是进行一次春游，这和我参加过的其他节日狂欢别无二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潜移默化间，爱国主义的情绪在阅兵过程中被培育了起来，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扎根。

## （二）纪念胜利仪式的创造

近年来，纪念胜利的仪式不断被创造出来。这些纪念胜利的仪式不再只是官方主导，而是多主体参与，使其颇具活力；仪式不只是在胜利日举行，而是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从首都扩展至全俄各地甚至是国外。新创造的仪式在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构建历史叙事、维系正确史观、凝聚社会团结、增强爱国主义情绪都具有重要价值。从纪念伟大卫国战争 80 周年网站上发布的仪式活动便可见一斑（见表 3）。

这些项目和活动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仪式发明，有的已历经多年，成为胜利日的传统和标志，有的是最新的专为 80 周年庆典而推出的。这些仪式几乎都旨在让俄罗斯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牢记前辈获得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功勋，构成胜利的集体记忆，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正因为如此，不胜枚举的仪式和活动让胜利日构成了仪式空间，进而成为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若将这些胜利仪式活动进行文本分析，我们会发现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的构建逻辑。

表 3 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全国性项目

| 名 称               | 发起者                               | 简 介                                                                                                                                                       |
|-------------------|-----------------------------------|-----------------------------------------------------------------------------------------------------------------------------------------------------------|
| 圣乔治丝带运动           | 俄新社会记者发起，社会组织“大学生村社”和莫斯科市政府支持     | 圣乔治丝带出现 20 多年来，成为广受欢迎的胜利日象征符号。俄罗斯各联邦和地方机构、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都积极发放圣乔治丝带。                                                                                            |
| 不朽的军团             | 社会组织“俄罗斯不朽的军团”                    | 最初为民众自发带着伟大卫国战争参战老兵的照片在胜利日的街头游行，2012 年拥有正式名称“不朽的军团”。后迅速传播到全俄和世界各地，至 2019 年已经在全球近 115 个国家 500 多座城市、全俄 3700 多个居民点举行，后来受到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采用街头游行和线上参与的两种形式。   |
| 胜利阅读              | 社会组织“我们在一起”                       | 由“我们在一起”组织著名的戏剧和电影演员、音乐家、体育明星或其他公众人物共同参与阅读和表演。2025 年，该组织在莫斯科的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斯大林格勒战役博物馆、加里宁格勒、塔什干和明斯克举办多场活动。                                                    |
| 为胜利欢呼             | 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媒体部，俄罗斯主要移动通信运营商     | 2025 年 2 月 25 日至 5 月 15 日，俄罗斯居民使用移动电话拨打免费号码 1945 便可根据语音菜单获得相关服务，其中包括下载战争歌曲《黑夜》《喀秋莎》《斯拉夫女人的告别》《蓝色手帕》《我们需要一个胜利》等作为来电音乐。该活动始于 2010 年，2020 年有超过 2100 万俄罗斯人参与。 |
| 胜利音乐              | 伊戈尔·马特维年科制片中心、社交媒体“保持联系”          | 当代俄罗斯著名歌手演绎过去的经典作品，使这些作品有了新的声音。这些歌曲在广播电台播放，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支持伟大卫国战争的参战老兵。                                                                                         |
| 胜利者访谈             | 总统文化倡议基金会、国家历史记忆中心                | 由知名艺术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进行访谈，回忆胜利一代的个人命运，展现他们的最佳品质、崇高道德和精神价值。拍摄地点在各地博物馆，采访人物提供的历史照片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栩栩如生。                                                       |
| “伟大的胜利”全俄学生奥林匹克竞赛 | 国家历史记忆中心、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                | 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小學生都可以参加的智力竞赛，每个人都可以展示他们对伟大卫国战争的知识。以“胜利的面孔”、“年轻的指挥官”为题进行创作。                                                                                       |
| 涂色书《胜利的符号》        | “第一运动”                            | 孩子们可以通过下载涂色书，为书上的胜利纪念的符号涂上颜色，胜利符号包括胜利游行的场景、长明火、纪念碑、勋章等。                                                                                                   |
| 胜利听写              | 统一俄罗斯党“我们的胜利”委员会、俄罗斯历史学会、俄罗斯军事史学会 | 活动始于 2019 年，采用线上测试的形式。至今，胜利听写已经翻译成 8 种语言，来自俄罗斯各地和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的选手参与。2025 年，胜利听写的 20 名获奖者将获得现金奖励和受邀参加胜利日红场阅兵。                                                |

(续表 3)

| 名 称           | 发起者                 | 简 介                                                                                                                                  |
|---------------|---------------------|--------------------------------------------------------------------------------------------------------------------------------------|
| 永恒之星          | 胜利志愿者               | 2025 年 3 月 3 日至 4 月底, 组织者在俄罗斯城市互动地图上将历史遗迹(纪念碑、建筑、机构和其他标志性场所)设置成为 940 颗恒星, 参与者找到每颗星, 完成相应的任务, 获得对应的积分。最终的获胜者可以参加 5 月 9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游行。 |
| 保存胜利之火        |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按照普京的指示, 每年要将 100 个纪念场馆接入天然气系统, 向长明火免费供气。在纪念伟大卫国战争 80 年之际,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130 个纪念馆的气化项目。                                             |
| 系列剧《胜利前 45 天》 | “第一运动”              | 该剧讲述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普通参战者的真实故事和功绩。2025 年 3 月 26 日上线, 每集都展现不同领域的参战者: 科学家、联络员、画家、运动员、集中营的囚犯、护士、翻译、神甫以及其他战时英雄。每集持续三分钟, 一些著名的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参加拍摄。    |
| 胜利电影院         | 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和教育部        | 2025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 该项目为中小學生免费放 15 部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将覆盖俄罗斯近 100 个城市。                                                         |
| 倾听胜利          | 俄罗斯电信公司和国家电影基金会联合实施 | 2025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 拨打 8(800)200-0905 会听到有关胜利的录音, 包括朱可夫元帅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时的讲话、列维坦关于德国投降的报道等。                                        |
| 胜利经典          | 第一运动、艺术戏剧学院、俄罗斯儿童中心 | 该项目为全俄运动。在 5 月 9 日前夕, 将一批以爱国为主题的戏剧和诗歌表演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青年人及其父母、老师都可以参与, 表演音乐作品、阅读主题诗歌或散文, 或者集体舞台展演, 参与者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在“保持联系”(VK)上发布。        |
| 关于胜利的第一       | “第一运动”              | 该项目为全俄活动。旨在收集和发布关于伟大卫国战争参与者和见证者的个人故事, 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为保存历史记忆和纪念祖先的壮举做出贡献。最好的故事将会在第一运动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                                        |
| 记忆之韵          | “第一运动”, 课堂广播        | 该项目为全俄活动。每周广播电台都会播送关于胜利、士兵、记忆和捍卫俄罗斯价值的诗歌。参与者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带有“胜利之韵”标签的作品, 便有机会将在广播电台播送。                                                     |
| 劳动的勇氣, 胜利的面孔  | 搜索运动、胜利博物馆          | 该项目为全俄活动。参与者研究家庭和地区历史, 了解战时他们的先辈在后方的劳动功绩。这些记录将被收录至统一的数据库, 将照片和文件上传到胜利博物馆。                                                            |
| 历史守护者         | “第一运动”              | 这是一项全俄活动。对历史感兴趣的青少年研究家庭和地区的历史, 完善和恢复纪念设施, 参与仪式和保持传统。2024 年活动期间, 共有 16 万人成为历史守护者, 超过 3 万个纪念设施被守护。                                     |

(续表 3)

| 名 称   | 发起者                         | 简 介                                                                                                                                                                  |
|-------|-----------------------------|----------------------------------------------------------------------------------------------------------------------------------------------------------------------|
| 胜利之窗  | “第一运动”                      | 这是一项全俄活动。胜利日前夕在全国各地的房屋、教育和社会机构的窗子上贴上 5 月 9 日纪念贴纸。组织者已经开发了 30 多种贴纸样本, 包括圣乔治丝带、康乃馨、和平鸽和著名的纪念碑“祖国母亲”和“阿廖沙”等。参与者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保持联系”的链接上选择样本并打印、粘贴。2024 年, 全俄各地共装饰了 300 多万扇窗户。 |
| 我的历史  | “胜利志愿者”                     | 这是一项全俄活动。始于 2019 年, 旨在研究家族历史, 帮助公民找到亲属的信息并制作家谱。项目参与者作为志愿者接受公民申请, 帮助搜索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失踪士兵的信息。作为家庭年的一部分, 该项目推出研究家庭历史的在线教育平台。                                                  |
| 记忆之墙  | “胜利志愿者”                     | 这是一项全俄活动。该项目会向公众开放一些场地, 便于张贴自己家庭的英雄肖像。这些墙遍布于国内和国外的大街小巷, 志愿者帮助参与者在纪念墙上贴上肖像, 并维护纪念墙。                                                                                   |
| 国际清洁日 | “胜利志愿者”                     | 吸引青年、学生和志愿者修缮和美化纪念伟大卫国战争参与者的纪念馆、遗址、烈士墓等, 为纪念碑刷漆, 清洁污垢。每年, 超过 35000 个纪念碑和烈士墓都以这种方式得以清洁和修缮。                                                                            |
| 胜利列车  |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俄罗斯铁路公司、“胜利志愿者” | 胜利列车有 10 个主题车厢, 展现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事件和里程碑。展览利用现代技术再现历史现实, 包括超过 150 个人物形象, 400 平方米的装饰, 4000 件原创道具, 50 台视频投影设备。2020 年 10 月以来, 胜利列车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行进, 5 年来行驶了 20 多万公里, 访问了 225 个城市。   |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纪念伟大卫国战争 80 周年网站 (<https://may9.ru/events>) 的资料自制。

首先, 维系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记忆, 依靠多种艺术形式, 如文学、诗歌、电影、音乐等, 这些颂扬胜利的艺术创作能直抵心灵, 在内心深处唤醒对战争或是苦难或是荣耀的记忆。其次, 仪式活动的形式多样, 不再局限于展览、展示, 而是更强调互动与融入。历史真实的影像、声音, 通过电视、广播、移动通信、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多种媒体进行传播, 民众可以以参与竞赛、表演、观赏等多种形式获取信息, 让参与者深深地融入记忆之场。再次, 仪式活动强调多主体的互动。在这些仪式活动中, 有官方举办的活动, 也有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创意, 民间的创意往往更具有吸引力和新鲜感。民

间的创意被官方征用,比如圣乔治丝带、不朽的军团运动等。官方也对民间的创意进行鼓励,通过竞赛项目的形式选择并引导社会组织提供的项目。企业也广泛参与到胜利仪式活动中来,银行、电信企业、油气企业、铁路公司纷纷提出或参与新的纪念项目,并以雄厚的财力进行支持,以此保障仪式活动的顺利举行,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

## 五、“记忆之场”的行动主体

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胜利的各种仪式活动将会持续一整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部长柳比莫娃(О. Любимова)称,这些活动中有的有特别仪式,也有大量的社会上的小型项目和活动,几乎涉及很多相关部门:如外交部、国防部、教育部、文化部、体育部、交通部、财政部、内务部、俄罗斯青年署,以及教育、社会、爱国组织和运动。<sup>①</sup>这印证了上文提到的仪式空间的多主体性,在俄罗斯,纪念胜利活动安排由总统任主席的官方机构“胜利”委员会来全面协调,而官方支持或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则是纪念胜利活动的积极行动者和实践者。国家、社会、个人等多元行动主体参与了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的构建。

### (一) 官方机构:“胜利”委员会

俄罗斯“胜利”委员会是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下的咨询和决策机构,<sup>②</sup>该机构致力于俄罗斯联邦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and 在与老兵有关的领域建立统一的国家政策。主要的工作目标包括:向俄罗斯总统提交授予“军事荣耀城市”的提案;提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对老兵优抚政策的建议,筹备和举办纪念活动;参与审查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和老兵优抚问题的联邦立法草案;参与制定联邦一级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计划、老兵的社会经济保障、庆祝纪念活动;协调联邦执行机构、联邦主体执行机构、老兵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爱国主义教育和战争纪念方面的工作。“胜利”委员会的主席是俄联邦总统,成员来自俄联邦总统办公厅、俄联邦政府、联邦委员会、国家

---

① В Москве представили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80-лет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19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993373>

②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оргкомитете. <http://www.kremlin.ru/structure/committees>

杜马、联邦执行机构以及一些社会组织。委员会会议视需求举行，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从“胜利”委员会的职责、工作目标和构成来看，“胜利”委员会在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活动中起着管理和协调作用。对于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俄罗斯早在 2023 年便开始筹备。2023 年 7 月 31 日，俄总统普京颁布总统令《关于筹备和举行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sup>①</sup>2025 年 1 月 15 日，“胜利”委员会会议召开，为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做准备。<sup>②</sup>会议批准了老兵的社会保障措施；对参战者及遗孀、集中营未成年的囚犯发放每人 8 万卢布的一次性津贴；后方工人、列宁格勒封锁受害者、集中营成年囚犯、国防企业员工则发放每人 5.5 万卢布；向 8 个城市授予“英勇劳动城市”（Город трудовой доблести）称号。根据胜利日的庆祝计划，在俄罗斯的 28 个城市举行阅兵仪式。<sup>③</sup>

## （二）非营利组织

在俄罗斯活跃着一批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非营利组织，其中有些被称为“社会-国家组织”、“社会非营利组织”等，这些非营利组织通过申请并完成资助项目的形式实现官方下达的任务。而在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仪式和事业中，非营利组织是积极的执行者和实践者的角色。

### 1.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是根据 2012 年 12 月 29 日的第 1710 号总统令成立的。该学会是全俄的社会-国家组织，俄罗斯文化部和国防部代表俄罗斯联邦官方参与学会的组织和活动。<sup>④</sup>2013 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梅津斯基（现为总统助理）当选学会主席，

---

① Указ № 568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80-й годовщины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одов». <http://www.kremlin.ru/catalog/persons/307/events/copy/72011>

② Выплаты и Города трудовой доблести. 15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tass.ru/obschestvo/22888147>

③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указ о единовременной выплате ветеранам ВОВ по 80000 рублей// Ведомости. 15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www.vedomosti.ru/society/news/2025/01/15/1086360-putin-podpisal-ukaz-o-edinovremennoi-viplate-veteranam-vov>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9.12.2012 № 1710. «О создании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6611>

任职至今。根据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的章程，该学会旨在“研究俄罗斯军事历史增强国家和社会团结的力量，促进俄罗斯军事历史研究，打击歪曲历史的企图，确保军事历史科学成果的普及，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军事服务的威望，保护军事历史文化遗产。”<sup>①</sup>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保存和普及俄罗斯军事历史文化遗产、档案、博物馆和图书馆资料。为此，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学会、俄罗斯地理学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者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историков Первой 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ых войн）合作做了很多工作。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的专家作为顾问，制作了数十部故事片和数百部纪录片，共有 1500 万观众观看。该学会专家已经出版了数十本专著，举办了多场学术会议，审查了数百部故事片和纪录片。

## 2. 俄罗斯总统国家历史记忆中心

根据 2023 年 11 月 2 日总统令成立的俄罗斯总统国家历史记忆中心是自治的非营利组织，创立者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成立该中心的目的是保存和保护精神-道德价值、文化和历史记忆，实施具有社会意义的项目和倡议。<sup>②</sup>同时，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面前，该中心还负责打击来自外部对历史安全和历史主权的破坏。俄罗斯总统国家历史记忆中心持开放态度，与专家、历史学家、档案工作者、科教界代表、政府当局、社会组织、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青年组织进行交流。针对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国家历史记忆中心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行了学术研讨会，还举办街头展览。<sup>③</sup>

## 3. 青年军

青年军（ЮНАРМИЯ）是全俄儿童青年军事爱国社会运动，创建于 2016 年，有 89 个地区分部。自建立以来，青年军汇集了全俄超过 175 万名儿童和青年，推出了 1.8 万项活动，每位参加者都有机会参加数百项活动，在其

---

① Устав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https://rvio.histrf.ru/official/charter/?ysclid=mbe9wg5fm7715673364>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11.2023 г. № 817. О создании автономной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цент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9912>

③ Год 80-лет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цент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russiancip.ru/projects/god-80-letiya-velikoj-pobedy/>

中学习技术，从事运动。<sup>①</sup>青年军尊重国家传统，保存历史记忆，守护老兵的住宅，在《历史守护者》项目下从事研究活动，向所有为祖国而战的人致敬。<sup>②</sup>2025年5月9日，在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上，由240人组成的青年军方阵穿过红场。在胜利日，全国各地的青年军参加了超过20场游行和100场庆祝活动。

#### 4. “第一运动”

2022年5月19日，在庆祝少先队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通过了建立俄罗斯儿童和青少年运动的法案。2022年7月20日，新青年运动第一次大会举行，这个日子被视为“第一运动”（Движение Первых）的正式生日。2022年12月18至20日的第一届俄罗斯儿童和青年运动代表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选用现在的名称——“第一运动”。2023年，“第一运动”的标志正式出现，该运动的活动列入了国家项目，能得到国家财政每年2100万卢布的支持。

“第一运动”为每个会员制定个人教育和培养的计划，重视俄罗斯人民的传统和文化、历史连续性，与国家共命运。“第一运动”的价值包括个体价值、集体价值和国家价值，其中国家价值包括：爱国主义、服务祖国、历史记忆和俄罗斯人民统一。<sup>③</sup>在表3中，我们会发现，在2025年庆祝伟大卫国战争80周年之际，“第一运动”是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组织，组织了很多活动。

#### 5. “胜利志愿者”

“胜利志愿者”（Волонтеры Победы）由2015年的“胜利70周年全俄志愿者团”发展而来，成立之初便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6万名志愿者。普京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全俄社会运动“胜利志愿者”。“胜利志愿者”积极开展全俄和国际项目，为二战老兵提供援助，修缮纪念馆和烈士墓，宣传俄罗斯的当代成就。至今，“胜利志愿者”建立了89个地方分部，在60多个国家设立了“胜利志愿者”代表处，有1100多个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

① ЮНАРМИЯ. <https://yunarmy.ru/history>

② Главный Штаб «ЮНАРМИИ» поздравляет с Днем Победы! <https://yunarmy.ru/archive/s/80616>

③ Движение Первых. <https://будьдвижении.рф/history-movement/>

2000 多个社会志愿者中心，超过 100 万人参加。<sup>①</sup>“胜利志愿者”参与全俄乃至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包括胜利阅兵、圣乔治丝带运动和不朽的军团运动。2024 年，“胜利志愿者”组织了 80 周年胜利国际志愿者团（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волонтерский корпус 80-летия победы），<sup>②</sup>该团致力于 2025 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活动。该志愿者团获得了俄罗斯青年署、人文合作署以及国内外伙伴组织的支持。为了执行志愿者团的任务，在俄罗斯和国外都建立了志愿者培训中心，面向全球招募志愿者。

### （三）社会主体的协同实践

纪念胜利的仪式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之场”，承担传承历史记忆、社会整合的功能，这主要是由于各社会主体的协同实践，俄罗斯政府机构、大型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了“记忆之场”的构建。其中圣乔治丝带运动是这种社会主体协同实践的典型案例。

“圣乔治丝带”的创意来自圣乔治勋章的黄黑色勋章带和绶带（由黑色和黄色条纹组成）。圣乔治勋章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的，是当时俄罗斯帝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奖章，用以嘉奖保卫俄罗斯、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的杰出军事将领。圣乔治（Георгий Победоносец）是俄罗斯人最为尊崇和喜爱的东正教圣徒之一，被誉为“常胜者”，是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军人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圣乔治丝带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尚武、尊重强者、渴望胜利的精神，又包含着缅怀护佑俄罗斯先烈的深切情感，具有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意蕴。<sup>③</sup>

2005 年，俄新社会记者发起了在胜利日派发圣乔治丝带的活动。也是在 2005 年，该倡议得到了莫斯科市政府和社会组织“大学生村社”（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туденческая община»）的支持。从此，“圣乔治丝带”逐渐成为胜利日的标志。2022 年 12 月，俄总统普京签署联邦法

① Волонтеры Победы. <https://волонтерыпобеды.рф>

②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волонтерский корпус 80-летия победы. <https://may9.ru/events/mezhdunarodnyu-volontyerskiy-korpus-80-letiya-pobedy/>

③ 马强：“当代俄罗斯国家节假日体系：仪式发明和传统再造”，《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91-107 页。

律《关于圣乔治丝带和俄联邦立法修正案》<sup>①</sup>，该法律确立了圣乔治丝带作为俄罗斯军事荣耀象征之一的地位。

圣乔治丝带运动成为俄罗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青年组织、社会运动都积极参加的活动，每年发放 2000 万条丝带。2025 年 5 月 9 日前夕，志愿者在 2500 多个居民点（包括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上发放圣乔治丝带。“今日俄罗斯”还为此制作了能领取圣乔治丝带的信息地图。社会运动“胜利志愿者”承担发放圣乔治丝带的工作。俄罗斯储蓄银行准备了 250 万条丝带，其客户能够在其任何分支机构获得圣乔治丝带。俄罗斯铁路公司（РЖД）也加入了该运动，旅客在俄罗斯各大火车站都能领取丝带。5 月 8 日至 9 日，在俄罗斯 62 个联邦主体的近 3000 个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加油站，两天内发放了 200 万条丝带。顾客还能在一些大型加油站获得纪念徽章。<sup>②</sup>

## 六、结 语

纪念仪式是“记忆之场”的核心，人类学家特纳将通过把仪式中的“阈限”阶段称作重塑社会结构的仪式过程<sup>③</sup>，而俄罗斯纪念胜利的仪式则是对战争历史的不断重复、原景重现来重塑社会团结。在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俄罗斯官方将 2025 年一年都作为“祖国保卫者年”；从 2025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圣彼得堡和伏尔加格勒恢复苏联时期的名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sup>④</sup>这些重回历史场景的做法，使得“记忆之场”为纪念胜利创造了仪式时间和空间。在此之中，俄罗斯推出了诸多纪念胜利的仪式活动，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下，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更具能量。

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更为个人化、个性化，是弥散性的，目的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 579-ФЗ «О Георгиевской ленте и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829>

② Георгиевская лента. <https://may9.ru/events/georgievskaya-lentochka/>

③ [英]维克多·特纳著：《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④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у на три дня вернуть советское название Ленинград//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17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svoboda.org/a/sankt-peterburg-na-tri-dnya-vernut-sovetskoe-nazvanie-leningrad/33388476.html>

在于激活被大历史所掩盖的记忆。实际上，个体记忆的涓涓细流汇入汪洋大海形成集体记忆，本身就会发生变化。在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将个体和家庭关于战争苦难的记忆转换成了国家和集体的胜利和荣耀。“胜利的面孔”、“不朽的军团”、数据化可检索的档案信息，这些仪式和保存记忆的基础设施，无一例外地将个人记忆转化成了集体记忆。

正是借助记忆的转换，纪念胜利的仪式通过“记忆之场”产生了集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保卫者的尊重。在俄罗斯，这种情感不只是政治宣示，而且已经融入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在胜利日前后，当纪念胜利的仪式活动达到高潮时，俄罗斯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剧场国家”<sup>①</sup>。通过“记忆之场”的仪式和展演，伟大卫国战争及其参与者被神圣化，如同巴厘国家是“印度诸神的永恒世界”一样，俄罗斯是祖国保卫者的永恒世界。俄罗斯通过法律、场所、仪式等“记忆之场”确立的政治秩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会随着每年胜利日纪念仪式的举行而不断得到巩固，这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面向。

---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年。

**【Abstract】**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41 to 1945 left a profound legacy for contemporary Russia, encompass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tatus, regime legitimacy, social cohesion, and patriotic sentiment. For this reason, Russia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commemorating the victory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e year 2025 marks the 8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is victory, and the related commemorative ceremonies and activities are expected to be even more solemn and spirited. Meanwhile, in the context of ongo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World War II has become a contested field between Russia and certain Western countries. In response, Russia has actively constructed “sites of memory” through legal protect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emorial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ublic rituals. These commemorative “sites of memory” serve three key purposes: social integration, spatial produ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ctive emotion. The actors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se commemorative sites include both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led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spontaneously formed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rough coordinated practices in ceremonies and activities, these diverse participants transform individual memories into collective memory, thereby strengthening social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y examining Russia’s practices of commemorating vic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sites of memory”,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organizational method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Russian state and social governance.

**【 Key Words 】** Site of Memory, Great Patriotic War, Patriotic Commemorative Rituals, Social Governance

**【Аннотация】**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1941 по 1945 год оставила богатое наследие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ключ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статус,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режима, социальную сплочённость 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По этой причине Россия придаё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чествованию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В 2025 году исполнилось 80 лет со дня побед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и памятные церемонии

и мероприятия, связанные с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ой, грандиозн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текуще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Втор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стал предметом дебатов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некоторыми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оссия построила «поле памяти», предоставив правовые гарантии, стро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я памятники и проводя церемонии. Это «поле памяти», увековечивающее победу, имеет три коннотации и функци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эмоции. Субъект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оля памяти» для увековечения победы являютс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их ведущ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 также группы и отдельные лица, действующие спонтанно. Благодаря совместной практике в ритуалах и действиях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субъекты преобразую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укрепляя социальную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оле памяти»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как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дл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увековечения победы, по которой мы также можем наблюда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й режим и операционную логик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е памяти,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ая церемония памят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

（责任编辑 崔 珩）

## 欧亚空间研究

# 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

焦一强 蒋存昊\*\*

**【内容提要】**中亚国家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欧亚地缘政治与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严重冲击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与秩序，还对地区交通物流运输通道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深远影响。然而，这场冲突也为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带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与转机。为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困难压力与风险挑战，实现贸易运输线路多元化，深度融入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挖掘和提升过境潜力，以满足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中亚国家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他们通过加强域内团结协作，夯实合作的政治基础；大力寻求外部支持，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并加紧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数字化走廊等，积极推动跨里海运输走廊的建设。尽管跨里海运输走廊目前呈蓬勃发展态势，但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以及里海的自然条件和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仍使该运输走廊未来发展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进而影响中亚国家参与走廊建设的前景。

**【关键词】**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 中间走廊 “一带一路”倡议 俄乌冲突 互联互通

**【中图分类号】**D813.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085(31)

\*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3VTJ00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2024 年度开放课题“俄乌冲突与中亚地缘政治变迁”（项目编号：ICASND2024004）、2025 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下中亚国家的外交走向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jbkyjd003）的支持。

\*\* 焦一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教授；蒋存昊，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以下简称“跨里海走廊”）亦即“中间走廊”，是一条经由中国、哈萨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以及黑海通往欧洲的海陆多式联运贸易运输线路。该运输项目最早始于 1993 年欧盟推动建设的旨在促进东欧国家与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互联互通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由于海陆多式联运复杂且协调难度大，加上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落后等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跨里海走廊的潜能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直到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该运输走廊的实际运力仅为南北走廊的 2%~3%，而运输成本则是南北走廊的 2 倍。<sup>①</sup>跨里海走廊的复兴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迁冲击的结果。2014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急剧恶化，致使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迁，跨里海走廊由此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积极推动下，2016 年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协会成立，并于 2017 年 2 月正式启动。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严重冲击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秩序与格局，同样给地区地缘经济和传统交通物流运输通道造成巨大破坏和影响，使得跨里海走廊的战略意义和重要性急剧凸显，并且成为各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亚国家对此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参与。中亚国家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位置，是跨里海走廊建设的关键节点及中欧班列重要过境之地。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中亚地缘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中亚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使该走廊与“一带一路”深度融合，成为联通亚欧大陆新的重要贸易通道。

## 一、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动因

中亚国家位居跨里海走廊轴线的中心位置，对运输通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优越便利的地缘位置赋予了中亚国家在欧亚交通运输体系中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过境潜力。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亚国家积极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

---

<sup>①</sup> Yunis Sharifli, “Middle Corridor: Potential Alternative to Russian Railways?” *Eurasia Daily Monitor*, April 19, 202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middle-corridor-potential-alternative-to-russian-railways/>

的深层动因和逻辑基础，既包括欧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变迁所孕育的新机遇，又包括地区国家经济发展诉求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综合驱动。

### （一）欧亚大陆交通运输格局变迁为跨里海走廊建设赢得新契机

众所周知，传统上连接亚欧东西两端的陆上交通运输体系，主要由过俄罗斯的作为“北方走廊”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欧大陆桥铁路线承载和支撑，其中尤以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欧洲一线的新亚欧大陆桥运输量最大。据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欧亚铁路联盟（ОТЖК-EPA）的统计数据，2020年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欧洲一线的集装箱运输量达到中欧集装箱运输总量的91.3%，尽管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该线集装箱运输量有所下降，但仍然可达中欧全年集装箱运输总量的82%。<sup>①</sup>然而，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升级，经由俄罗斯前往欧洲的“北方走廊”严重受阻并极大地破坏了欧亚正常交通运输和贸易秩序，迫使欧亚大陆传统贸易运输线路向南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亚大陆国际贸易线路走向及交通运输物流体系格局。

俄乌冲突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深度恶化，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及其交通物流系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铁路公司成为首批进入欧盟制裁名单的法律实体之一，欧美对俄罗斯铁路公司实施金融制裁，特别是欧盟禁止欧洲公司与俄罗斯铁路公司开展业务。<sup>②</sup>在俄罗斯被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之后，俄罗斯铁路运费结算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限制了广大运营商与俄罗斯铁路部门正常的资金交易和业务往来。此外，使用俄罗斯境内铁路运输还可能面临货物被海关扣押的风险。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欧洲海关部门加强了针对出口俄罗斯货物的审查力度。鉴于军民两用产品的定义相对宽泛，就可能存在因审查无法通过导致货物被扣押的情况。例如，仅2023年9月，就有约100个集装箱的货物因涉嫌运输军民两用产品而被扣押在波兰

① Контейнерные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перевозки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 2023 году. 28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index1520.com/analytics/konteynerye-zheleznodorozhnye-perevozki-na-evraziyskom-prostranstve-v-2023-godu/>

② “Russian Railways on the Sanction List of EU and US”, *RailFreight*,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railfreight.com/policy/2022/02/28/no-business-with-russian-railways-say-the-us-and-eu/>

与白俄罗斯边境的马拉舍维奇 (Małaszewicze) 口岸。<sup>①</sup>鉴于铁路是重要的战争运输工具,为迟滞俄罗斯军队的进攻速度,俄乌冲突发生后,乌克兰方面主动炸毁了从俄罗斯到乌克兰的所有铁路线,乌克兰铁路公司终止了与俄罗斯铁路公司的所有联系。<sup>②</sup>同样,俄罗斯为了保持军用物资运输畅通,铁路线优先为军方服务,这也极大地迟滞了商业贸易货运。因此,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对过境俄罗斯的物流运输造成了重大打击,从而严重影响了全球各有关物流服务供应商对俄罗斯铁路物流运输市场的信心,加剧了他们对使用“北方走廊”货物运输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巨大担忧,使得通过俄罗斯铁路的货运量大幅下降。对此,俄罗斯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阿列克谢·希洛 (Алексей Шило) 在 2022 年 10 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仅 2022 年前 9 个月,通过俄罗斯铁路网的集装箱过境量就减少了 17.6%,其中,中国-欧洲-中国方向的运输量减少了 35%。<sup>③</sup>另据欧亚铁路联盟负责人阿列克谢·格罗姆 (Алексей Гром) 介绍,从 2022 年 4 月到 5 月,该公司服务的中欧货物运输量下降了近 50%。<sup>④</sup>因为俄乌冲突对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运输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欧洲主要物流运营商开始寻求绕开俄罗斯的、安全可靠的替代运输线路——跨里海走廊遂成为首选。2022 年 4 月,丹麦马士基 (Maersk) 航运公司首先取消了过境俄罗斯的新订单,开始使用跨里海走廊提供物流服务。<sup>⑤</sup>随后,芬兰努尔米宁物流公司 (Nurminen Logistics)、荷兰物流供应商铁路桥货运 (RailBridge Cargo)、德国基华物流公司 (CEVA Logistic)、阿塞拜疆埃迪集装箱公司 (ADY Container) 等也相继使用里海

① “EU Sanctions Impact China-Europe Train Traffic via Russia: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etained Containers in Małaszewicze”, September 14, 2023, <https://www.railtarg et.eu/freight/eu-sanctions-impact-chinaeurope-train-traffic-via-russia-heres-what-you-need-to-know-about-detained-containers-in-maaszewicze-6568.html>

② С 24 февраля 2022 г.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Украиной и Россией Остановлено. 28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infotrans.by/2022/02/28/s-24-fevralya-2022-g-zheleznodorozhnoe-soobshhenie-mezhdu-ukrainoj-i-rossiej-ostanovleno/>

③ Ксения Потаев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транзит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из Китая в ЕС в 2022 году сократится вдвое. 5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2/10/05/943918-zheleznodorozhnii-tranzit-konteinerov-ruhnet-vdvoe>

④ Наталья С. «Наш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клиенты будут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20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733902>

⑤ Emil Avdaliani, “The Rebirth of the Middle Corridor”, *Caucasus Watch*, June 22, 2022, <https://caucasuswatch.de/en/insights/the-rebirth-of-the-middle-corridor.html>

走廊提供物流运输。<sup>①</sup>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年底，经由跨里海走廊的货运量已达 270 万吨，较 2022 年增加了 86%，<sup>②</sup>而 2024 年全年，该走廊货运量便已突破 450 万吨，增长 62%。<sup>③</sup>另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局的消息，该国计划到 2028 年将通过跨里海走廊的货物出口量提升至 1000 万吨。<sup>④</sup>中亚位于里海东侧，是跨里海走廊的桥头堡。俄乌冲突使欧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迁，跨里海走廊的潜力被极大激活，中亚国家及时抢抓历史机遇，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走廊建设已成为地区五国的普遍共识。

## （二）寻求多元化贸易路线以应对地缘经济困难与挑战

中亚国家积极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基本逻辑动因之一，是为了应对俄乌冲突给地区国家经济造成的巨大压力和困难。由于历史渊源深厚，地缘相近，中亚国家传统上被视为俄罗斯的“后院”，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着极为紧密的传统联系。单就经济而言，由于历史上共同隶属于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交通运输和能源输送网络高度融合在一起，被统一纳入苏联的产业布局和贸易体系之中，且与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处于“领头雁”地位的俄罗斯息息相关。据统计，中亚国家货物进出口运输的一半要经过俄罗斯领土，仅哈萨克斯坦一国约 80% 的石油出口就需要通过俄罗斯的里海干线输油管道输出。<sup>⑤</sup>虽然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使俄罗斯与中亚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被割裂，但历史惯性作用与后苏联空间属性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地区五国

---

① Tuba Eldem, “Russia’s War on Ukraine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orridor as a Third Vector of Eurasian Connectivity”,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October 28, 2022,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russias-war-on-ukraine-and-the-rise-of-the-middle-corridor-as-a-third-vector-of-eurasian-connectivity>

② Лада Е. Аналитик о повышении роли Среднего коридора с подключением к нему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2 июля 2024 г. <https://www.trend.az/business/transport/3918799.html>

③ Перевозки по ТМТМ в 2024 выросли на 62% и составили 4,5 млн тонн, доложил министр Токаеву. 10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ru.sputnik.kz/20250410/perevozki-po-tmtm-v-2024-vyrosli-na-62-i-sostavili-45-mln-tonn-dolozhil-ministr-tokaevu--52360009.html>

④ Казахстан планирует довести экспорт по ТМТМ до 10 млн тонн к 2028 году. 18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portnews.ru/news/376124/>

⑤ Лисовенко Е. Для чего США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ись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логистико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7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ritreurasia.ru/news--2024-08-07--dlja-chego-ssha-zainteresovalis-transportnoj-logistikoj-v-centralnoj-azii-74905>

经济活动始终高度依赖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的俄罗斯。由于自身经济不发达,中亚国家发展经济主要通过借助外部因素进行产业循环和市场循环,传统上主要是与俄罗斯进行深度合作并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循环。<sup>①</sup>许多观点认为,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协作程度达到 40%至 60%。<sup>②</sup>鉴于高度依赖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及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任何重大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波及中亚并给地区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事实表明,俄乌冲突已直接或间接地严重影响了中亚地区的经济活动与进程,其外溢效应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构成极大风险压力与困难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严重制裁下过境俄罗斯的“北方走廊”受阻使中亚国家传统物流运输系统遭到破坏,从而影响了正常的贸易秩序;第二,美欧对俄制裁使中亚国家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和遭受二次制裁的巨大风险和压力。由于美国和西方的制裁,贸易秩序遭遇破坏,在俄乌冲突发生的初期,中亚五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并陷入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由于俄乌冲突,2022 年中亚 GDP 下降了 0.2%。<sup>③</sup>另据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报告,截至 2022 年年底,哈萨克斯坦 GDP 增幅仅为 2.8%,较 2021 年下降 0.8%。<sup>④</sup>伴随着经济下滑,中亚国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劳动就业、政府财政收入等均面临严峻挑战。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伴随着卢布急剧贬值,中亚国家货币对美元也迅速贬值。例如,哈萨克斯坦坚戈对美元汇率曾一度下跌 20%,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对卢布汇率则下跌近 35%。<sup>⑤</sup>

除因贸易线路受阻严重影响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外,鉴于与俄罗斯贸易关系紧密,中亚国家也成为西方重点监视的对象,以避免其成为俄罗斯绕过西

① 欧阳向英:“产业链、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疫情后中亚经济将走向何方?”,《欧亚经济》,2020 年第 5 期,第 20-35 页。

② Как повлияют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Запада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6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pavlodar.city/mirovye-novosti/kak-povliyayut-antirossijskie-ekonomicheskie-sankczii-zapada-na-gosudarstva-czentralnoj-azii/>

③ Едовина Т. Не торопитесь приземляться. 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594757>

④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2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s://iarex.ru/articles/88079.html>

⑤ Ayjaz Wani, “The Ukraine War Weighs down o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 May 13, 2022,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ukraine-war-weighs-down-on-the-central-asian-republics>

方制裁的“同谋”或“帮手”。2023年2月底，美国务卿布林肯赴中亚出席“C5+1”机制部长级会议，其目的是劝说中亚国家加入美国和西方对俄制裁的行列，同时威胁中亚国家：如果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美国的二次制裁同样适用于中亚经济体。为减轻制裁给中亚国家经济造成的重大损失和影响，布林肯承诺将再向中亚国家提供25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旨在为中亚国家寻求新的出口市场和贸易多样化创造机会，使其不再过分依赖一个国家。<sup>①</sup>为监督和落实对俄制裁实施情况，时隔不到两个月，美国财政部长助理伊丽莎白·罗森伯格和欧盟负责制裁问题的特使戴维·奥沙利文一同抵达中亚，要求中亚国家必须在维护世界市场和停止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之间作出选择。美欧调查专员警告说，中亚国家必须作出选择：要么与美欧合作，要么将因支持俄罗斯而受到二次制裁，失去进入世界最重要市场的机会。<sup>②</sup>

总而言之，为应对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地缘经济困难和消极后果，中亚国家开始采取多样化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拓展与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域外经济体的合作关系，积极寻求新的贸易替代线路以摆脱对俄罗斯经济过分单一的依赖。况且，跨里海走廊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体现了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潜力，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欧亚大陆与其他区域贸易联系的基石，这无疑为中亚国家选择多元化的贸易路径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现实可能性。

### （三）挖掘与提升过境潜力的内生动力

中亚国家地处连通欧亚大陆交通的枢纽位置，同时也是跨里海走廊建设的核心区域与关键节点，优越的地缘位置和独特的区位优势赋予中亚国家巨大的交通物流过境潜力。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又是我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发之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国门的境外第一段。哈萨克斯坦权威国际政治论坛——阿斯塔纳俱乐部报告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几乎所有分支都是从中亚展开和延伸的。<sup>③</sup>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作为中欧贸易陆上重要运输载体的中欧班列便成为中国与中亚及沿线国家

① «США помогут смягчи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х санкций на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Энтони Блинкен. 28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s://www.gazeta.uz/ru/2023/02/28/blinken/>

② 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 США и ЕС берут под контроль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24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www.ng.ru/cis/2023-04-24/1\\_8714\\_asia.html](https://www.ng.ru/cis/2023-04-24/1_8714_asia.html)

③ Доклад Клуба Астаны.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Ноябрь 2015 г. С.8.

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项目。据中国国铁集团的统计数据，2024 年中欧班列共计开行 1.9 万列，发送货物 207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9%。<sup>①</sup>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的逐年攀升，极大地推动了中欧班列的发展，从而凸显了这一驰骋于欧亚大陆的“钢铁驼队”的战略价值。

中亚由于地处欧亚大陆交通枢纽位置，自然成为中欧班列途径线路的首选。中欧班列过境中亚，可极大地促进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商品出口量的增加，从而为中亚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这是中亚国家对开发过境潜力重要性的认识和兴趣不断提升的重要缘由。诚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援引世界银行数据所指出的那样：开发和挖掘过境运输潜力，可使中亚国家 GDP 总体上增长约 15%。<sup>②</sup>为了发展过境经济，在中亚各国的发展战略中，依托交通物流提升过境潜力被提上重大议事日程。为打造欧亚大陆中转枢纽和物流运输强国，2022 年 9 月，托卡耶夫总统在其年度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哈萨克斯坦正在成为亚欧之间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哈国将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机遇，加强国家过境潜力，使哈萨克斯坦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运输和过境枢纽。<sup>③</sup>在 2023 年 9 月的国情咨文中，托卡耶夫再次强调，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正在出现新变化，哈萨克斯坦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位于全球南北和东西的交汇处，充分发挥运输和物流潜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而哈萨克斯坦应加强自身作为欧亚大陆过境枢纽的地位，并最终成为运输和物流业方面的强国。托卡耶夫同时指出，运输和物流业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跨里海路线将在加强哈国过境潜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中期内，该走廊的运输量可增加 5 倍，在之后的三年内，运输和物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应从 2022 年的 6.2%至少提升到 9%。<sup>④</sup>中亚人口最

---

① “2024 年中欧班列开行 1.9 万列”，央视网，2025 年 1 月 6 日，<https://ydyt.cctv.com/2025/01/06/ARTINMPcu4B5zi7GZvO9Weqb250106.shtml>

② Айгюль Тагиева.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ий маршрут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се большее значение – Токаев. 4 ноября 2022 г. <https://az.sputniknews.ru/20221104/transkaspyskiy-marshrut-priobretayet-vse-bolshee-znachenie--tokaev-448240528.html>

③ “President Kassym-Jomart Tokayev’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akorda.kz/en/president-kassym-jomart-tokayevs-state-of-the-nation-address-181857>

④ “President Kassym-Jomart Tokayev’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Economic course of a Just Kazakhstan’” *Primeminister.kz*, September 1, 2023, <https://primeminister.kz/en/addresses/01092023>

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为破解交通困境，同样充分利用其便利的地缘位置，积极融入新的“欧洲-中国-欧洲”物流链，以发挥过境潜力。据相关数据预测，通过与邻国合作建立有效的国际运输走廊，乌到 2030 年过境服务出口将增加 2 倍，年出口量增至 2300 万吨。<sup>①</sup>2022 年 7 月 21 日，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第四届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和投资合作必须具有战略目标，该战略的基石是运输和物流，中亚国家应努力实现旨在建立一个高容量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确保中亚、欧洲、中东和亚太运输系统一体化目标。<sup>②</sup>2023 年 9 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第五届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上发言说，塔吉克斯坦正在尽全力发展本国的运输部门以成为国际贸易的过境地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则在 2023 年 6 月举办的第二届欧盟-中亚峰会上表示，“交通、物流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可以成为中亚经济增长的引擎，该地区可以成为欧亚之间的连接枢纽，这将使各方受益”<sup>③</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乌冲突导致传统欧亚运输线路阻塞，提供了过境中亚地区运输的庞大需求。过境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促使地区五国更加重视通过打造欧亚运输枢纽来促进经济发展。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前，中欧班列主要依靠过境俄罗斯的运输通道到达欧洲。受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冲击以及美欧对俄实施制裁的影响，欧亚大陆物流供应链开始出现由北向南转移，建设绕开俄罗斯的跨里海贸易运输线路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尽管俄乌冲突导致中欧货运市场需求向跨里海走廊以及海上运输转移，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仍然是中欧班列的主要运输路线。而与此同时，跨里海走廊正在逐渐成为中欧班列的重要补

① Ташкент уверен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транзитным хабо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3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exclusive.kz/tashkent-uverenno-stanovitsya-tranzitnym-habom-czentralnoj-azii/>

② “President Serdar Berdimuhamedov: Transport logistics of Turkmenistan –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in the transit infrastructure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urkmenistan Altyn Asyr*, November 29, 2022, <https://turkmenistan.gov.tm/en/post/68253/president-serdar-berdimuhamedov-transport-logistics-turkmenistan-most-important-link-transit-infrastructure-eurasian-continent>

③ “Kyrgyzstan to Turn Central Asia into a Transport Hub to Europe”, June 3, 2023, <https://www.plenglish.com/news/2023/06/03/kyrgyzstan-to-turn-central-asia-into-a-transport-hub-to-europe/>

充通道，且过货量不断攀升。根据阿塞拜疆铁路公司（CJSC）的数据，2024 年通过跨里海走廊从中国运输的货物量超过 27000 标准箱（20 英尺当量单位），是 2023 年的 25 倍。<sup>①</sup>据统计，2024 年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公司（KTZ）跨里海路线中欧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 1400%。<sup>②</sup>中亚位于跨里海走廊的中段，基于发展自身过境潜力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地区五国及时抢抓历史机遇，依托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到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当中。

#### （四）外部力量支持是助推中亚国家积极参与的重要因素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中亚国家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虽然经历独立后三十余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但时至今日地区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依然较为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能力、水平与效度。因此，美欧及中亚周边跨里海走廊沿线主要国家的援助与支持，无疑为中亚国家参与“中间走廊”建设注入了巨大动能。在俄乌冲突严重冲击并导致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尽管美欧、中国、土耳其以及阿塞拜疆等国对跨里海走廊的战略目标与诉求不同，但都积极支持中亚国家参与走廊建设。

在美国的中亚战略布局中，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其关注的重点，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加强对中亚的控制，才是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为了拉拢中亚国家，使他们与俄罗斯脱钩，美国不断加大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力度，把与中亚国家在跨里海走廊建设上的合作视为地区国家减少对俄依赖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华盛顿看来，通过控制欧亚交通要道，可以获得对欧亚大陆运输路线的经济控制权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政治控制权，从而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以便打压俄罗斯和中国。<sup>③</sup>2022 年 9 月，美国宣布启动中亚经济可持续倡议（ERICEN），计划投资 5000 万美元用于

---

① John C. K. Daly, “Trade Along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Surges”, January 28, 2025,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rade-along-trans-caspian-international-transport-route-surges/>

② “China Shifts Focus to Central Asia, Impacting Russian Railfreight”, *The Caspian Post*, January 20, 2025, <https://caspianpost.com/central-asia/china-shifts-focus-to-central-asia-impacting-russian-railfreight>

③ Лисовенко Е. Для чего США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ись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логистико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7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ritmearasia.ru/news--2024-08-07--dlja-chego-ssha-zainteresovalis-transportnoj-logistikoj-v-centralnoj-azii-74905>

实现中亚地区贸易路线多样化以增强其经济复原能力，从而减少中亚国家对中俄的依赖。<sup>①</sup>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解释，中亚经济可持续倡议计划的首要任务是扩大贸易路线，努力改善运输基础设施，特别是跨里海贸易路线，同时还将为扩大替代路线提供额外的后勤支持。<sup>②</sup>2023年9月，美国与中亚“C5+1”元首峰会结束后，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建立了“B5+1”商业对话平台，以补充“C5+1”外交平台，继续投资开发跨里海贸易路线，旨在加快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以强化美国和中亚的经济联系。2024年6月，时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leen Tai）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并参加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美国-中亚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IFA）理事会第15次会议。<sup>③</sup>美国贸易代表访问中亚的主要意图在于推动美国版的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通过提升“中间走廊”贸易潜能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进而达到平衡中俄的战略目标。

欧盟基于价值观外交传统，长期以来对中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问题及政治领域，而与中亚的经济合作相对有限。众所周知，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军工生产所需的油气资源和矿产原料主要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俄乌冲突后，基于对俄制裁的战略需求，欧俄关系急剧恶化，致使欧盟传统的能源供应链被割断，加上过境俄罗斯的贸易和运输线路受阻，欧盟的资源获取受到限制，从而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特别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因在俄乌冲突以及欧洲防务问题上与欧盟产生重大分歧，加上美俄关系出现重大转向，欧盟遂呼吁加强防务自主以实现自保。但要重建军工体系，如何获取关键原材料便显得尤为重要。中亚不仅位居欧亚大陆交通枢纽地位，而且丰富的能矿资源可以满足欧盟的民用和军工生产需求。为寻求绕开俄罗斯的物流运输替代路线和能矿资源进口替代，欧盟不断强化与中

① Гарбузарова 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19 июня 2023 г. <https://odkb-cs.to.org/upload/iblock/0ec/r8jyalpvw3encjhimx1i6rqovv9hl6e1.pdf>

② Кондратьев В. СШ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ю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транспорта. 15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casp-geo.ru/ssh-podderzhivayut-diversifikatsiyu-transkaspjskoj-torgovli-i-transporta/>

③ Adlet Seilkhanov, “U.S.-Central Asia TIFA Signatories Agreed to Expand Trade,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Kazinform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June 14, 2024, <https://en.inform.kz/news/us-central-asia-tifa-signatories-agreed-to-expand-trade-economic-and-investment-cooperation-c4f4ee/>

亚国家构建“C5+1”合作机制，并大力支持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在 2021 年启动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战略倡议框架下不断加大对中亚的投资力度，该项目计划到 2027 年的六年间投资约 3000 亿欧元，用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sup>①</sup>显然，欧盟日益重视跨里海走廊，并不断加大投资中亚交通基础设施，这也是中亚国家积极参与该走廊建设的重要外部助推力量。

中国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起点。中亚作为中国的近邻，是中欧班列过境的必经路线之一和关键节点，且中亚五国均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因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中亚国家合作共建跨里海走廊。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发布的《西安宣言》明确表示，应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加快推进发展跨里海国际运输线路。在 2023 年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宣布，把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之一。<sup>②</sup>2024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期间，在阿斯塔纳同哈总统托卡耶夫一道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并在两国元首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认识到加快推进跨里海运输对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愿持续深化中欧班列和跨里海运输务实合作。”<sup>③</sup>除了政策层面的支持，中国企业还投资参与中亚国家跨里海走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2023 年 10 月，中国江苏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股份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中吉乌铁路既是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及三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同时也是“中间走廊”未来发展的

---

① Струлькова 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ЕС «Глобальные ворот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30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postsoviet/iniatsiativa-es-globalnye-vorota-v-tsentralnoy-azii/>

② 参见“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 年 10 月 18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PS29GKL.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新华网，2024 年 7 月 3 日，<https://www.news.cn/20240703/cb81b2007a3741a19aacdf8aafb8c370/c.html>

重要组成部分。中吉乌铁路贯通后，可经过土库曼斯坦到达里海与“中间走廊”连接，也可经由赞格祖尔走廊与土耳其直接相连，并纳入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sup>①</sup>在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吉乌铁路建设在历经二十余年曲折历程后，已于 2024 年 12 月正式启动，这对于促进中亚地区互联互通及拓宽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地处里海以西，是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关键节点和枢纽中心，与中亚五国除塔吉克斯坦外的其余四国均属于所谓突厥语国家。共同的历史渊源和近邻的地缘位置使土阿两国与中亚国家长期保持着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2022 年的俄乌冲突不但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在“中间走廊”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过境作用，同样也为土阿两国在突厥语国家组织框架下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共建跨里海走廊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土耳其作为突厥语国家组织的主导国，基于扩张“突厥世界”的战略目标，利用“突厥因素”打造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极力构成员国联系纽带与合作基础，对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一贯持积极支持态度。正如土耳其贸易部长奥马尔·博拉特（Omer Bolat）在 2023 年 11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间走廊”每年的运输价值可达 6000 亿美元，是加强与中亚国家贸易关系的重要通道，有助于发展安卡拉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sup>②</sup>除了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为实现把欧亚之间 30% 的铁路货运吸引到“中间走廊”上的目标，<sup>③</sup>土耳其不断加大改造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极大地激发了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积极性。为了利用俄乌冲突提供的过境机遇以获取巨额经济收益，阿塞拜疆对建设跨里海走廊高度重视，包括大力支持中亚国家参与走廊建设。自俄乌冲突以来，为了支持和加强与中亚国家共建跨里海走廊，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频繁出席地区各种首脑峰会，充分利用元首外交积极呼吁共建跨里海走

① Мамедов Ф. Китайцы строят дорогу к Каспию. К 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ю России. 23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haqqin.az/news/335942>

② Средний коридор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развит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Турцие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ей – Омер Болат (Эксклюзивное интервью). 10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www.trend.az/world/turkey/3822893.html>

③ Ganyi Zhang, “Turkey’s place in the Asia-Europe logistics reconfiguration”, May 25, 2022, <https://market-insights.upply.com/en/turkeys-place-in-the-asia-europe-logistics-reconfiguration>

廊。2022 年 6 月，阿利耶夫在第六届里海沿岸国家元首峰会发言中表示，阿塞拜疆已经成为欧亚大陆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之一，并正在努力有效地利用里海沿岸国家的运输潜力，帮助实施发展运输基础设施新项目。<sup>①</sup>此外，阿利耶夫总统还频繁访问中亚，出席中亚国家元首峰会。自 2023 年以来，阿利耶夫曾先后两次受邀出席中亚国家元首峰会，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 16 次到访中亚国家。<sup>②</sup>在造访中亚及与地区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共同合作开发跨里海走廊一直是双方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显然，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纽带和发展目标与利益诉求，阿塞拜疆的大力支持为中亚国家积极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和动能支撑。

## 二、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俄乌冲突不仅激活了跨里海走廊建设新活力，同时也为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为此，中亚国家内外并举，通过域内协调与域外合作，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

### （一）增强域内国家团结协作奠定合作政治基础

中亚五国的历史是一个地区的历史。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地区五国独立后，因苏联解体、统一空间被割裂及民族主义的复兴，中亚国家围绕各自国家利益，尤其是边界领土和水资源的纷争与矛盾急剧凸显，致使五国关系长期紧张不睦，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处于“碎片化”状态，从而给各国的发展造成极大困难。尽管中亚国家深刻理解地区一体化与团结合作对每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终因五国所奉行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差异较大以及各国领导人执政理念不同，中亚区域协同发展始终没有得到真正实现。俄乌冲突以来，加强域内国家团结合作是中亚国家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为共同应对俄乌冲突

---

① “6th Summit of Heads of State of Caspian Littoral States Was Held in Ashgabat President of Azerbaijan Ilham Aliyev Attended the Summit”, *The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June 29, 2022, [https://azertag.az/en/xeber/6th\\_summit\\_of\\_heads\\_of\\_state\\_of\\_caspian\\_littoral\\_states\\_was\\_held\\_in\\_ashgabat\\_president\\_of\\_azerbaijan\\_ilham\\_aliev\\_attended\\_the\\_summit\\_video-2197757](https://azertag.az/en/xeber/6th_summit_of_heads_of_state_of_caspian_littoral_states_was_held_in_ashgabat_president_of_azerbaijan_ilham_aliev_attended_the_summit_video-2197757)

② Ильхам Алиев выступил на встрече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в Астане. 9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oxu.az/ru/politika/ilham-aliev-uchastvuet-v-o-vstreche-glav-gosudarstv-centralnoj-azii-i-azerbajdzhana-v-astane>

造成的困难与挑战，中亚国家不断强化同盟关系，积极构建新型合作关系以增强地区主体性。2024 年 4 月 18 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同盟关系条约》，4 月 19 日，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同盟关系条约》。中亚国家间关系的不断改善与合作的不断深化，为共建跨里海走廊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俄乌冲突给中亚国家造成极大地地缘政治与经济困难，从而使各国充分认识到增进团结以及地区整体加强互联互通应对外来风险的重要性。共建“中间走廊”不仅是中亚国家加强区域团结的方式，同时也是地区国家通过发掘过境潜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共建跨里海走廊在中亚各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为推动“中间走廊”建设，中亚五国通过元首外交积极引领，加强交通领域合作、实现互联互通成为元首互访会谈的重要内容。自 2022 年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中亚国家之间高层互访互动极为频繁，并签署了各种交通运输与物流合作协议，从而为共建跨里海走廊奠定了基础。例如，2023 年 5 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访问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指出，土库曼斯坦的过境潜力对塔吉克斯坦的货物运输具有重要意义；土方则表示，愿意与塔国共同建设一条连接两国与里海的运输走廊。双方还发布了联合行动路线图，以便进一步增加货运量并启动多式联运，合作打造运输、过境和物流战略枢纽。<sup>①</sup>除了双边会谈，中亚国家还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推动跨里海走廊建设。自 2018 年正式启动以来，中亚国家元首峰会已成为解决地区事务的重要平台和多边协作机制。尤其是俄乌冲突后，跨里海走廊建设始终是中亚国家元首峰会协商的重要内容。在 2024 年 8 月举行的第六届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言指出，开发中亚地区过境和运输潜力至关重要，当前优先方向是在边境地区发展贸易和物流网络，所有中亚国家都参与了跨里海国际运输线项目。<sup>②</sup>在此次中亚国家元首峰会期间，各国交通部门代表还签署了一系列有关交通运输与物流合作的协议。在俄乌冲突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 13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russia.tmembassy.gov.tm/news/123274>

②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Астане: главное. 9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news.rambler.ru/world/53223625-vstrecha-glav-gosudarstv-tsentralnoy-azii-v-astane-glavnoe/>

持续延宕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不断统一思想认识和增强合作意识，积极构建联动机制以促进地区协同发展，高度重视跨里海运输线路项目并达成重要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共建跨里海走廊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认同。

## （二）积极寻求外部支持以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是运输能力和效率的基本支撑。中亚虽说拥有位居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但地区国家处于苏联解体后的转型期，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从而严重影响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制约跨里海走廊运力提升和过境潜能发挥的重要瓶颈。由于中亚国家大都属于欠发达国家，难以承担改善基础设施所需的巨量建设资金，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便成为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基本路径之一。据哈萨克斯坦交通部称，仅对阿克套和库雷克两个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就需要大约 6.18 亿美元的开发投资成本。<sup>①</sup>另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评估，为满足俄乌冲突后“中间走廊”过货量激增的需求，沿线国家必须立即投入约 37 亿美元的资金。<sup>②</sup>尽管中亚国家对沿线基础设施进行了一定的升级改造，但远远不能满足开发跨里海走廊的需求。鉴于俄乌冲突对欧亚大陆物流运输格局及全球供应链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利益攸关方对投资建设跨里海走廊持积极态度，这为中亚国家寻求外部力量支持、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资金不足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外部条件。总体上看，中亚国家寻求的最大合作投资伙伴主要是欧盟，同时不断加强跨里海走廊与“一带一路”对接，以获得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并以此使“中间走廊”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此外，中亚国家还加大力度积极寻求同其他可能的资金来源国和地区开展合作。

首先，中亚国家积极回应欧盟迫切寻求俄乌冲突后绕开俄罗斯的贸易线路和矿产能源进口替代的利益诉求与合作意向，加紧吸引欧洲资金建设跨里海走廊。2022 年 7 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宣布向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投资 500 亿坚戈（约 1 亿美元），旨在提升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财务能力和运营

---

①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Kazakhstan is preparing a comprehensive port development plan until 2030”, *Railway Supply*, February 26, 2024, <https://www.railway.supply/en/the-ministry-of-transport-of-kazakhstan-is-preparing-a-comprehensive-port-development-plan-until-2030/>

② “Bridging the gap – Georgia’s Middle Corridor opportunity”, February 27, 2023, <https://www.investor.ge/2023/02/18/bridging-the-gap-georgias-middle-corridor-opportunity/>

稳定性，以及对跨里海走廊沿线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sup>①</sup>2023年7月，中亚五国驻比利时大使与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总司（DG INTPA）官员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就此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欧洲与中亚之间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及其实施路径进行磋商。该报告通过对包括跨里海走廊在内的现有和潜在的新交通走廊的评估，确定185亿欧元将优先用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sup>②</sup>2023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签署了包括改善哈运输和物流业在内的总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投资协定。与此同时，法国机车制造商阿尔斯通公司与哈政府签署了一项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协定，用于在哈生产和维护铁路机车、机车车辆及有关零部件。<sup>③</sup>德国则在柏林举行的“C5+德国”峰会上表示，愿与中亚国家合作，为在“全球门户”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吸引资金。2024年1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政府以及哈开发银行在布鲁塞尔与欧洲投资银行签署了贷款总额为14.7亿欧元的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还与哈政府签署了投资组合价值为15亿欧元的谅解备忘录，所有这些投资将用于中亚地区交通互联互通发展项目。<sup>④</sup>在俄乌冲突特定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开发跨里海走廊成为欧盟的优先事项，而与欧盟合作则是中亚国家参与走廊建设的重要途径。

其次，加强跨里海走廊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合作，以寻求中国的支持。俄乌冲突为跨里海走廊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及融合共生提供了重大契机。中亚国家顺势而为，通过部长级多边会谈及元首峰会外交引

---

① Anton Usov, “Kazakhstan Railways receive EBRD funding boost”, *EBRD*, July 25, 2022, <https://www.ebrd.com/news/2022/ebrd-invests-kzt-50-billion-in-kazakhstan-railways-bond.html>

②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в фокусе встречи послов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Генеральным директором Еврокомиссии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артнерству. 15 июля 2023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3/07/15/transportnyye-soobshcheniya-v-fokuse-vs-trechi-poslov-stran-tsentralnoy-azii-s-generalnym-direktoratom-yevrokomissii-po-mezhdunarodnomu-partnerstvu/>

③ Aruzhan Ualikhanova, “Kazakhstan, France Sign Agreements Worth \$1.4 Billion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The Astana Times*, November 3, 2023, <https://astanatimes.com/2023/11/kazakhstan-france-sign-agreements-worth-1-4-billion-across-multiple-sectors/>

④ “The EU to Invest 10 Bln EUR in the Trans-Caspian Corridor Connecting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ypassing Russia”, *APK-Inform Agency*, January 31, 2024, <https://www.apk-info.ru.com/en/news/1539388>

领，不断强化与中国合作以共建跨里海走廊。2022 年 6 月，“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会议发布了《关于深化“中国+中亚五国”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同意开发中亚国家里海基础设施以充分挖掘跨里海走廊的过境潜力，使该走廊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果。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指出，应加快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发展中国-中亚-欧洲多式联运以及途经阿克套港、库雷克港、土库曼巴什港等海港的跨里海国际运输线路，共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新建和升级改造现有的中国至中亚铁路和公路。<sup>①</sup>目前，中国已把跨里海走廊纳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中。202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同中亚五国元首及阿塞拜疆总统就合作共建跨里海走廊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由于中亚国家积极将其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为双方共建“中间走廊”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包括中哈共同建设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中吉乌铁路建设等，使得跨里海走廊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项目及全球贸易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加大与沿线国家合作促进跨里海走廊数字化建设

随着全球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产业革命的急剧变革，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业态已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由于苏联解体后产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中亚国家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起步晚，发展水平低，不但严重制约了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给跨里海走廊现代化建设及其效能发挥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对于现代化交通运输和贸易线路而言，除了硬件基础设施，软设施服务对于运输效率提升和通关便利化同样至关重要。在数字化时代，跨里海走廊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的未来，在于数据和文件交换的数字化转型。鉴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是跨里海走廊到达里海西岸以后的重要中转枢纽，中亚国家积极同南高加索国家和土耳其进行合作，共同开发跨里海过境门户，构筑统一数字化海关清关和电子商务流程一体化战略系统，打造数字化运输走廊，从而简化物流和减少贸易壁垒，

---

①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全文），新华网，2023 年 5 月 19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3-05/19/c\\_1129629700.htm](https://www.news.cn/world/2023-05/19/c_1129629700.htm)

以达到提升运输走廊效率和竞争力的目的。

世界贸易实践表明，海关体系与制度对国际交通物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沿线国家海关制度差异及设施落后，致使通关手续复杂已成为制约“中间走廊”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为此，创建数字化平台、完善现代化海关体系以简化过境海关程序与实现通关流程自动化，便成为打造数字化跨里海走廊的关键，而沿线国家政府及海关之间的通力合作与协调便显得尤为重要。伴随着俄乌冲突后这条线路的过货量急剧增加，中亚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不断加大同沿线国家共建数字化里海运输走廊的力度。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分别位居里海东西两侧，是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关键节点。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不久，哈阿两国就开始讨论建立合资企业进行货物运输信息的综合和数字化处理，以共同开发跨里海走廊。土耳其地处“中间走廊”进入欧洲的桥头堡位置，在走廊运输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2022年5月，哈总统托卡耶夫访问土耳其，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国际货物联运以及组织信息交流和简化海关监管程序等合作文件。<sup>①</sup>2022年11月，第九届突厥语国家组织峰会签署了关于建立简化海关走廊的协议，各国政府就建立一个用来交换国家间运输货物信息的开放的电子系统以提升海关管制效率、缩短海关管制时间及简化海关管制程序等达成重要共识。<sup>②</sup>为推进“中间走廊”数字化建设，2023年3月15日，按照“一个窗口”原则简化过境海关手续的多边国际会议在巴库举行。来自阿塞拜疆、土耳其、格鲁吉亚、中亚五国海关部门的官员以及世界海关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阿塞拜疆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高度赞赏地区各国为简化海关过境手续所做的努力，并强调，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新机会进一步简化过境业务并在数字化基础上实施过境业务。<sup>③</sup>2023年10月，在第比利斯举行的丝路论坛上，

---

① “Turkey and Kazakhstan Have Signed a Number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s”, *TURAN News Agency*, July 30, 2024, <https://turan.az/en/politics/turkey-and-kazakhstan-have-signed-a-number-of-cooperation-agreements>

② Узбекистан присоединился к инициативе по созданию упрощенного таможен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входящими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ю тюрк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20 июня 2023 г. <https://podrobno.uz/cat/obchestvo/uzbekistan-prisoedinilsya-k-initiative-po-sozdaniyu-uproshchennogo-tamozhennogo-koridora-mezhdu-str/>

③ “Multilateral Meeting on the Project for Simplifying Transit Customs Procedure Was Held”, the State Customs Committee, Azerbaijan, March 15, 2023, <https://customs.gov.az/en/faydalixeberler/5354>

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正式签署了联合成立“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的协议，计划按照“一个窗口”原则为“中间走廊”提供“一站式”全程运输服务。2023 年 11 月 24 日，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SPECA)参与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在巴库举行，中亚五国领导人及阿塞拜疆总统出席了会议。峰会通过了《跨里海运输走廊多式联运数据和文件交换数字化路线图》，这对于利用联合国数字标准和法律文书，确保整个供应链无缝实时数据交换以提升“中间走廊”运输效率，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sup>①</sup>为了进一步将数字化走廊建设落到实处，2025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捷诺夫陪同到访的格鲁吉亚总理科巴希泽参观了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办公室，考察了数字化铁路建设和进展情况，双方还重点讨论了依托数字窗口和智能铁路运输系统简化跨里海运输路线货运流程并提高其效率等问题。除了政府间积极推进合作，中亚与沿线国家专家学者还积极参加各种论坛和研讨会，通过对话呼吁加快“中间走廊”数字化建设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截至 2024 年 6 月，已有三届“中间走廊数字化”研讨会分别在巴库、第比利斯和阿斯塔纳举行，这对于构建数字化跨里海运输走廊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三、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成效及问题

近年来，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运行遭到严重破坏，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乃至交通运输体系发生重大变迁，这使得跨里海走廊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中亚国家参与走廊建设提供了强劲动能和广阔发展空间。围绕“中间走廊”建设，中亚五国在战略和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寻求外援，使得走廊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与此同时，欧亚地缘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困难以及域外力量的竞争博弈，使得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仍面临一定问题和挑战。

---

<sup>①</sup> “SPECA States agree on a dedicated multi-partner trust fund and adopt a roadmap for digitalization of the Trans-Caspian Transport Corridor”, November 24, 2023, <https://etradeforall.org/news/speca-states-agree-on-a-dedicated-multi-partner-trust-fund-and-adopt-a-roadmap-for-digitalization-of-the-trans-caspian-transport-corridor>

### （一）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积极成效

第一，凝聚共识，制定物流运输发展规划与构想，奠定了地区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政策基础。俄乌冲突对中亚国家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地区五国共同认识到发展物流运输和过境经济的重要性。为摆脱转型期经济发展困境和提高地缘政治影响力，中亚国家十分注重过境运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和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作用，均把交通物流和运输业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并从国家层面到行业领域制定了各种过境运输发展规划及建设国际运输通道的构想，为地区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提供动力支持和政策引领。“光明之路”计划是哈萨克斯坦 2014 年出台的旨在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阿斯塔纳看来，建设“中间走廊”的关键部分不仅对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发展战略十分重要，而且对其改善平衡与中俄外交关系的总体战略也很重要，同时还可提升哈萨克斯坦作为地区权力中心的地位。<sup>①</sup>此外，2023 年年初，哈萨克斯坦政府出台了旨在大力发展本国交通运输能力的《2030 年前哈萨克斯坦运输和物流潜力发展构想》，提出到 2030 年，要使哈基础设施的国家排名至少从 2022 年的第 46 位上升至第 39 位。<sup>②</sup>为应对俄乌冲突以来欧亚大陆交通物流结构变迁和过境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中亚其他国家也纷纷出台各种交通运输和物流发展规划。2022 年 5 月，吉尔吉斯斯坦内阁批准《吉尔吉斯共和国 2022—2026 年铁路运输发展规划》。2023 年 10 月，塔吉克斯坦政府通过《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2023—2028 年物流系统发展国家计划》。2025 年 1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批准通过《2030 年前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运输和物流系统发展构想》。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国家近年通过的各类相关文件中，均把物流运输业设定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从而为地区国家参与“中间走廊”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亚国家在跨里海走廊建设上的顶层政策设计和积极姿态。

① Щегловин Ю. Б. Оценк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экспертов перспектив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маршрута «Срединный коридор». 26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www.iimes.ru/?p=95254>

② К 2030 году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коридоры через Казахстан, будут полностью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ки в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услугах. 9 апреля 2024 г. <https://sozmedia.kz/34102/>

第二, 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走廊运力日益提升。交通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是跨里海走廊运力提升和潜能发挥的基础保障, 同时也是中亚国家发展过境经济的重要抓手。由于内陆性及地理条件特殊, 在苏联时期, 中亚地区经济和交通运输就相对落后于联盟其他地区。虽然经历独立后 30 余年的转型与发展, 但中亚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 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升级和改造。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伴随着跨里海走廊的蓬勃发展, 中亚国家为提升走廊运力和效能以获取更大的过境收益, 不断采取措施大力改造和完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在中亚五国中,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中间走廊”直接过境国, 同时又属于环里海国家。为打造中亚-里海地区运输和物流枢纽中心, 哈萨克斯坦对现代化改造及扩建铁路、港口乃至机场等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和建设成效最为明显。2023 年 10 月 31 日, 哈国交通部部长马拉特·卡拉巴耶夫 (Марат Карабаев) 主持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与投资问题视频会议, 在向参会的国外大型物流运输公司介绍本国运输和物流现状及发展潜力时指出, 在过去 10 年间, 哈国在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约为 300 亿美元, 修建了 2500 条新铁路、1.3 万公里公路, 改建机场航站楼 22 座, 阿克套港和库雷克港的吞吐能力被提升至 2100 万吨。目前哈萨克斯坦 1.6 万公里的铁路和 9.55 万公里的公路构成了连接欧亚大陆主要贸易运输路线和物流的基础。哈萨克斯坦现有 13 条国际运输走廊, 包括 5 条铁路和 8 条公路。2022 年通过哈境内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 2320 万吨, 比 2021 年增长了 10%, 其中跨里海走廊多式联运增长最快。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到 2023 年年底, 通过“中间走廊”的货物运输时间缩减 2/3, 从 38~53 天缩短至 14~18 天, 其中在哈境内的货物运输时间从 12 天缩短至 5 天。<sup>①</sup>据哈萨克斯坦交通部统计, 2024 年跨里海走廊货物运输量增长了 62%, 达到 450 万吨, 其中运送集装箱列车 358 列, 公路运输车辆 2.7 万辆, 出口量 320 万吨, 计划到 2028 年该线路的货运量将增加到 1000 万吨。<sup>②</sup>曼

①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компаниям презентован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ранспорт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Казахстана. 31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www.gov.kz/memleket/entities/transport/press/news/details/644877>

② Гла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ручил ускорить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аэропорта в курортной зоне Кендерли. 18 апрель 2025 г. <https://www.inform.kz/ru/glava-gosudarstva-poruchil-uskorit-str-oitelstvo-aeroporta-v-kurortnoy-zone-kenderli-2bbc6c>

吉斯套州位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濒临里海，具有成为欧亚大陆运输和物流中心的巨大潜力，其州府阿克套是里海沿岸跨里海走廊重要枢纽港口。为加快提升国家过境潜力，2025 年 4 月 18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前往曼吉斯套州进行工作访问，并视察了阿克套国际海港。据哈交通部长介绍，曼吉斯套州正计划投资 1.9 万亿坚戈（约 36 亿美元）实施 24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建设肯德利（Кендерли）度假区新机场和阿克套海港集装箱枢纽，使该港口吞吐量从 14 万标准箱增加至 24 万标准箱。为优化关键线路物流，降低过境和出口货物运输成本，该项目计划还包括实施大型公路建设项目，届时阿斯塔纳到阿克套的路程将减少 800 公里，霍尔果斯到阿克套的路程将减少 900 公里。<sup>①</sup>除了哈萨克斯坦积极追求地区物流中心地位，其余中亚国家同样高度重视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相互合作不断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以充分挖掘跨里海走廊的运输潜力。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两个环里海国家中的另一个，其海港土库曼巴什位于欧亚贸易线路十字路口，是里海地区最大的港口，面积为 1500 平方公里，码头总长 3600 米，可年接待 7.5 万艘船舶，货运码头年吞吐量可达 400 万吨。<sup>②</sup>土库曼巴什国际海港执行主任赛伊特古勒·巴依塞多夫（Сейитгулы Байсеидов）2024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全球门户”投资者论坛上称，土库曼斯坦政府已经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土库曼巴什港的现代化改造，目前港口货物周转量为 1700 万吨，且在 2023 年因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承诺而获得绿色港口证书。<sup>③</sup>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输能力，土还不断制造货船，扩大土库曼巴什港-巴库港航线货运量。此外，土库曼斯坦还积极改造和完善铁路基础设施，不断巩固和扩大陆海联运基础。2023 年 11 月，在“世界可持续交通运输日”来临之际，土国家铁路运输公司宣布，得益于多式联运物流和铁路运输条件的改善，过境该国的货物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货物从一国边境到另一国边境的运输速度提高了 40%，并计划自 2024 年起将过境货物运输量增

① Казахстан планирует довести экспорт по ТМТМ до 10 млн тонн к 2028 году. 18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portnews.ru/news/376124/>

② Морской маршрут Туркменбаши-Баку запустили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9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s://mir24.tv/news/16537201/morskoi-marshrut-turkmenbashi-baku-zapustili-v-turkmenistane>

③ Судостроительный завод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планирует спустить на воду первый сухогруз за 14 месяцев. 2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e-cis.info/news/567/115561/>

加 80%。<sup>①</sup>乌兹别克斯坦位居中亚地理中心。为破解“双内陆国”困局，乌兹别克斯坦十分注重发展交通运输业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2024 年 10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宣布对国家 4000 公里国际公路进行现代化改造。据联合国数据，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可推动乌国经济增长至少 2%。<sup>②</sup>对乌国而言，铁路不仅是一种运输网络，而且还是重要的经济框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不断加快铁路现代化建设。截至 2024 年，新建铁路 2400 多公里，全国电气化铁路超过 3000 公里，<sup>③</sup>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乌国交通物流的基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两个山地国家，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均处于地区落后水平。受多山地理环境影响，公路是吉塔两国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据统计，公路网络承担了吉尔吉斯斯坦 96% 的货物运输和 98% 的客运量。<sup>④</sup>塔吉克斯坦也有 93.4% 的货物和 99.8% 的旅客通过公路运送。<sup>⑤</sup>为了摆脱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瓶颈”，公路建设始终是吉塔互联互通领域发展的重点对象，并被列为两国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为提升交通物流水平，吉尔吉斯斯坦不断完善和修复公路设施，仅 2024 年便修复公路 1000 多公里，铺设沥青 800 公里，购买特种技术设备 453 台。<sup>⑥</sup>塔吉克斯坦交通部提供的信息显示，国

① Это проры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ускорил транзит грузов на 40% и готов увеличить его объем на 80%. 11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orient.tm/ru/post/63546/eto-proryv-turkmenistan-uskoril-tranzit-gruzov-na-40-i-gotov-uvelichit-ego-obem-na-80>

② Президен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мерен привести в порядок 4 тысяч км дорог республики. 17 октября 2024 г. <https://centralasia.news/30725-prezident-uzbekistana-nameren-privesti-v-porjadok-4-tysjach-km-dorog-respubliki.html>

③ Узбекистан укрепляет статус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хаба: новые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проекты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7 мая 2024 г. <https://nuz.uz/2024/05/07/uzbekistan-ukreplyaet-status-transportnogo-haba-novye-zheleznodorozhnye-proekty-i-modernizacziya-infrastruktury/>

④ По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бюджетных расходов по сектору транспорта и дорог на 2023-2027 гг. 19 мая 2022 г. <https://mtd.gov.kg/poyasnitelnaya-zapiska-k-srednesrochnoj-strategii-byudzhetnyh-rashodov-po-sektoru-transporta-i-dorog-na-2023-2027-gg/>

⑤ Итоги первого квартала 2024 года.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м транспортом перевезено почти 24,5 млн тонн грузов и 232,6 млн пассажиров. 13 апреля 2024 г. <https://mintrans.tj/news-page/details/543>

⑥ Дороги, мосты и цифровизация: министр транспорта КР подвел итоги работы ведомства за 2024 год. 26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economist.kg/all/2024/12/26/doroghi-mosty-i-tsifrovizatsiya-ministr-transporta-kr-podviel-itoghi-raboty-viedomstva-za-2024-ghod/>

家目前正在实施 17 个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超过 130 亿索莫尼（约 1.2 亿美元），<sup>①</sup>同时打算在未来几年新建和修复约 1000 公里公路、桥梁及防雪崩通道。<sup>②</sup>总而言之，随着交通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水平不断升级，中亚国家过境运输量持续增长。据相关数据，2023 年前 11 个月，哈萨克斯坦过境运输量较 2022 年增长了 21%，高达 2900 万吨；塔吉克斯坦过境运输量为 220 万吨，较 2022 年同期增长 100.5%；2023 年全年，乌兹别克斯坦过境运输量高达 5920 万吨，为 2022 年指标的 110.4%。<sup>③</sup>显然，中亚国家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过境货物运输量的持续攀升，极大地促进了跨里海走廊的繁荣与发展。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0 年，“中间走廊”的贸易额将增长两倍，中亚过境潜力将得到极大提升。<sup>④</sup>

第三，通过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同域外行为体进行交流合作，极大地提升了中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五国是伴随着苏联解体才真正获得独立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自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始终把融入国际社会、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目标与追求。受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的影响，为寻求绕过俄罗斯的贸易运输替代路线，跨里海走廊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及各利益攸关方的高度重视，中亚也因位居欧亚大陆交通运输枢纽位置而备受关注。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美、中国、土耳其以及南高加索沿线国家支持跨里海走廊建设的热情和力度丝毫未减，并且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一道共建“中间走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跨里海走廊建设，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该走廊项目对接合作。欧盟也把支援中亚开发跨里海走廊纳入其“全球门户”战略计划中，土耳其则把建设“中间走廊”视为其中亚外交政策的核心。目前，奥地利铁路货运集团、丹麦马士基公司、芬兰努尔米宁物流公司以及荷兰铁路桥梁货运公司

①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реализуют 17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на \$1,2 млрд. 16 мая 2024 г. <https://avesta.tj/2024/05/16/v-tadzhikistane-realizuyut-17-transportnyh-proektov-na-1-2-mlrd/>

②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 2025-2026 годах планирует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лючевых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объектов. 12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avesta.tj/2025/03/12/tadzhikistan-v-2025-2026-godah-planiruet-stroitelstvo-klyuchevyh-transportnyh-obektov/>

③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оят новы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и меняют логистику. 14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4/03/14/strany-tsentralnoy-azii-stroyat-novyye-transportnyye-koridory-i-menyayut-logistiku/>

④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1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asiatfokus.kz/ukrainskij-krizis-i-ego-vliyanie-na-czentrálnuyu-aziyu/>

等欧洲大型物流公司已开始利用“中间走廊”发展业务。<sup>①</sup>如前所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域外力量的积极支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所面临的资金困难问题，而且为地区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巨大发展空间。通过参与走廊建设，中亚国家获得了与国际社会重要行为体及域外国家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中亚国家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这完全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和重大战略诉求。2025 年 4 月初举行的首届中亚-欧盟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推进跨里海走廊建设。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会议，此次峰会将成为中亚与欧盟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近年来双方互动已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sup>②</sup>。总之，参与共建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不仅有助于中亚国家发展过境经济，而且为地区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交往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这对于中亚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 （二）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跨里海走廊迎来新的重大转机，是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导致欧亚大陆交通运输格局发生变迁的结果。尽管运输走廊目前呈蓬勃发展态势，但基于欧亚地区秩序未来发展变化、大国竞争博弈、地区五国自身经济状况以及走廊沿线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仍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跨里海走廊的发展前景。历史与当代实践表明，对任何一项重大国际经济合作项目而言，最大的风险挑战无疑是相关地区地缘政治变迁及域内国家政局动荡不定。事实上，跨里海走廊的复兴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化紧密关联。尽管“中间走廊”项目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国际社会对其到 2030 年的发展前景比较看好，但国际形势往往变幻莫测，不排除俄乌冲突以及对俄制裁结束后，欧亚大陆国际物流运输重心重归传统北方线路的可能。因为跨里

---

① Щегловин Ю. Б. Оценк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экспертов перспектив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маршрута «Срединный коридор». 26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www.iimes.ru/?p=95254>

② Президен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звал предстоящий саммит «ЦА – ЕС» поистин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fergana.media/news/137253/>

海“中间走廊”采取陆海多式联运，需要多次换装，除了具有缩短运输距离的优势，在运输成本、通关便利等方面均不及“北方走廊”和穿越苏伊士运河的海运。此外，地处“中间走廊”关键节点与中转枢纽的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独立以来三十余年间，中亚国家曾频发“颜色革命”和严重骚乱，南高加索国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持续三十余年的纳卡冲突，虽因俄罗斯深陷俄乌战场无暇顾及最终于 2023 年尘埃落定，但是，亚俄关系出现巨大裂痕以及亚美尼亚开始倒向西方，必然会增加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的风险和变数，从而形成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最大障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发生后，中亚地区的战略意义和重要性日益提升，域外大国介入中亚的力度明显加强。但每个大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战略意图塑造中亚，势必会导致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撕裂和碎片化，从而加剧穿越中亚国际运输线路的竞争并挤兑“中间走廊”，这对中亚国家参与共建跨里海走廊的集体行动与合力同样具有较大的削弱和侵蚀作用。

其次，中亚国家经济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能力。尽管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已经过 30 余年转型历程，但时至今日系统性贫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从而成为困扰地区国家发展的基本“瓶颈”因素。受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的影响，中亚国家贫困问题急剧凸显。据世界银行及各有关统计数据，2021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率高达 33.3%，2022 年哈萨克斯坦的贫困率为 12.4%，<sup>①</sup>2021 年塔吉克斯坦的贫困率为 26.3%；<sup>②</sup>截至 2023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率由 17% 降至 14%。<sup>③</sup>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俄乌冲突，中亚贫困人口将增加 100 万。<sup>④</sup>目前，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和劳务汇

① Дмитрий Крицкий и др. Причины и следствия системной бед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згляд из 2022. 2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richiny-i-sledstviya-sistemnoy-bednosti-v-tsentralnoy-azii-vzglyad-iz-2022/>

② Завкизода рассказал об уровне бедност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3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tj.sp.utniknews.ru/20210803/uroven-bednost-tajikistan-1041374016.html>

③ За год бедност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ократилась с 17 до 14% – совещание. 26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s://www.gazeta.uz/ru/2023/01/26/poverty/>

④ МВФ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рост числа бедны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а 1 млн из-за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1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6467971>

款支撑。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 2024 年劳动力移民汇款占到塔 GDP 的 45%、吉 GDP 的 24% 以及乌 GDP 的 14%。<sup>①</sup>但是,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往往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影响很大。在俄乌冲突对中亚国家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背景下, 地区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的能力将受到极大限制。据欧盟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研究报告评估, 大幅提升“中间走廊”运力所需总投资约为 185 亿欧元。<sup>②</sup>另据估计, 对跨里海走廊沿线港口、铁路和海关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需要 200~300 亿美元。<sup>③</sup>显然, 单靠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实力难以担负开发走廊建设的巨额投资, 为此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以欧盟为例, 尽管俄乌冲突后其对与中亚国家合作共建跨里海走廊持积极态度, 并计划到 2030 年为该项目投资 100 亿欧元, 但欧盟的承诺往往停留在纸面上, 且大部分资金不是直接拨款, 而是私人公司的贷款和投资, 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可能会推迟资金分配, 加上中亚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等, 可能会使建设资金出现“蒸发”。<sup>④</sup>鉴于大多数中亚国家面临财政困难, 确保稳固的筹资机制对于运输走廊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构成了巨大困难和挑战。

最后, 里海法律地位与自然条件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与管理水平是影响中亚国家参与“中间走廊”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障碍因素。里海法律地位是涉及沿岸各国利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 里海法律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尽管 2018 年 8 月沿岸五国签署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框架文件, 但其法律地位并未最终彻底解决, 这是影响跨里海走廊合作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除此之外, 由于受干旱气候影响, 里海水位逐年下降, 导致浅水海岸线不断扩大, 从而影响货船的航行和靠岸。还有, 里海复杂多变的气候通常造成海面风高浪急, 冬季尤其显著, 这不但会影响货运正常进行,

① Мигранты отправляют \$31 млрд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снижают бедность вдвое. 7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tsargrad.tv/novost/migranty-otpravljajut-31-mlrd-v-centralnuju-aziju-snizhajut-bednost-vdvoe\\_1178609](https://tsargrad.tv/novost/migranty-otpravljajut-31-mlrd-v-centralnuju-aziju-snizhajut-bednost-vdvoe_1178609)

② Тамерлан Салык. «Полный ход» Среднего коридора обойдётся в 18,5 млрд евро. 2 июня 2023 г. <https://orda.kz/polnyj-hod-srednego-koridora-objdyotsya-v-185-mlrd/>

③ “EU Intrudes in Russia, China’s Backyard With 1st Central Asia-EU Summit: Has the New ‘Great Game’ Begun?” *EurAsian Times*, April 5, 2025, <https://www.eurasiantimes.com/the-first-central-asia-and-european-union-summit/>

④ Итоги саммита «ЕС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8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asiafocus.kz/itogi-sammita-es-i-czentrlnaya-aziya/>

还会延长货船在海上滞留的时间以及沿岸港口的堵塞，从而延长跨里海航线的货运时间，不利于运输效率的提升。

众所周知，“中间走廊”沿线国家过去大多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不但沿线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老化落后，而且缺乏先进的一体化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物流管理经验，加上苏联时期官僚作风遗留的问题，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走廊运力与电子化便捷通关服务水平的提升。例如，货物集装箱在阿克套港的平均滞留时间为 5 至 12 天，在阿塞拜疆阿拉特港堆场的平均滞留时间高达 25 天，滞留时间从 10 天到 46 天不等，这一滞留时间占走廊平均运输时间的 70%。<sup>①</sup>除了硬件基础设施落后外，数字化和智能化软基础设施的欠发达严重制约了物流过程中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从而影响运输效率的提升。然而，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将成为影响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走廊建设前景的基本瓶颈因素。

---

① 蒿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的进展、挑战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34-35 页。

**【Abstract】** Situated at the “heart”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erve as a critical hub for Eurasian geopolitics and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has not only severely disrupted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across Eurasia, but also caused significant damage to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routes. Nevertheless, the conflict has also present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TITR). In response to difficulties, pressures, and risk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nflict, and in pursuit of trade route diversification, deeper integration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most importantly enhancement of transit potential to meet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seized this historic opportunity. They have done so by strengthening intra-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collaboration; vigorously seeking external support to address funding shortages; and accelerating cooperation with corridor countries in building digital transport corridors. These efforts have collectively adv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TR. Although the Trans-Caspian corridor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robust growth, its future development remains vulnerable to the uncertainties of Eurasian geopolitical dynamics, the Caspian Sea’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persistent weaknesses in both the hard and soft infrastructur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ese factors continue to pose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may affect the long-term prospects of Central Asian participation in the corridor’s development.

**【Key Words】**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the Middle Corrid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onnectivity

**【Аннотация】**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в «сердце» Евразии и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ыми узлам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лог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разразившийся в 2022 году, не только серьезно повлиял 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и порядок Евразии, но и нанёс большой ущерб и

имел далеко идущ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и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каналов. Однако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также принёс новые круп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и поворотные моменты для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С целью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давлением, рисками и вызовами, вызванным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ть торговы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маршруты, глубок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с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ынок и, что ещё важнее,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и расширить транзи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для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реаль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Они активно продвигал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укрепляя единство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егионе, консолидируя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энергично стремясь к внешней поддержке для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нехватки средств; и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вдоль маршрута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цифров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Хотя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и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коридор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бурно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будущи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енденций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а также природные условия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и отсталая мягкая и жёстк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стран вдоль маршрута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здают 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риски и проблем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влияет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участ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коридор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коридор, средний коридор,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

(责任编辑 崔 珩)

## 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实践评估： 基于田野工作的考察\*

石 靖 郭宸岑 李羽姗\*\*

**【内容提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欧亚内陆更为便捷的通道正在逐步从想象变为现实。从中国出发的西向通路，穿越中亚地区，通过多式联运实现了跨越山海的新连通方式。近年来，随着欧亚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作为国际贸易替代路线的“中间走廊”愈发受到关注。同时，随着沿线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期待急速增长，这条从中国穿越中亚、高加索直至欧洲的多式联运走廊受到的关注甚至超越了其直接辐射的范围，更因经济效益引发了对其战略价值的评估和期待。本研究聚焦中欧运输新走廊，旨在反映并探讨近年来这条运输通道最新的发展情况。尽管其名称及具体在地化设计、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总体上对沿线各国的吸引力和正向影响力是相似的。通过对这条运输线路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以及围绕该议题在当前沿线国家范围内反映出的最新情况和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尝试借助田野调查工作的成果，评估欧亚地区共建国际运输新走廊的实践，并探讨其具有共性但又各具特色的战略考量。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视角，呈现中欧运输新走廊在不同区段和具体点位的实际情况，围绕政策、基建及经济效益等议题，从第一视角考察和分析其最新进展。

**【关键词】**中欧运输新走廊 中间走廊 田野调查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D813.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116(23)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亚‘中间地带’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在地化政治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22CGJ03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阿塞拜疆国际关系分析中心访问学者；郭宸岑，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羽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穿越欧亚大陆腹地的运输走廊建设与合作，以及依托连接不同亚欧国家的多元化运输线路网络所实现的物流贸易合作，已成为欧亚大陆上备受瞩目的新兴合作内容。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欧亚大陆加速推进其联通性运输路网的建设和完善，同时大力开展以基础设施为依托、以效益为导向的经贸合作。这一进程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部的紧密联系，有效缩短了各国之间的时空距离，更为国家间的合作增添了实际且扎实的经贸内涵。

基于欧亚大陆人员交流和物流的实际需求，欧亚大陆桥得以建成并承担起连接亚欧的运输任务。运行十余年的中欧班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输计划和组织模式，其全线运输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拓展，贯穿中国段、宽轨段及欧洲段。<sup>①</sup>近年来，随着欧亚地区形势的最新变化，从中国出发、穿越广袤欧亚大陆腹地的运输线路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近年来欧亚地区局势的特殊背景下，“中间走廊”海铁联运线路发展迅猛，并开始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运输物流领域发挥实际效用。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运输网络已成为沿线众多国家共同参与并实现互利共赢的典型案例之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中国在新的欧亚运输网络建设以及以物流网络为依托促进贸易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运输服务的稳健发展，这一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国际公共产品”已通达 25 个欧洲国家和 11 个亚洲国家。<sup>②</sup>相应地，参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沿线国家通过务实合作所实际获得的利好，进一步增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动力。

在阐述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外，还需进一步说明切入相关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本文的作者长期从事具有学科和特定国别侧重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在研究对象国和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对指定议题进行综合把握，并深入理解当地视角。基于此，研究团队致力于尽可能全面且深入地展示中欧运输新走廊的最新情况，并在具体研究和探讨中呈现基于田野工作的本地化视角。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亦是对田野调

① “中欧班列开行 10 万列！‘钢铁驼队’跨越新里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4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7382.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7382.htm)

② “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跨越新发展”，中国一带一路网，2024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24TM582.html>

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重要意义的一次探索。特别是在当前推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发展区域国别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背景下，更多直观反映研究问题实际背景与情况的研究，对于破除诸多障碍、更精准地了解并理解域外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 一、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发展轨迹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中欧运输新走廊”，是一条历经长期发展进程的国际运输通道。其线路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地区，跨越里海，延伸至西亚和欧洲，涉及沿线多个国家。近年来，随着连接亚、欧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各方对其关注度持续提升，同时，针对这一项目的提法和概念表述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关于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具体信息，包括其发展历程的时间线以及沿线各国的相关情况，将在后续涉及相关内容时进行详细阐述。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提及的“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中间走廊”等概念，均与本文中倾向使用的中欧运输新走廊这一界定相呼应。

本文主要围绕中欧运输新走廊这一概念展开论述。中欧运输新走廊是指从中国多地出发，向西经中亚地区，跨越里海，继而穿越高加索地区、土耳其或黑海，最终抵达欧洲的运输线路。近年来，中亚至土耳其沿线国家对该运输走廊的建设意愿与投入力度显著增强，然而在具体称呼与战略定位上仍存在一定差异。从中国视角而言，该走廊的通达范围及其潜在的经济与战略价值，需与现有的中欧运输线路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采用中欧运输新走廊这一界定，不仅明确划定了线路范围，更凸显了其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2025 年 4 月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该文件中以“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线路”这一新概念指代“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sup>①</sup>，这一表述亦从侧面印证了本文采用中欧运输新走廊概念，从中国视角对这一运输走廊进行界定与认知的重要性。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环球网，2025 年 4 月 23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MOTexApV9S>

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实践渊源可追溯至约十年前。当时，欧亚国家尝试开辟一条跨越里海的新运输走廊，其主要目标是为国际贸易和货物运输开辟新的通道，并为沿线国家创造实际的经济收益。位于里海两侧的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 年主导完成了相关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穿越哈萨克斯坦全境的东西向铁路（Trans-Kazakhstan Railway）以及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Baku-Tbilisi-Kars Railway）的建成，为跨里海联运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当时欧亚国家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这条连接中亚、里海、高加索地区并延伸至欧洲的新线路的重要意义与广阔前景。报道不仅突出了该线路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的重要性，还着重强调了其在东西方向上连接具有强大经济驱动力的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键作用。<sup>①</sup>

回顾这条运输走廊的发展历程，其合作愿景早在十多年前就吸引了众多欧亚国家的积极参与，并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协调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共同努力，逐步提升了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便捷性与吸引力。近年来，这条新的中欧运输走廊愈发受到外界关注，其在当前背景下的经济效益和战略价值正得到沿线国家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认可与重视。来自中国的货运班列经中哈霍尔果斯-阿腾科里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随后在里海沿岸的阿克套港卸货并转运至阿塞拜疆的巴库阿拉特（Alat）港，再通过换装经博玉克-凯斯克（Boyuk-Kesik）口岸进入格鲁吉亚境内，并开行至黑海沿岸的波季（Poti）港，最终通过多样化的联运方式，经土耳其或穿越黑海抵达欧洲。

当提及穿越欧亚大陆腹地的中欧运输新走廊时，通常因其位于北部走廊与南部走廊之间而被称为“中间走廊”。然而，在这一走廊框架下，实际上存在着多条联通线路，包括现有运行以及规划建设的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共同在这一区域构成了具有丰富联通指向的运输网络。除了经中哈联运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铁路线外，还有新近启动建设和改造工程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作为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道”，中吉乌铁路项目将使中欧之间的运输通道实现进一步多元化。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欧亚大陆腹地的经济潜

---

①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The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start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runs through Kazakhstan, the Caspian Sea, Azerbaijan, Georgia and further to European Countries”, *Middle Corridor-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https://middlecorridor.com/en/>

力，还将增强其对南亚、中东等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2024 年 6 月，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旨在增进中国与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进入了新的阶段。<sup>①</sup>从更广泛的联通范围来看，以该项目为代表的建设工作有力地提升了中欧运输新走廊的路网基础设施水平，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之间更全面、更丰富的互联互通格局的形成。7 月 3 日，中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作为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组成部分，中方车辆首次实现了公路直达运输方式抵达里海沿岸港口，随后通过驳船运输跨越里海抵达最终目的地。这一突破标志着公路正式成为多元立体互联互通格局中的重要运输方式。<sup>②</sup>2024 年年末，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市举行，标志着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再次取得实质性进展。<sup>③</sup>中欧运输新走廊建设及相关多边合作的最新进展表明，这一具有广泛地区和国际合作意义的项目正不断释放其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为区域经济合作与全球贸易往来注入新的动力。

在中欧运输新走廊议题所涉及的诸多具体内容中，仅从实践层面来看，就需要从通路基础设施、运输组织以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进行考量。以中欧班列为例，其组织运行涉及不同铁路基础设施和联运组织协调的内容，过去十余年的发展也见证了其联运复杂性的协调过程。自 2011 年首次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已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重要物流通道，其丰富的运输组织内容成为中国与欧洲及沿线国家紧密连接的重要纽带。2019 年 7 月，满载中国货物的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西安出发，历时 17 天抵达阿塞拜疆巴库。<sup>④</sup>这种跨

---

①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元首视频祝贺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间政府协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 年 6 月 6 日，[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48/xgxw\\_676554/202406/t20240606\\_11405901.shtml](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48/xgxw_676554/202406/t20240606_11405901.shtml)

②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共同以视频方式出席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新华网，2024 年 7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40703/644d7f9f622744b09a47d5e25be8112b/c.html>

③ “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4 年 12 月 27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4821.htm?fromModule=lemma\\_middle-info](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4821.htm?fromModule=lemma_middle-info)

④ “综述：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为阿中互联互通提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9 年 9 月 20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20/content\\_543168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20/content_5431688.htm)

里海铁海多式联运，相比传统海运更为省时，为欧亚各国与中国互联互通开辟了一条便捷通道。在中欧铁路运输通道规划中，从中国新疆出境的西通道近年来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例如，根据不同出发城市命名的多趟中欧班列（如“渝新欧”），“新”体现了从新疆口岸出境后沿西通道通往欧洲的路线特征。目前，中欧铁路西通道的潜力巨大，但由于进一步完善的基础设施涉及中亚多国，因此中国、中亚国家甚至包括位于中欧运输新走廊上、里海以西的其他国家都对此抱有高度期待。

位于广袤欧亚腹地的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的重要伙伴群体，其日益增长的互联互通需求构成了中国向西延展运输通道建设和完善的基石。随着“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务实合作的持续推进，工程项目和多领域贸易对运输通道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中欧运输新走廊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跨越里海和黑海，需要采用多式联运的方式组织运输。因此，位于里海以西的国家在这条线路上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利用该运输通道基础设施组织运输在时间成本上具有相对优势；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黑海沿岸国家而言，海运在实现跨里海运输出现之前是更为经济的选择。在深入沿线国家进行专题调研时，田野调查工作围绕上述问题提供了政策和信息层面更为微观的视角，对于我们了解实际情况和开展专业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格鲁吉亚进行的调研和访谈中，研究团队发现，目前海运仍然是从事各类业务的中资企业的首选运输方式。<sup>①</sup>然而，国际运输极易受到国际和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在过去数年中，欧亚地区出现了一些较为特殊的极端情况，这些情况通常导致较为稳定的海运在价格和运输时长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尽管海运在某些情况下仍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但部分业主也开始尝试通过班列或陆运沿着穿越中亚、里海和黑海的新走廊运输货物，并客观评价这种方式在运输时长方面更具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新疆经中亚并跨越里海的国际运输通道，在基础设施、换装、联运组织等具体细节方面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与其他连接欧亚大陆的运输线路相比，该通道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多式联运组织以及涉及多国的政策和组织协调方面进一步

---

① 2024 年 5 月，研究团队在格鲁吉亚对中铁二十三局格鲁吉亚分公司、中国路桥格鲁吉亚分公司以及多个私营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完善。但也正因为如此，开发新型多式联运的潜力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欧运输通道的运营组织，成为当前阶段面临的新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研究希望通过田野调查的视角为这一议题的讨论提供更多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

## 二、当前中欧运输通道的发展瓶颈与新走廊的兴起： 以欧洲转运枢纽为例

中欧运输通道的构建并非新近命题，其历史可追溯至近代欧亚铁路网的早期探索阶段。从 20 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贯通，到冷战时期经苏联的跨欧亚铁路干线，再到依托黑海、地中海海运的传统贸易路径，这些共同构成了早期中欧物资流动的基本框架。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欧亚各国的铁路网通过中欧班列这一运输组织模式被重新整合。作为重塑欧亚物流格局的核心载体，近年来，中欧班列在运行规模、网络覆盖和运输效率上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自 2011 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其货运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从 2011 年的仅有 17 列去程班列，跃升至 2023 年的 9000 余列。<sup>①</sup>截至 2024 年 11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 10 万列，发送货物超过 1100 万标准集装箱，货值达 4200 亿美元。<sup>②</sup>

现有的中欧运输通道，按地理方位可大致分为三条线路。一条是以白俄罗斯和波兰作为进入欧洲门户的传统线路。该线路依托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网络，凭借稳定的基础设施和规模化运营，长期占据中欧班列总运量的 70% 以上，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欧运输通道的主干动脉。另一条是跨越里海、黑海，经哈萨克斯坦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新走廊”，这也是本文拟侧重讨论的议题。作为规避传统线路地缘风险的战略替代方案，这条路线正经历从多式联运试验向常态化运营的转型，其运载量快速上

---

① 运量数据参见“‘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 10000 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8 年 8 月 2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8/content\\_531722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8/content_5317228.htm)；中欧班列网，<https://www.crexpress.cn/#/allTraffic>

② “向西 10 万+班列‘新’出发”，中国一带一路网，2025 年 1 月 10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66UV3R2.html>

升。2024 年 1—9 月，该走廊货运量达 229 列，是 2023 年同期的 28 倍。<sup>①</sup>第三条是穿越土库曼斯坦和伊朗，随后继续经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进入欧洲的南部走廊。该线路虽具备纯铁路运输的稳定性优势，但受制于伊朗段铁路电气化水平不足等问题，运能尚未被完全释放。在此背景下，对中欧运输通道协同发展的需求，已超越了单纯的运力配置层面，正在逐步演变为重构欧亚陆路运输体系的系统性工程。因此，研究视角需从宏观通道布局转向中观和微观的节点效能，特别是转运枢纽的运作机理及其对整体网络的制约作用。

研究团队成员郭宸岑曾在波兰访学期间前往位于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的铁路枢纽马拉舍维奇（Małaszewicze）开展田野考察工作。作为现有中欧运输通道的重要货物分流枢纽，马拉舍维奇站的运行现状具有代表性。首先，波兰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哈尔福德·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的中心，具有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天然区位优势。有 90% 以上的中欧班列抵达或过境波兰。<sup>②</sup>近年来，中国对波兰的出口量在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总量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从 2010 年的不足 20% 跃升至近年来的约 35%，特别是电子设备、服装纺织品等时令性相对较高的商品出口增幅尤其显著。<sup>③</sup>其次，由于独联体国家与欧盟国家的火车轨道宽度不同，来自亚洲的运输车厢必须在进入欧洲铁路段之前完成换装，马拉舍维奇站是少数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铁路转运站之一，其换装设施和运营能力对于中欧班列的顺畅运行至关重要。

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研究团队成员发现马拉舍维奇站的核心功能在于解决欧盟的标准轨（1435 毫米）与独联体国家的宽轨（1520 毫米）之间的对接问题。中欧班列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后，首先在距马拉舍维奇站 10 公

① “为什么说‘中间走廊’是条‘友谊之带’？”中国网，2024 年 10 月 25 日，[http://news.china.com.cn/2024-10/25/content\\_117506494.shtml](http://news.china.com.cn/2024-10/25/content_117506494.shtml)

②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中欧班列给波兰小镇带来新机遇”，中国日报网，2023 年 10 月 26 日，<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310/26/WS653a5989a310d5acd876c066.html>

③ 研究团队成员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plus.un.org/>) 的数据整理、计算。此处中东欧国家指首批加入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框架的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

里外的泰雷斯波尔（Terespol）站更换为适合欧洲轨道的牵引车头，结束宽轨段的运输任务。随后，这些列车会被分配到马拉舍维奇周边由波兰本土铁路公司运营的 23 个场站。工人们将集装箱从宽轨车板上卸下，将空车板送回白俄罗斯，再将集装箱换装到欧盟标准轨车板上，由此完成中欧班列货物换装的全过程。除了硬件层面的换装外，马拉舍维奇站还需要处理跨国运输的文书转换工作。具体而言，需将原本适用于中国和独联体国家的国际货约（SMGS）运单换成欧盟认可的国际货协（CIM）运单，并配合提前 24 小时完成的电子报关流程，确保货物在物理转运和法律流程上都能顺利“过关”。

尽管马拉舍维奇站在硬件设施和标准化流程等方面已建立了成熟的架构，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仍面临两个主要的瓶颈。第一，轨距转换工作的技术复杂性是当前最突出的制约因素。目前，中欧班列主要实行的是“三并二”集并运输模式，即从中国出发的每三列火车需在中俄边境合并为两列进行跨境运输。然而，当列车到达波兰边境后，又需换装还原为三列，以完成车厢的拆分与重组，这一过程导致相当数量的列车在进入马拉舍维奇站后，必须被拆分成两个部分，其中后半部分需等待下一趟列车到达后才能完成换装。更为严峻的是，马拉舍维奇站的车板资源短缺，导致大量集装箱在场站滞留等待转运设备。在极端情况下，每列火车的换装时间可长达十天。第二，欧洲口岸在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和通关流程精简化程度上明显落后于中国段。不同转运公司文件处理标准不统一、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电子报关系统兼容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单证转换与海关查验环节存在显著的时间损耗。

目前，波兰方面已意识到马拉舍维奇站的局限性，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一方面，波兰国家铁路股份有限公司（PKP）已启动战略性投资计划，推进马拉舍维奇物流中心扩建工程。主要项目包括增建并翻新轨道设施、引入新型转运设备、扩大牵引机车编组等。该投资计划将于 2027 年至 2028 年间完成，预计能接收长度为 1050 米的宽轨距列车或长度为 750 米的标准轨距列车，火车的行驶速度也将从 20 公里/小时提高到 40 公里/小时。另一方面，波兰方面也在与中国铁路公司积极协同，通过进一步推动统一运单、共享波兰境内轨道资源分配数据等形式，加强中欧班列的统筹计划能力，对班列进行有序调度，从而缓解马拉舍维奇站的拥堵。

然而，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和运输需求的持续增长，单纯依赖现有通道已难以满足未来需求。因此，开发跨里海、黑海的“新走廊”作为补充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尽管这条走廊面临轨距转换复杂、多式联运协调难度大、边境过境协调困难等瓶颈，但其作为备份通道的价值不容忽视。<sup>①</sup>尤其在现有通道面临拥堵时，中欧运输新走廊可以为中欧班列提供额外的运输选择。此外，由于新走廊将陆运和海运结合，其成本明显低于现有的全铁路运输模式，这对低附加值大宗商品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

近年来，随着中欧运输新走廊需求的不断增长，欧洲转运枢纽的建设与发展呈现出快速推进的态势。在黑海西岸，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Constanța）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逐渐成为中欧班列与跨海联运的关键枢纽之一。康斯坦察港本身具备强大的货运承载能力。其港口总面积超过 3900 公顷，拥有长达 40 公里的码头岸线，年均货物吞吐量可达约 1 亿吨。港口功能丰富多样，涵盖集装箱、散货、液体散货及滚装运输等多元化业务类型。更重要的是，作为黑海地区重要的综合性深水港，康斯坦察港不仅是地中海与欧亚陆桥连接的关键节点，还通过跨国高速公路的联动，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目前，“喀尔巴阡走廊”项目已经正式启动。这条北起立陶宛克莱佩达（Klaipėda）、南至希腊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国际公路干线将贯穿罗马尼亚境内，并与康斯坦察港直接衔接。<sup>②</sup>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政府还积极推动康斯坦察港与多瑙河-黑海运河的深度整合。通过这一举措，康斯坦察港可经内河航道与中欧内陆水运网络直接连接，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式联运优势，进一步提升其在中欧运输新走廊中的战略地位。

康斯坦察港的枢纽地位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和区位优势，更因中欧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获得新动能。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已将康斯坦察港纳入跨里海、黑海运输走廊的核心布局。此外，欧盟“连接欧洲基金”（CEF）计划向康斯坦察港注资超 10 亿欧元，

① “The Middle Trade and Transport Corridor: Policies and Investments to Triple Freight Volumes and Halve Travel Time by 2030”, *World Bank Group*, November 27,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gion/eca/publication/middle-trade-and-transport-corridor>

② “Via Carpatia Under the TEN-T”, *3 Seas Europe*, May 8, 2023, <https://3seaseurope.com/via-carpatia-ten-t/>

用于建设自动化仓储系统和区块链清关平台，从而将货物在港滞留时间压缩至 24 小时内。近期，液化天然气专用码头和数字孪生港口系统改造计划也已启动，这标志着该港正从传统的物流枢纽向绿色智慧枢纽转型。

与康斯坦察港类似，保加利亚瓦尔纳港（Varna）也是黑海沿岸的重要物流枢纽之一。瓦尔纳港将东面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与西面的普罗夫迪夫枢纽（Plovdiv）连接起来，从而构建了一条直通欧洲内陆的物流通道。在新冠疫情期间，瓦尔纳港凭借因乌克兰港口关闭而转移的货流，实现了货运量逆势增长。2022 年前 5 个月，该港的吞吐量同比激增 40%。<sup>①</sup>然而与此同时，瓦尔纳港面临着来自康斯坦察港的强有力竞争。康斯坦察港凭借其更高效的铁路网络（例如通往布加勒斯特的高速铁路）吸引了更多中欧班列流量，这使得瓦尔纳港在货运份额的争夺中一直处于劣势。展望未来，随着伊朗和南高加索地区的运输潜力进一步开发，差异化竞争或将重塑黑海沿岸两大港口之间的竞合关系。这种变化将为欧亚物流网络的升级注入新的动力，推动物流格局进一步优化。

传统走廊的路径依赖与新走廊的试验性突破，共同聚焦于一个核心命题：转运枢纽的效能是决定通道网络的韧性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波兰马拉舍维奇站的升级改造，还是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的多式联运网络整合，中欧运输通道中的转运枢纽功能正在从单一的物流节点向流量调控中枢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关乎运输时效的提升，更涉及地缘经济博弈中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深层逻辑。新走廊的兴起本质上是对传统路径瓶颈的一种回应，而欧洲转运枢纽的演化则成为观察这一变革的重要窗口。

### 三、基于实地调研对中欧运输新走廊运营挑战及经济潜力的讨论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作为连接欧亚非传统陆路通道，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其运营及贸易效益也更加值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对中欧运输新走廊运营效能及贸易效益的探讨多局限于

---

① “The New Transport Corrido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rosses Bulgaria”, *Capital Insights*, June 29, 2022, [https://kinsights.capital.bg/economy/2022/06/28/4362260\\_the\\_new\\_transport\\_corridor\\_between\\_china\\_and\\_europe/](https://kinsights.capital.bg/economy/2022/06/28/4362260_the_new_transport_corridor_between_china_and_europe/)

国际贸易流量统计或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测算等宏观维度。此类分析虽能勾勒出走廊发展的总体轮廓，却难以捕捉到微观层面影响其贸易效益的实际因素。本部分以研究团队成员李羽姗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关键节点国家开展实地调研时获得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开展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贡献微观视角，帮助研究者深入理解中欧运输新走廊运营中的真实贸易情况及实际问题。

首先，中欧运输新走廊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其运输时长短、时效性较高。2024 年，首趟从中国西安开往阿塞拜疆巴库的集装箱班列，沿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途经哈萨克斯坦，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路程仅用了 11 天。毋庸置疑，相较于传统运输路线，该路线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成本。然而，根据研究团队成员访谈得到的信息，<sup>①</sup>2024 年以前托运人不优先考虑该路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该路线发车时间不稳定且发货时间受限。自 2024 年 7 月起，西安国际港站至阿塞拜疆巴库的中欧班列每日开行一班，实现了跨里海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该列车自西安始发，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跨越里海抵达阿塞拜疆，全程约 12 天。<sup>②</sup>这标志着中欧运输新走廊已转向较为成熟的“稳定供应链通道”。这一变化有助于该走廊吸引企业的货物发运，推动中国与沿线地区贸易量增长。2024 年，西安中欧班列开行量超过 5000 列，创历史最高纪录。得益于西安联合货运站作为中欧运输新走廊关键枢纽的运营，2024 年该走廊沿线运输量增长了 33 倍。<sup>③</sup>

尽管中欧运输新走廊已实现常态化运营，但其实际运营中存在多重制约因素，导致该走廊在运输效能、运营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首先，该路线的时效性不稳定，是其实际运输中最频发的问题。根据研究团队成员对该走廊的数位托运人的访谈资料，托运人通过该路线运输散货的实际用时长达 20 天乃至 1 个月的情况时有发生，运输时效无法得到保障。一方面，由

① 2024 年 4 月，研究团队成员李羽姗在阿塞拜疆对部分中资企业进行访谈；2024 年 5 月，研究团队成员石靖、李羽姗在格鲁吉亚对中铁二十三局格鲁吉亚分公司、中国路桥格鲁吉亚分公司以及多个私营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② “跨里海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4 年 7 月 2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0691.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0691.htm)

③ “去年中间走廊沿线交通量增加 33 倍”，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2025 年 2 月 23 日，<https://azertag.az/chn/xeber/china-3430967>

于该路线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路段较长，且货物需要换装，通关效率较低。如遇冬季恶劣气候则货物堆积，运输时长会进一步延长。另一方面，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路段，中欧班列的整车货物常常会优先通行。如遇此情况，其余运输货物均需等待中欧班列的货物优先完成转运后再排队等候转运。因此，尽管当前固定开行班列的货物能够实现高效运输，但散货需依赖临时拼箱、多频次换装、让行整车班列，导致运输效率低下。此外，散货易受轮渡舱位安排影响，导致运输时间波动大。考虑到该走廊在运输费用方面相较于其他路线没有显著优势，中小企业选择该路线意向不高。而由于该路线无法满足大型施工项目的超常规设备运输需求，海运仍是诸多施工项目的运输首选。而当施工项目需要紧急运输零配件时，由于该走廊运输时效性难以与航空运输相较，仍无法成为最佳选择。因此，中欧运输新走廊在常态化运营的同时，需保障其运输时效稳定高效，其竞争力方能进一步增强。

其次，中欧运输新走廊面临基础设施运能不足与场站现代化水平滞后的双重制约。根据阿塞拜疆里海航运公司（ASCO）官方数据显示，其商船队共拥有 51 艘船舶，包括 20 艘油轮、12 艘渡轮、16 艘干货船、1 艘滚装船和 2 艘客滚船。<sup>①</sup>但据研究团队成员对阿塞拜疆托普楚巴绍夫中心<sup>②</sup>及巴库港管理层的实地调研，目前实际投入中欧运输新走廊跨里海段运输的船舶仅 7 艘。当前该走廊运力与实际需求间存在脱节。而场站现代化水平较低则导致运输效率存在瓶颈。这一问题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有明显体现。由于当前该港口仍采用人工调度方式进行货物换装，运输效率不稳定，跨境运输时间存在差异。据受访企业表示，其托运货物曾在阿克套港积压半月有余。尽管阿塞拜疆与哈萨克斯坦已计划扩建巴库港、阿克套港，增加里海轮渡班次，但走廊升级面临现实阻碍。当前中欧运输新走廊沿线升级和改造存在较大资金缺口。然而，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与私营资本的投资意愿不强，致使现有资金规模难以支撑改造计划。因此，基础设施短板已成为制约该走廊运力释放

① 根据阿塞拜疆里海航运公司官网商船队船只信息整理、计算得出。参见阿塞拜疆里海航运公司网站（<https://www.asco.az>）。

② 托普楚巴绍夫中心（Topchubashov Center，简称 TOP 智库）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智库。该智库致力于分析国际事务，重点关注阿塞拜疆、后苏联国家、中东欧和中东地区。

的核心瓶颈，其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

再次，中欧运输新走廊仍存在运营组织缺陷，亟待提升与改善。一方面，由于该走廊尚未完善空箱回流系统，无法高效安排与调配集装箱，进而导致班列返程空箱率居高不下，全程运输成本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当前该路线尚未配备数字化调度系统，走廊沿线数字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信息数据无法实现实时共享。据某受访企业反映，该路线运输货物的实时物流信息不明确，在长期没有物流信息更新的情况下，散货的信息没有实时记录，查询货物物流信息难度极高，货物更容易面临丢失风险。而由于数据互通壁垒，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三国海关系统尚未完全对接，货物运输管理难度进一步增加，货运处理速度减慢。在清关和关税方面，该走廊沿线国家间尚未形成完善的经济联盟体系。由于货物运输涉及诸多海关及边境管理程序，通关手续复杂导致运输效率低，滞箱情况时有发生。

中欧运输新走廊作为多式联运运输路线，上述挑战在发展初期在所难免。该走廊竞争力较低，实际上是硬件缺陷与软性障碍综合导致的。基础设施滞后直接限制走廊运力，而跨国协同缺位、运营低效，则从制度层面加剧了资源损耗。研究团队认为，解决上述挑战更有效的措施不只是加大资金投入提升基础设施，而是需要沿线国家更多关注走廊的运营和运输效率，加强走廊沿线各国的相互协作。中欧运输新走廊的运营矛盾本质上是快速增长的供应链需求与滞后的系统能力之间的冲突。其未来发展需从追求时效性的单点突破转向构建高效的运输服务体系。应建立跨国运输标准联盟，搭建统一的数字物流平台，简化过境国通关手续。通过基础设施扩容与规则协同巩固地缘经济韧性，如此才能将运输时效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贸易竞争力，以实现该走廊的定位从地理通道到高效物流路线的转变。

尽管中欧运输新走廊的运营仍面临诸多挑战，但该路线作为亚欧贸易的补充性通道，是能够通过关键节点的战略投资，激活沿线国家的“通道经济”潜能，带动沿线地区物流产业发展，形成以物流产业为牵引的区域发展增效格局的。格鲁吉亚波季港多式联运集装箱堆场项目正是这一逻辑的印证，该项目的建设运营揭示了跨国运输路线是如何通过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促进自身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深度整合的。

据研究团队成员在格鲁吉亚调研时收集的信息，中国铁建二十三局于 2024 年承包格鲁吉亚波季港多式联运集装箱堆场建设项目。该项目业主为一家运输和物流投资集团公司<sup>①</sup>，项目建设占地面积为 8 公顷。该堆场建设之所以选择波季港而非巴统港，则是考虑到巴统港主要服务于石油和散装货物运输，而波季港则服务于集装箱和汽车运输。<sup>②</sup>受访者告诉研究团队成员，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业主需要在格鲁吉亚新建堆场以替代俄罗斯堆场进行欧洲与亚洲货物运输中转。而该堆场也能进一步增加该走廊的货物运输能力，提升格鲁吉亚在国际运输走廊框架内的过境吸引力。截至 2024 年 12 月，该项目除铁路工程外的其他工程已全部完工。

上述波季港项目通过建设多式联运堆场强化了集装箱与汽车运输的专业化能力，弥补了巴统港以石油或散货运输为主的短板，推动格鲁吉亚从单一运输节点向综合物流枢纽转型。格鲁吉亚通过提升过境吸引力，巩固其作为欧亚陆桥关键节点的地位，进一步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以吸引更多国际资本与其进行产业合作。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发展带动沿线国家多式联运设施建设，有助于缩短物流时间、减少换装成本，促进沿线国家间商品、资本、技术流动。此类跨国基础设施项目能够帮助推动沿线国家在海关程序、运输标准、数据互通等领域加强政策协调，由此进一步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欧运输新走廊作为欧亚非传统陆路通道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这条跨越里海的运输通道通过缩短运输周期、规避地缘风险，为中欧供应链多元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然而，当前中欧运输新走廊的贸易效益尚未充分释放。散货运输效率低下、基础设施运力不足、运营组织碎片化等问题亟待解决。结合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开展的调研与访谈信息，中欧运输新走廊目前仍非开展双边业务的中外企业的首选。诚然，研究团队成员开展访谈的企业仅能从特定视角反映该走廊的运营及贸易情况，难以概其全貌。但解决现存问题，无疑有助于推动其未来超越“运输通道”的物理定位，向“区域价值链重构者”的角色转换。这一进程不仅关乎

---

① 该公司全称为 PTC 控股公司（PTC Holding LLP），是一家哈萨克斯坦运输和物流投资集团，在石油天然气和集装箱运输领域提供综合物流服务。

② “PTC Holding Will Build Port Terminal in Poti”, *PTC Holding*, June 2, 2023, <https://ptc-holding.kz/press-center-en/ptc-holding-to-build-port-terminal-in-poti/>

贸易效率的提升，更是全球南方国家重塑地缘经济话语权的关键实践——通过基础设施赋能的系统性变革，将运输时效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权与产业主导权，最终实现从被动过境到主动增值的跃迁。

#### 四、基于田野视角对中欧运输新走廊战略意义考量的讨论

对于关注中欧运输通道近年来发展趋势以及参与方提出的具有战略指向规划的研究而言，这一正在发挥积极效能的项目仍处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阶段。从基础设施、联通性、政策协调等方面来看，该项目未来仍将发生积极变化。然而，从利益攸关方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动机是最为明确的判断和筹划依据，但涉及欧亚多国的大项目绝非仅从经济角度便能全面量化。合作中的沟通细节往往带有政治和战略考量。无论当前已客观存在的条件，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境，实现共赢的目标都需要各方在战略层面进行深度合作与协调。

结合新运输通道沿线的田野工作，研究团队一方面掌握了类似全景式的项目发展变化进程，这对于从全局把握项目的新情况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田野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收集到与运输通道相关的各类消息。对于研究而言，研究者不对可能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信息先验地作出性质界定，因为这种界定往往与主体性和立场<sup>①</sup>直接相关。对于深入当地开展田野调查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而言，身处不同立场的信息之中，应首先客观呈现事实原委，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而不是武断地仅选择主观认为“有用的”或“好的”内容，也不应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为研究问题探寻看似合理的结论时变得优柔寡断。之所以专门讨论田野工作和信息判断，是因为在围绕中欧运输新走廊议题开展工作时，研究者确实面临类似情况。即便是拥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经济利益，仍然需要具体区分运输走廊项目参与者的利益差异，看到各参与主体对项目的战略考虑和预期可能存在的显著差异。以下主要结合高加索地区的田野考察，为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发展情况补充一些来自

---

<sup>①</sup> Olukotun, Oluwatoyin, et al., “An analysis of reflections on researcher positionality”,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6.5, 2021, pp.1411-1426.

当地的新情况，尽可能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贴近真实情况的内容，也有助于把握当前阶段各方的战略视角。

了解各国对发展连接欧亚运输潜力和与中国合作的新情况，包括在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和多边合作倡议等方面的新动态，是研究团队在欧亚不同地域田野工作的一项重点。近年来，穿越广大中亚腹地的新运输线路在欧亚地区内外备受关注，各国在精细化语境下对相关话题的表述更加具体，对项目的期待和未来愿景也更加明确。通过田野调查工作，研究团队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在地化、全面且动态的资料。

阿塞拜疆是该运输走廊沿线表现积极的国家之一。在对阿塞拜疆进行学术访问<sup>①</sup>期间，相关议题成为重点调研内容。此次调研旨在借助田野调查的机会，发现当前研究问题的诸多线索，并在实地工作中探索与发现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事实上，对于在当地开展的调研，或者说更具学术性的田野调查，其工作安排仍需在具体的现场环境中通过观察、走访和访谈来完成。通过各种可能的信息渠道，甚至亲身实践，来把握围绕研究议题最值得关注的方面。具体围绕中欧运输新走廊的研究目标，调研团队在阿塞拜疆的访问中走访了相关研究机构，并沿着位于其境内的国际运输通道的走向和规划进行了实地调研。

调研团队成员石靖曾前往阿塞拜疆的飞地纳希切万（Nakhchivan）。从地理位置上看，纳希切万与阿塞拜疆本土相隔一定距离，与邻国伊朗和亚美尼亚接壤，拥有较长的边境线。此外，纳希切万西北部与土耳其有 17 公里的边境线，设有萨达雷克（Sadarak）陆路口岸。目前，该口岸通关工作正常有序，邻近口岸的沿路设有相关出关检查设施。在等待出关的车队中，土耳其牌照和阿塞拜疆牌照的货运车辆有序排队，反映出高加索地区内国际运输通道沿线东西走向的物流特点。与此同时，位于里海沿岸的巴库阿拉特港口，作为阿塞拜疆参与国际运输走廊项目的最东端，其货物运输情况大致勾勒出了阿塞拜疆段以及伊朗境内阿拉斯河沿岸线路的物流状况。

考察纳希切万的区段情况，需要综合考虑其特殊性，并将其置于阿塞拜

---

① 研究团队成员石靖于 2025 年 2 月—3 月在阿塞拜疆进行学术访问，并在此期间开展在当地的田野调查工作。

疆整体的驱动协调体系中进行分析。首先，纳希切万作为阿塞拜疆的飞地，与阿塞拜疆主体部分并无陆路相连，这使得其在本国境内的联系因地理限制而面临特殊困难。在讨论作为联通地域的国际运输通道时，这一特点无疑会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深入纳希切万当地，会直观感受到其与阿塞拜疆本土的不同之处。从地图上看，纳希切万沿着阿拉斯河与伊朗有漫长的边界，随后才是与土耳其的连接。纳希切万的区位特殊性及其潜在的联通效能，因其飞地身份以及作为多地区交汇点的地位而显得尤为突出。

纳希切万的既有公路和铁路沿着阿拉斯河沿岸延伸，东侧是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与亚美尼亚的赞格祖尔山脉（Zangezur Mountains）相邻。这些交通线路依地形走向，在西北方向连接土耳其边境，向西南延伸至靠近伊朗方向的口岸。在纳希切万与土耳其边境附近，阿塞拜疆一侧的主路继续向北延伸至边境线。苏联时期，纳希切万地区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公路和铁路曾是相连的。然而，目前亚美尼亚一侧的交通线路在靠近边境点时向东改道进入山区，连接亚美尼亚东南部地区，并作为北南通路，最终通向与伊朗交界的边境口岸。阿塞拜疆高度重视纳希切万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希望进一步开发其过境运输潜力并加强与本土的联系，现有的公路和铁路条件也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投入。

目前，纳希切万与阿塞拜疆本土的连接主要依赖过境伊朗。由于阿拉斯河构成了纳希切万地区与伊朗的国界，公路和铁路线路的设计使得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成为纳希切万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在阿拉斯河沿线，以及穿越纳希切万的公路中，连接伊朗方向的口岸包括靠近纳希切万市的霍拉迪兹（Horadiz）口岸和位于最南端、公路与阿拉斯河交汇处的朱勒法（Julfa）口岸。尽管阿塞拜疆对边境实施了特别的管制措施，但纳希切万与外部连接的多个口岸仍有序开展国际联运车辆的通关活动，相关海关检查等配套基础设施完备。基于对当前国际运输情况的现场调研，可以发现，纳希切万地方管理部门及阿塞拜疆政府正有针对性地开展优化工作，旨在解决障碍性因素，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际联运中的“中间性”优势，并期望通过发展国际运输通道，进一步加强飞地纳希切万与阿塞拜疆本土的联系。

近年来，阿塞拜疆将建设和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

略，其关注范围不仅限于本土和纳希切万，还积极通过跨境运输通道项目与邻国开展合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协调。尽管目前南高加索地区的跨境线路已日趋成熟，包括阿塞拜疆通过格鲁吉亚和伊朗进一步连接土耳其的线路，但阿塞拜疆的政策和规划并未止步于此。其正在规划修建从纳希切万经土耳其东部直达黑海沿岸的铁路线，并在新设立的卡拉巴赫（Karabakh）以及东赞格祖尔（East Zangezur）经济区<sup>①</sup>规划新的公路和铁路线路，以服务于全国交通网络。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国际运输走廊的运能。从这些最新来自当地的案例来看，阿塞拜疆政府的政策在运输通道规划所涉及的地区，显示出国内建设需求与国际运输合作的高度契合，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已被赋予了鲜明的战略意义。

## 五、结 语

本研究关注的话题源于研究团队在海外的长期田野调查工作。在欧亚地区不同国家开展在地化工作期间，青年学者们从具有不同政策侧重和战略期待的视角出发，对贯穿东西方向的国际运输走廊项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各国在政策和战略上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所反映出的共同点，正是当前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国际运输走廊项目跨越式发展的体现。同时，这也日渐成为沿线国家间重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在选题方面，田野工作者一方面紧密结合欧亚当地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则进一步贴近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将具体的在地化问题与中国视角和观点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是研究设计的重要考量，也是衡量实际研究效用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工作与中国视角相结合的选题，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各地的广泛接纳程度。其中，由中国助力推进的基础设施、经贸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倡议，符合沿线国家的政策理念，是引

---

① “2021 年 7 月 7 日，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签署了一项关于阿塞拜疆经济区域新划分的法令。根据该法令，阿塞拜疆的经济区域数量从 11 个增加到 14 个。该国首都被划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区域，并且新增了卡拉巴赫和东赞格祖尔两个经济区域。” See “Ramil Huseyn: New Division of Economic Regions Will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Karabakh and East Zangezur”, Center for Analysis of Economic Reforms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https://ereforms.gov.az/en/183>

领沿线国家开拓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实践案例。在内容安排上，鉴于研究团队的田野调查基础，目前仅对中欧运输新走廊进行了有限的调研与分析。一方面，这体现了该运输走廊工程量之大，现阶段所反映出的实际问题可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表明区域国别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田野调查方法则是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路径。

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聚焦中欧运输新走廊沿线的三个具体议题，通过梳理和讨论，力图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反映这条国际运输走廊在欧亚地区不同点位上的现实状况，以及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的战略意义。在对中欧运输新走廊在高加索地区、东欧地区的具体案例分析中，学者基于田野工作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既呈现了中欧运输新走廊在一些沿线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揭示了调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需要重点关注并回应的问题。

总体而言，中欧运输新走廊近年来在沿线国家的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一项目的推动，使得进一步开发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性的愿景变为现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推进，相关政策配套协调，这些已成为与项目相关的在地化特点。此外，以国际运输走廊连通性为基础进一步释放的经贸互惠潜力，也随着该项目的辐射而逐渐显现。互利互惠始终是以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为代表的国际合作项目的目标指向，但在实际运作中，不同视角反映出的合作期待和利益侧重存在偏差的情况时有发生。从田野调查工作中获取的真实信息，正是为了补足不同方面交往中的信息，使其趋于完整，进而为优化合作、实现更加趋近共赢的目标作出努力。

作为总结的一部分，相关研究方法也是需要特别提出的重要部分。本文的研究主题以及对中欧运输新走廊相关细节的探讨，均基于在当地长期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这些观察和积累所反映出的是真实且具有时效性的第一手信息。因此，关于中欧运输新走廊及相关议题的细节呈现，都源于在地化的信息支持。长时间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其直接产出是对一些具体的重要议题的情况把握。在本文对中欧运输新走廊议题的探讨中，更多地呈现了全景式的在地信息，这些丰富的信息自然引导出议题结论以及进一步思考，使得研究同行在参与相关议题讨论时更容易引起共鸣。

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探索研究方法并最终落实成为恰当的成果，是知

识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相关的具体内容不仅要贴合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的特点，还要遵循中国视角下学科建设的指导要求。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基于研究方法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术成果的反映形式，成为最新的工作内容之一。本研究正是基于在地化的重要议题，通过田野工作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生产的尝试，作为一种以议题讨论为核心的田野调查报告，本研究展现了田野调查工作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视角的连接，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参考。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vision of more convenient trans-Eurasian inland routes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imagination to reality. Westward corridors originating in China and traversing Central Asia have established new modes of connectivity across mountains and seas through multimodal transport systems. In recent years, amid increasing instability in the Eurasian region, the so-called “Middle Corridor” has garnered growing attention as an alternative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Simultaneously, as expect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ve rapidly increased, this multimodal corridor, extending from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to Europe, has attracted interest that goes beyond its immediate geographic scope, prompting a reevaluation of its economic viability and strategic valu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new China-Europe transport corridor, aiming to reflect and analyze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is emerging trade route. Although the corridor may bear different names, localized designs, and strategic fram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ts overall appeal and posi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emain consistent.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is corridor and analyzing current dynamics and challenges observed across corridor countries, this study seeks to assess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orridor through the lens of fieldwork finding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share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behind this initiative,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regional features shaping its evolution. Methodologically, this research is grounded in extensive fieldwork and presents first-hand observations of the corridor’s varying segments and key nodes. It examines recent progress in term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outcomes, offering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on the operational realities of this transregional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New China-Europe Transport Corridor, the Middle Corridor, Fieldwork,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Аннотация】**С тех пор, как была предложен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более удобный проход по суше в Евраз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из фантазии в реальность. Западный маршрут из Китая через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реализует новый способ сообщения через горы и мор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мультимодаль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 ростом нестабиль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в Евразии, «средний коридор» как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 маршрут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привлекает всё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оскольку ожидания стран,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вдоль маршрут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ыстро растут,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мое этому мультимодальному транспортному коридору из Китая через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Кавказ и далее в Европу, даже превысило его прямой радиус действия, а 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ыгоды вызвали оценки и ожидания 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ценн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е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новому транспортному коридору Китай-Европа с целью отразить и изучить последние события на этом транспортном маршрут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его названии, конкретном 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м дизайне и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его общая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раны вдоль маршрута схож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траекторию развития эт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маршрута и анализируя последние ситуа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проявляющиеся в странах вдоль маршрута,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дел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оценить практику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нов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в Евразии с помощью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изучить его общие, но отличительны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тод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фак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с новым транспортным коридором Китай-Европа на раз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и в конкретных местах, а такж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и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его последний прогресс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чевидцев по та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как политика,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ыгод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овы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коридор Китай-Европа, средний коридор, поле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影响

#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的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乌克兰危机背后的逻辑\*

刘莹\*\*

**【内容提要】**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和政策行为，进而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身份概念解释力不足、身份与利益之间关系界定模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分析视角单一的问题，本文引入“利益表达”的概念，通过分析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过程中俄方利益表达和他者反馈，在身份、利益、政策行为、关系建构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而解释乌克兰危机背后的逻辑原因。面对冷战后北约的数次东扩，俄罗斯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表达，但未收到北约方面全面、积极的认可和回应，这种消极的他者反馈破坏了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荣誉观念，俄罗斯因此对北约采取了对抗政策，双方对抗的烈度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达到峰值，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彻底破裂。与从战略安全视角研究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不同，本文设计的“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建构主义分析框架有助于从内、外两个层面重新审视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也能为分析俄乌冲突等当前热点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俄罗斯与北约关系 乌克兰危机 利益表达 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139(30)

俄乌冲突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爆发，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是其中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华约不复存在，俄罗斯与北约虽不再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直接对立，且一度保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治理中的中俄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22BGJ078）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刘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了有限合作,但最终未能真正建立长期相对稳定和谐的关系。随着北约东扩,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迅速恶化,直至形成俄乌冲突后的全面对抗。当前学界对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视角出发,注重分析冷战结束后北约战略扩张对俄罗斯地缘安全及双边关系的影响,却无法解释俄罗斯在面临北约东扩的安全困境时还愿与西方建立部分合作关系的事实,也无法说明在俄罗斯与北约大部分成员国仍保持密切经贸联系、在双方之间已设立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对抗。这些关系演变背后固然有物质力量驱动,但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观念因素也不容忽视。本文将“利益表达”概念引入身份建构解释框架,通过分析冷战后北约东扩背景下俄罗斯利益表达和身份建构的过程,解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变化的动因和逻辑。虽然美国介入了俄乌冲突的调停,但解决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仍是各方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 一、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 (一)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他者”

一般认为,政治学领域的“身份”概念对应的是英文 identity 一词。identity 译成中文通常有“身份”和“认同”两层涵义:前者更多是指角色或地位,后者主要从认知层面表达确认、认可的意思,而地位的确定是“区别自我与他者、确定某种归属与认同感的前提。”<sup>①</sup>本文采用“身份”的译法,主要强调俄罗斯在与北约关系中更倾向于强调角色这层涵义。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身份概念及身份政治的形成过程做过系统性的研究,他指出,身份概念普遍根植于“激情”(Spirit)<sup>②</sup>当中,属于内在自我,这种原始的自我概念属于一种渴望得到承认的自我价值判断。福山认为,真正的身份概念出现在现代社会,“当身份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观念相结合,与内在自我价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进观点相结合时,身份方才出现”<sup>③</sup>。也

---

① 李慧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学术论坛》,2007 年第 12 期,第 63-71 页。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年,第 21 页。

③ 参见同上,第 27 页。

就是说，真正的自我身份实际上是由与别人的关系和外界提供的规范和期待构成的，“根植于对承认的渴求”<sup>①</sup>，因此也不可能仅由经济手段满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首次出现了身份的概念。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身份对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如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指出，“身份是存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任何人都离不开它”<sup>②</sup>。泰德·霍普夫（Ted Hopf）认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比无政府状态危险得多的世界。”<sup>③</sup>安东尼·伯克（Anthony Burke）则称，“没有身份的世界政治”就“没有人民，没有国家，没有国际体系。”<sup>④</sup>布鲁斯·克罗宁（Bruce Cronin）指出，“身份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政治领导人可以借此维护和建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sup>⑤</sup>还有一些学者将身份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或主要变量，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问题。<sup>⑥</sup>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身份、认同、观念、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可以决定国家利益，进而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温特同时对身份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分类。<sup>⑦</sup>温特将国家身份分为非社会性的团体身份和社会性的社会身份（即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被别人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年，第 6 页。

② 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

③ T.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8, Vol.23, No.23, pp.171-200.

④ A. Burke, “Identity/Difference”, in M. Griffiths (ed.),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394.

⑤ B. Cronin,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8.

⑥ R. Abdelal, Y. M. Herrera, A. I. Johnston, R.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6, Vol.4, No.4, pp.695-711; P. Kowert, “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 In G. Chafetz, M. Spirtas, B. Frankel (eds.)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Interest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p.1-34; J. D. Fearon, 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 Vol.54, No.4, pp.845-877.

⑦ See A.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Vol.46, No.2, pp.391-425; A.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Vol.88, No.2, pp.384-396; A.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 Dunn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5, Vol.1, No.3, pp.367-839.

看待），后者又包括角色身份、类属身份和集体身份。角色身份强调的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功能，类属身份强调类别差异性，集体身份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如果说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都涉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集体身份则是一个模糊自我与他者边界的认同过程。<sup>①</sup>

身份概念的引入为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改变，尤其为研究国家间冲突与合作及安全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如杰维斯（Robert Jevis）和勒博（Richard Lebow）分别从错误知觉理论视角和领导人认知及国家需求层面分析冲突、战争和国际危机爆发的原因；伯克（Anthony Burke）等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国家可以通过互动进程建构共有观念和“我们的感觉”，进而形成集体身份和安全共同体，并有可能从互视为敌变为互认为友，变对抗、竞争的关系为合作关系。<sup>②</sup>又如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提出了“国家安全文化”的概念，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巴纳特（Michael Barnett）提出了“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柯沃特（Paul A. Kowet）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国家认同，维弗尔（Ole Wæver）等则强调安全政策的主体是社会和个人的身份，“国家安全取决于国家身份”<sup>③</sup>。与关注国家物质属性和现实安全（physical security）的研究不同，斯蒂勒（Brent Steele）等学者强调国家文化属性、自我属性及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重要性。<sup>④</sup>本体

---

①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

② See Robert Je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Richar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E. Adler, M.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8; B. Cronin,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See P. J.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 Adler, M.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ul Kowert, "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 in G. Chafetz, M. Spirtas, B. Frankel (eds.)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Interest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1; O. Wæver, B. Buzan, M. Kelstrup, P. Lemaitre,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London: Pinter, 1993.

④ See J.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Vol.12, No.3, pp.341-370; B.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Power of Self-identity: British Neutralit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1, No.3, pp.519-540.

安全论认为，安全利益由文化因素确定，即国家主要由表现身份的意愿驱动，寻求身份稳定的安全。<sup>①</sup>

更为重要的是，身份概念还拓展了利益的定义，确定身份与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建构主义身份视角下的国家利益不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对国家利益和政策行为的研究开始转向了一种“非理性”的视角。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内化了利益的概念，提出了身份决定利益、身份是利益的基础、身份塑造利益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认为国家行为体只有在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之后，才能决定自己的利益和行为。<sup>②</sup>

借助建构主义身份的概念，许多学者都尝试在现实主义之外或结合现实主义理论寻找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如对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关系的研究发现，规范和价值差异产生了不信任、不安全和零和逻辑思维，阻碍了有益合作，而双方的关系发展也建构了行为体各自的身份。<sup>③</sup>帕略特（Vincent Pouliot）通过研究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发现，双方之间缺少基于认同“我们”的集体身份，但管理分歧的互动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双方之间的和平状态。<sup>④</sup>

俄罗斯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将身份概念具化为“荣誉”，以此研究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及行为。首先，他认为，俄罗斯的荣誉包含在这样的逻辑里——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同时也要维护自身的核心价值。俄罗斯一直努力把对西方的忠诚和对本国国内同盟（东正教、斯拉夫民族、俄罗斯族等俄罗斯核心价值群体）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双

---

① See R. B. Hall,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A.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B.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See A.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Vol.46, No.2, pp.391-425; R.L. Jepperson, A. Wendt, P.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3-78.

③ See Alexander Antonov, *EU and NATO's Relations with Russia between 2000 and 2016*,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7; Viatcheslav Morozov, “Identity and Hegemony in EU-Russia Relations”, in Tom Casier, Joan DeBardeleben (eds.), *Eu-Russia Relations in Crisi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7.

④ See V. Pouli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重荣誉”诉求，但很难实现。<sup>①</sup>其次，齐甘科夫认为，他者对一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如果他者承认一国利益和价值观并愿意合作，该国就会对外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反之则会倾向强硬甚至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和手段。据此，齐甘科夫将西方承认和受自身实力等因素影响的俄罗斯国内信心作为两个变量，构建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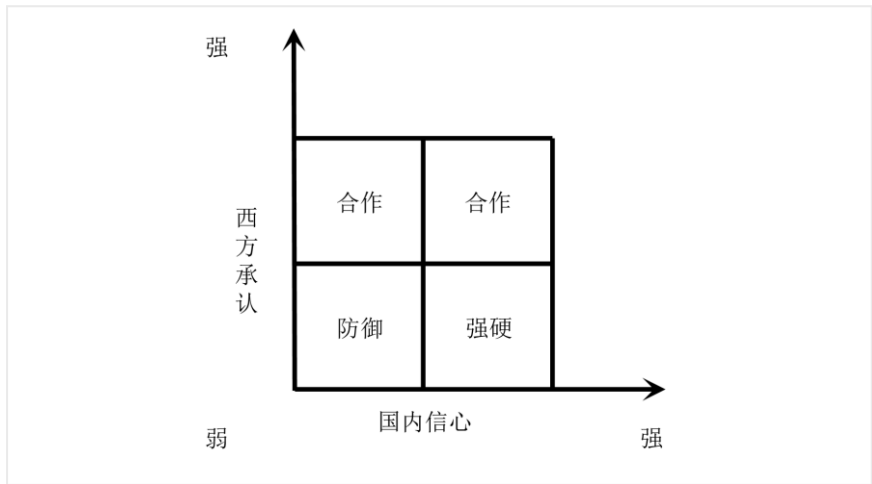


图 1 影响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因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齐甘科夫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分析绘制。

齐甘科夫将荣誉视为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他同时认为，“国内外的事态发展对增进或减少俄罗斯在国际互动中的荣誉感都有影响……荣誉是一个相互的概念，它的含义可能随着外部的重要变化而变化。”<sup>②</sup>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他者的反馈可以加强或侵蚀业已形成的自我荣誉感，而这会影响自我对他者的评价，决定要对他者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也就是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互动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国家身份不断地进行建构，对西方的

① 参见[俄]安德烈·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第28-36页。

② 参见同上，第52页。

政策也在调整。这是齐甘科夫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做出的文化解释（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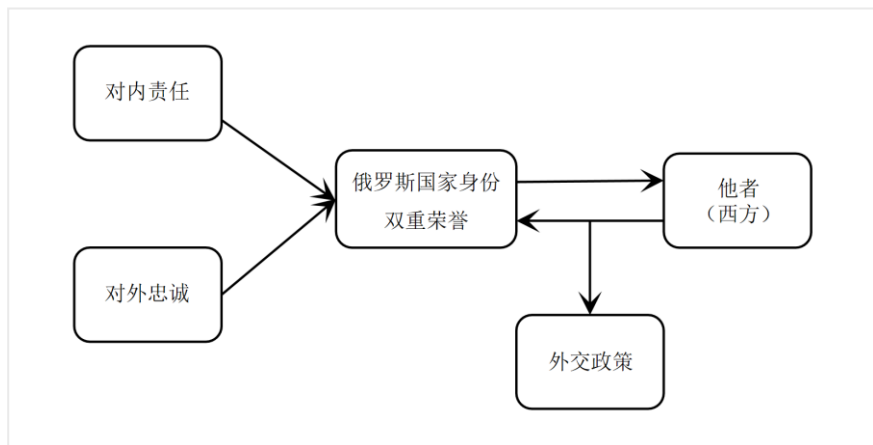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齐甘科夫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分析绘制。

虽然齐甘科夫结合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做出的分析可以解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他分析影响荣誉的两个变量不仅涉及国家实力等物质因素，还与权力精英认知等观念因素有关——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使分析复杂化；第二，在研究本体和他者互动过程时，过于强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行为结果，没有明确到底是这个过程还是某个要素影响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另外，齐甘科夫也忽略了建构主义强调的决定外交政策的利益因素，而利益对身份建构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 （二）俄罗斯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

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构成涉及内外两个层面以及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家身份重构问题上面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困扰——既要与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在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也要重构自我历史观念。<sup>①</sup>这体现了内部自我意识和外部他者影响、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对冷战后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齐甘科夫指出，本国价值体系是身份

<sup>①</sup> 张昊琦：“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23-59页。

认同的内在层面，是由历史决定的。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内核是荣誉，这一思想来源于东正教文化、专制制度和斯拉夫民族同盟传统。<sup>①</sup>这一身份的内在层面表现在俄外交中，就是捍卫本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强调大国地位以及维护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团结。身份的外在层面则表现为自我在与他者互动中得到他者对自我价值的反馈（否定或承认）。根据国家内部自信程度，外部的反馈和压力会在国内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被政治精英解读为对国家的威胁或机遇，不同观点会发生碰撞，最终产生主导的国家荣誉观，决定俄罗斯外交政策和行为。“决定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是被可利用的物质能力强化了的光荣行为的国家观念”<sup>②</sup>。换言之，以捍卫荣誉为核心理念的俄罗斯国家身份决定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政策，而他者（西方）对俄罗斯自我价值和利益的反馈会进一步建构国家身份，进而影响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俄罗斯国家身份形成、变化和重构的过程中，西方一直扮演着“重要他者”的角色。思想上，从 19 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辩论开始，东西之争一直对俄国家认同建设和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sup>③</sup>行动上，俄罗斯一直力求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而西方所采取的不利于俄罗斯的行动都被视为对俄罗斯国家身份的“侮辱”，认同危机随之加深。<sup>④</sup>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国家身份内涵特点，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发展变迁掺杂了多重因素：既有俄罗斯国家内部政治文化动因，也有外部环境影响；既有历史参照，也有现实压力。苏联解体后，曾与北约尖锐对立的华约不复存在。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国力有所衰落，自信不足，国家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世界核大国变成了经济发展衰败、政治秩序混乱的地区性国家，并且为了维持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发展，不得不向西方求助；北约及其主导国美国由于不再视俄罗斯为威胁、力求暂时安抚俄罗斯等原因，对俄政策也相对温和，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呈现以防御、

① 参见[俄]安德烈·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8-34 页。

② 同上，第 7 页。

③ 张昊琦：“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 5 期，第 35-46 页。

④ 李太龙：“‘大国认同’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俄罗斯学刊》，2021 年第 1 期，第 61-83 页。

合作为主的特征。随着俄罗斯恢复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对重塑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诉求逐渐上升，北约进一步的战略挤压和遏制，导致俄罗斯与北约矛盾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形成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双边关系破裂的僵局。

综合国际关系及俄罗斯问题研究中的身份概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身份可以代表一种自我意识或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对角色或地位的诉求；具体到俄罗斯来说，身份突出体现为对荣誉或尊严被承认的诉求，这与俄罗斯自身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第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身份概念为国家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身份议题与安全密不可分”<sup>①</sup>。身份内涵中的文化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可以定义安全，也为思考身份和利益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强调安全不只是物质性的生存需要，也是保护自我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或本体安全的诉求。第三，身份决定利益、政策和行为，国家可以根据身份建构中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念决定与安全相关的利益问题。

虽然身份概念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但其中的模糊性也受到了奥努夫（Nicholas Onuf）等学者的质疑。<sup>②</sup>围绕身份概念出现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身份与利益、文化与身份的关系等问题上。<sup>③</sup>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政治学利益表达（interest articulation）的概念，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

第一，以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为研究对象，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西方是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他者；二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发展历程，能充分说明安全利益对俄罗斯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在与北约的关系中，

---

① K. Booth, “Security and the Self: 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 in K. Krause, M.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88.

② See N. Onuf, “Parsing Personal Identity: Self, Other, Agent”, in F. Debrix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M.E. Sharpe, 2003, pp.26-49; J. D. Fearon, 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 Vol.54, No.4, pp.845-877; R. Brubaker, F. Cooper,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000, Vol.29, No.1, pp.1-47.

③ For related critiques, see R. L. Jepperson, A. Wendt, P.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3-78; M. Zehfuss, “Constructivism and Identity: A Dangerous Liais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1, Vol.7, No.7, pp.315-348.

俄罗斯主要是以维护自身战略生存安全利益的方式来表达保护本体安全和特定身份的诉求。

第二，引入利益表达的概念是为了在利益和身份之间架起桥梁，从而更好地说明国家身份和利益之间动态的互构过程，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国家身份两个层面和两个维度的构成。利益表达的概念主要被运用于对民主政治、科学决策、社会和谐发展等国内政治系统问题的研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政治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结构上是由不同政治角色及其关系组成的，而在功能上由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构成。利益表达是过程层次的第一个环节，也即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要求的过程。”<sup>①</sup>利益表达可以由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其成功与否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环节都有关系。利益表达与诉求是否能转化为权威政策、取得理想结果没有关系，但也会对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具有一定意义。在国内政治体系中，利益表达的原因包括分配不公、利益受损、权利丧失等，表达方式有投票、游说、诉讼、示威、暴力等。利益表达是政治沟通<sup>②</sup>的表现形式之一，以政治信息为主要内容，以政治通道<sup>③</sup>为主要载体。换言之，利益表达会受到政治沟通和沟通渠道的制约，而利益表达主体自身的能力和沟通渠道的承载能力是影响利益表达成效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见图 3）：第一，根据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安全议题为主的特点，本文将俄罗斯国家身份简化为角色身份，分内外两个层面及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sup>④</sup>内外两个层面是指自我意识和他者影响，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则是指俄罗斯国家身份受到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影响。上述因素共同建构了俄罗斯的国家身份。第二，俄罗斯与北约互动的过程也是俄罗斯进行利益表达并接受北约作为他者进行反馈的过程。俄罗斯利益表达中

①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 199-200 页。

②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63 页。

③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130 页。

④ 有西方学者认为，与其他类型的身份相比，角色身份更适用于安全研究。See Javier Morales Hernandez,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ies o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ase of Russia's Security Policy", Paper for the 47<sup>th</sup>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Annual Convention, 2006.

的利益包括现实安全和本体安全两个方面，但北约的反馈不对称，忽略了俄罗斯的本体安全利益，而将俄罗斯的现实安全诉求视作战略安全威胁。第三，本文提出一个基本假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国家身份重塑的调整，面对北约东扩等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俄罗斯的利益表达在不同时期得到北约不同的反馈，这一他者反馈触动了国家身份中荣誉等角色因素，从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国家利益定义及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由内与外两个层面和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构成的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利益表达得到他者反馈，进而又影响国家身份的构建，多重变量综合作用，形成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这一逻辑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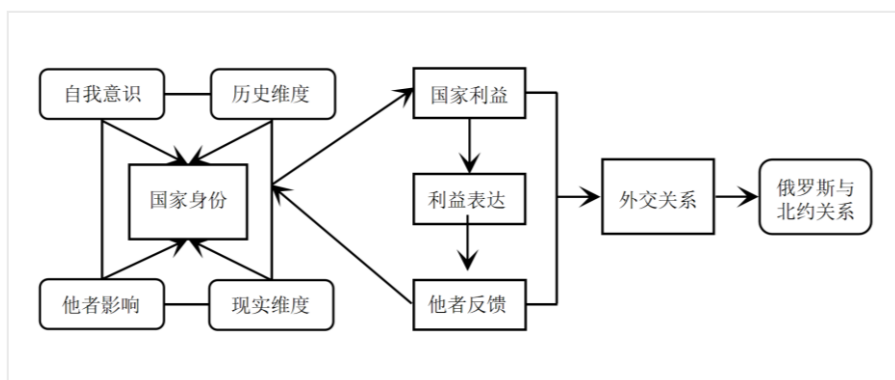


图3 利益表达与国家身份建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二、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的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核心议题，也是引发乌克兰危机甚至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后，北约于1994年开始制定东扩时间表，并于1994年的年底启动了东扩进程，之后共实施了5轮东扩。<sup>①</sup>所涉及的国家

① 冷战后北约五次东扩分别是：1999年，匈牙利、捷克、波兰加入；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7国加入；2009年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加入；2017年黑山加入；2020年北马其顿加入。

均位于触及俄罗斯现实安全利益和本体安全利益的中东欧地区,其中不乏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其间还发生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而引发的危机。对此,俄罗斯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进行利益表达<sup>①</sup>——前者以俄罗斯政治高层与北约通过各种机制渠道沟通为主,后者以直接交流渠道关闭后俄罗斯领导人通过公开讲话等方式实现。北约对俄罗斯利益表达做出的反馈,影响了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身份建构、利益定义和政策施行,双方关系也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发展过程。

### (一) 叶利钦执政时期

叶利钦执政时期,因俄罗斯国力衰微,西方暂时忽略了俄潜在的威胁,俄罗斯与北约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有限合作关系的状态。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俄罗斯利益表达的特点是:通过领导人会晤、参加北约峰会等直接、适度表达反对北约东扩、寻求合作的基本诉求,不影响双边合作关系是前提;俄美总统之间的交流是俄罗斯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不满,主要源于自身被排除在欧洲安全决策进程之外的担忧。美国和北约出于稳住俄罗斯、重塑欧洲秩序的考虑,对俄罗斯的利益表达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尊重,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相对稳定,双方在合作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层开始寻求与北约相处的新模式,其中就包括申请加入北约。1990年7月,北约伦敦首脑会议宣布冷战结束。1991年12月,叶利钦首次表示希望俄罗斯加入北约,并将此视为一项“长期的政治目标”<sup>②</sup>。对此,1992年2月,北约秘书长韦尔纳(Manfred Wörner)在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晤后表示,北约同俄罗斯互为对手和敌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到了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新时期。<sup>③</sup>俄罗斯的利益表达得到了北约方面较为积极的回应。这一阶段双方互动的成果是俄罗斯分别于1991年

① 利益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可以是多元的,本文主要关注俄罗斯官方层面的利益表达,不研究社会精英和民众层面的较为分散的利益表达。

② “Yeltsin says he wants Russia to join NATO”, December 21, 1992, <https://www.baltimoresun.com/news/bs-xpm-1991-12-21-1991355019-story.html>

③ Федорович А.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НАТО в 1991-1993 гг//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6. №.3. С.75-80.

和 1994 年先后加入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和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标志俄罗斯与北约正式开始实质性合作。

尽管希望加入北约，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态度还是否定和警惕的。在叶利钦执政期，俄罗斯在北约扩员问题上的利益表达主要通过美俄总统之间的交流实现。<sup>①</sup>借助与美国商讨对俄经济援助、俄加入 G7、军控等议题的契机，俄罗斯适时表达了对北约东扩影响俄罗斯周边安全的担忧。<sup>②</sup>如 1995 年克林顿赴俄参加庆祝二战胜利 50 周年纪念活动时，叶利钦明确表达了对北约东扩的担忧，他认为北约扩张是“一种新的包围形式”，提议将北约扩员推迟到 2000 年。美方对此的反应是，如果俄方软化反对立场，俄罗斯可以加入 G7 集团。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次年叶利钦参加总统大选给予了支持，助其最终胜选。<sup>③</sup>

在俄罗斯不断进行利益表达的努力下，1997 年 5 月双方签署了《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下文简称《基本文件》），为双边关系奠定了正式基础。同一时期北约成立了“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取代了 1991 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PJC）也正式成立，俄罗斯在北约总部派驻了常驻代表，北约则在莫斯科设立了联络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是双方协商与合作的论坛机制。这一被称为“19+1”的机制虽然赋予俄罗斯在危机管理、维和行动及军事合作（如防空、搜救行动和联合演习）等领域更多的发言权，但也只是作为磋商论坛而存在，俄罗斯仅在某些安全议题上拥有参议权，没有决定权。尽管有了一定的合作机制的保障，俄方还是继续就北约影响原苏联势力范围的问题进行利益表达。1997 年 7 月，在克林顿访问有意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之前，叶利钦敦促克林顿关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中讲俄语的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克林顿承诺在访问上述几国

① 苏联解体后，截至 2000 年，叶利钦与美国总统布什和克林顿举行了 22 次会晤。

② “U.S.-Russian Summits, 1991-200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000, [https://1997-2001.state.gov/regions/nis/chron\\_summits\\_russia\\_us.html](https://1997-2001.state.gov/regions/nis/chron_summits_russia_us.html)

③ Daniel Williams, “Clinton and Yeltsin clash over future role of NATO”, December 6, 1994, <http://tech.mit.edu/V114/N61/nato.61w.html>; “What did Mr. Yeltsin and Clinton say about NATO expansion?” December 26, 2021, <https://dailyglobaltimes.com/what-did-mr-yeltsin-and-clinton-say-about-nato-expansion/>; Как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умолял Билла Клинтона отдать ему Европу. 17 января 2022 г. <https://inosmi.ru/20220117/251315597.html>

时会予以关注，同时表示希望美俄两国发展和平伙伴关系。1999 年 11 月，叶利钦与克林顿进行了自己任内最后一次会晤，他明确指出，西方无权批评俄罗斯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美国应该把欧洲交给俄罗斯，因为“美国不在欧洲。”<sup>①</sup>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失去了基于斯拉夫民族内部团结和大国地位的身份认同，亟须得到他者（西方）的援助和认同。因此，即便面对北约东扩的压力，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利益表达仍然以谋求西方认可、与北约合作为主要内容，以俄罗斯与美国、北约高层直接交流为主要渠道。鉴于对俄罗斯失去威胁力及其政治、经济稳定重要性的判断，北约初期用承诺不东扩、接纳俄罗斯、建立合作机制等方式予以回应——正是北约较为积极地对俄罗斯的利益表达进行了反馈，稳住了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他者要素，让俄罗斯明确了与北约合作的利益方向和政策行为，进而对北约扩张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较为隐忍的态度，这也促成了这一时期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以合作为主的发展态势——俄罗斯与北约双边合作的基础法案和框架机制几乎都确立于这一时期，局部战争造成的关系危机也没有对双边关系造成实质性破坏。总之，叶利钦时期，在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这一逻辑链条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互动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双方关系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平稳的发展。

## （二）普京执政时期

进入 21 世纪以来，影响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主要事件是北约东扩、原苏联地区发生颜色革命、美国部署反导系统、乌克兰危机及俄乌冲突。普京在第一个任期着重平衡国内改革和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的关系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发展，俄罗斯直接利益表达的内容和渠道也基本保持了叶利钦时期的特点。但随着北约加速东扩，以 2008 年俄格战争为分水岭，直至普京第三、四任期，其间虽然有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美俄关系“重启”推动俄罗斯与北约加强反恐合作的事实，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战略

---

① “Yeltsin: West has ‘no right’ to criticize Chechen campaign”, November 18, 1999, <http://edition.cnn.com/WORLD/europe/9911/18/osce.summit>; “‘Smart’ Putin & election loans: 5 must-read Clinton-Yeltsin exchanges released”, August 31, 2018, <https://www.rt.com/usa/437299-clinton-yeltsin-documents-calls/>

遏制也在不断升级。俄罗斯利益表达的通道逐渐变窄，其诉求一再被忽略，双方关系进入了恶性循环。北约的敌对行动不仅让俄罗斯感到现实安全和本体安全均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国家身份中的荣誉也受到贬损，俄罗斯因此不断推出针对北约的强硬立场和政策，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逐渐尖锐化。与前期担心北约东扩割裂欧洲、孤立俄罗斯的心态相比，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恶化时期，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不满已经上升到了军事、政治甚至文化威胁的层面。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期俄罗斯利益表达的背景、内容、方式和结果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见表 1）。

表 1 俄罗斯利益表达与北约反馈

| 时 间     | 2000—2004 年           | 2004—2009 年                           | 2014—2022 年             |
|---------|-----------------------|---------------------------------------|-------------------------|
| 背 景     | “9·11”事件              | 俄罗斯与北约加强反恐合作；“颜色革命”；俄格战争；欧盟启动“东方伙伴计划” | 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机制中止     |
| 俄罗斯利益表达 | 加强反恐合作；愿意加入北约         | 继续合作，加强互信；反对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                 | 谴责北约进一步东扩；亮明红线；提出安全保障条件 |
| 北约反馈    | 推出“20 机制”；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 加速东扩；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部署反导系统                | 无针对性回应                  |
| 结 果     |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短暂“蜜月期”      | 虽然维持合作+防御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已开始趋向紧张          | 俄乌冲突爆发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普京上台前夕，北约空袭南联盟及发布新的《战略概念》都说明，其军事行动已经从集体防御升级到了对外武力干涉。俄罗斯 1999 年版《军事学说》开始将外部军事入侵作为主要威胁。这些都是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的重要背景。

在 2000—2004 年普京的第一任期，“9·11”事件让北约意识到需要与俄罗斯加强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而俄方也适时表达了与西方合作的意愿。普京在 2000 年和 2001 年都曾明确表示，不排除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但有一定前提条件。<sup>①</sup>在兼顾立场和意愿的情况下，一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于 2001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反对北约东扩的决议；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又于 2001 年 9 月与北约 19 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表示双方要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紧密合作。在随后的 10 月，普京在布鲁塞尔欧俄首脑会晤时表示，俄罗斯希望北约发生转变，成为一个“更具政治化”的组织。<sup>②</sup>

在俄与北约加强反恐合作的背景下，2002 年的北约《罗马宣言》正式推出了“20 机制”，其与“19+1 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核扩散、军控等非核心事务领域的合作中，俄罗斯拥有与北约 19 个成员国同等的权利；但在对外军事干预、东扩和内部决策等北约核心问题上，俄罗斯仍然没有否决权。新成立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取代了之前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为双方提供了协商交流、联合决策和行动的机制平台。为了促进定期接触与合作，俄罗斯与北约还建立了政治和军事沟通渠道。北约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2 年在莫斯科开设了新闻办公室和军事联络团信息办公室（NIO），通过纸质和数字媒介向俄公众介绍北约官方信息，还向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教育、旅游等交流资助项目。俄美合作关系也有所提升。2002 年 5 月，俄美签署《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普京和布什表示，反恐和贸易问题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普京希望借此发展与美国在更多领域的合作，因为“俄罗斯首先需要的是……正常、简单、普通、公平的贸易关系。”<sup>③</sup>也正是在俄罗斯的利益表达获得北约方面积极反馈的前提下，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的“蜜月期”。

① “Putin says ‘why not?’ to Russia joining NATO”, March 6, 200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0/03/06/putin-says-why-not-to-russia-joining-nato/c1973032-c10f-4bff-9174-8cae673790cd/>; “Putin eases stance on NATO expansion”, October 4, 20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1/10/04/putin-eases-stance-on-nato-expansion/05fba0d-7048-4ff5-b790-3bc53808c9fc/>

②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Lord Robertson, and the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October 3, 2001, <https://www.nato.int/docu/speech/2001/s011003a.htm>

③ “Bush, Putin tout new era”, May 25, 2002, <https://edition.cnn.com/2002/WORLD/europe/05/25/bush.putin/index.html?related>

2004年3月，俄罗斯与9个北约成员国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反导演习；12月双方又批准了全面反恐行动计划，俄罗斯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的反恐行动；北约一些成员国领导人都表示支持俄罗斯加入北约。

与此同时，北约于2004年进行了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员，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7国的加入使北约成员国扩大到26个。在俄罗斯与北约加强反恐合作的背景下，普京对内表示“并不担忧”北约扩员，<sup>①</sup>但同时也对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提出，“这种机械式的扩张并不能让我们消除现在面临的威胁”，为了帮助欧洲与俄罗斯建立相互信任，双方需要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框架下加强合作，提升信任程度。<sup>②</sup>也是在同一时期，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着手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对此，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标志俄罗斯外交政策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发生转折的演讲，称北约东扩不但与联盟经济发展和欧洲安全毫无关系，也降低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互信的程度，单极模式是“不可接受的”。普京还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因此，俄罗斯也准备对美国的反导部署做出“不对称的反应”。<sup>③</sup>

2008年4月，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讨论第三次东扩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行动计划，普京在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及在峰会上发表演说时都表达了反对立场，因为北约扩张“无视俄罗斯的利益”，这“不仅关乎安全问题”，还涉及格鲁吉亚的种族问题及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的问题。俄罗斯希望自己的担忧“以某种方式被听到”，并愿意在此基础上帮助北约过境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军用物资，<sup>④</sup>普京甚至表达了与北约“做朋友”的

---

① Реакция В. Путина на приближение НАТО к границам РФ. 3 апреля 2004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3/04/2004/5703b60b9a7947783a5a5487?ysclid=lagfkyfla1509542656>

② Путин – Механическ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не эффективно. 4 августа 2004 г. <https://ria.ru/20040408/564462.html?ysclid=lagfnme8ws824321118>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0 февраля 2007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④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ddressed a meeting of the Russia-NATO Council”, April 4, 2008, <http://www.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4078>; “Text of Putin’s speech at NATO Summit”, April 18, 2008, <https://www.unian.info/world/111033-text-of-putin-s-speech-at-nato-summit-bucharest-april-2-2008.html>; “Bush-Putin row grows as pact pushes east”, April 1,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pr/02/nato.georgia>

意愿。<sup>①</sup>普京同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加入北约，因为俄罗斯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为此“牺牲部分主权。”<sup>②</sup>虽然乌克兰与格鲁吉亚两国加入北约的提议遭到了法国、德国等国的反对，但却没能阻止北约第三次东扩和美国在东欧建反导基地的进程。布加勒斯特峰会也是 2008 年 8 月俄格战争爆发的诱因。北约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还宣布冻结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各级别的工作，俄罗斯也终止了与北约的多项合作计划，双方关系陷入低谷。俄格战争仍被认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从后苏联时代转向“冷战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sup>③</sup>在北约持续东扩的同时，其“战略性伙伴”欧盟于 2009 年 5 月在布拉格峰会上正式启动了旨在发展与 6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一体化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尽管俄外交部认为此举并不针对俄罗斯，<sup>④</sup>普京仍数次表达了反对立场，认为这种扩张“无视俄罗斯的利益”，这“不仅关乎安全问题”，还涉及格鲁吉亚的种族问题及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的问题。

总体来看，普京上任后，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经历了从维持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合作模式到合作+防御直至关系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在俄罗斯国家认同重构期，北约作为他者对俄罗斯利益表达进行的反馈，以及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和俄罗斯与北约关系造成的影响，该过程特点表现为：

第一，自我与他者对抗明显。普京执政初期，先后推行“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的治国理念，通过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着力重塑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和大国地位。作为普京执政期的主流政治理念之一，新欧亚主义思想“明确了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重塑了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为振兴俄罗斯提出了明确的

---

① “Putin tells NATO: ‘Let’s be friends’” April 4, 200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ato-russia-idUSL0471927820080404>

② В Бухаресте прошла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России-НАТО. 4 апреля 2008 г. [https://www.ltv.ru/news/2008-04-04/193387-v\\_buhareste\\_proshla\\_press\\_konferentsiya\\_po\\_itogam\\_zasedaniya\\_rossiya\\_nato?ysclid=lai9j69afk120801999](https://www.ltv.ru/news/2008-04-04/193387-v_buhareste_proshla_press_konferentsiya_po_itogam_zasedaniya_rossiya_nato?ysclid=lai9j69afk120801999)

③ Peter Dickinson, “The 2008 Russo-Georgian war: Putin’s green light”, Atlantic Council, August 7, 201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the-2008-russo-georgian-war-putins-green-light/>

④ “EU’s Eastern Partnership program not against Moscow-Lavrov”, April 28, 2009, <https://sp.uzniknews.com/20090428/121350475.html>

目标和实践方案。”<sup>①</sup>这一方面强化了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中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维度因素，针对他者的内部力量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西方势力渗透引发“颜色革命”、北约和欧盟积极吸纳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等举动又不断冲击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理念，导致俄罗斯身份认同结构中的自我与他者对抗更加激烈，这也为乌克兰危机以及后来发展为俄乌冲突埋下了伏笔。<sup>②</sup>

第二，利益表达日趋强硬。普京执政初期，受到经济、安全等利益的驱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尚能维持叶利钦时期的合作，俄罗斯还能通过正常的机制和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北约也能对俄要求合作的诉求予以一定的积极反馈。随着俄罗斯国力逐步恢复以及北约加紧战略扩张，俄罗斯开始针对北约东扩表达强烈不满，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和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成为俄罗斯公开与北约和美国对峙的重要事件。

第三，北约反馈逐渐消极。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出于轻视俄罗斯实力、重视与俄合作反恐等原因，北约一度积极维持与俄罗斯稳定的关系，对俄方的利益表达有选择地采纳反馈，但在东扩、部署反导系统等问题上则消极应对或置若罔闻。特别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在俄罗斯公开通过谴责北约进一步东扩、亮明红线、提出安全保障条件进行利益表达时，北约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针对性回应，这就造成俄罗斯的利益表达及诉求期望与北约回应之间出现了温差，他者不能给予俄罗斯身份建构以足够支撑，俄方政策由防御转入强硬对抗，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彻底破裂。

总之，在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这一逻辑链条中，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和普京前两个任期，俄罗斯在面对北约抛出合作橄榄枝又施以东扩压力的情况下，适时进行了多渠道的利益表达，不同历史时期北约的他者反馈也对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针对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和希望与西方合作的意愿，北约根据自身利益判断给出了一定积极的政策和行动反馈，这既回应了俄罗斯的现实利益诉求，也有利于维护俄罗斯国家身份中的荣誉内核，俄方因此能做出对西方友好的行为决策，俄

①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第107-116页。

② Nadia Alexandrova-Arbatova, “A Russian view o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March 23, 2016,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russian-view-eastern-partnership>

罗斯与北约关系也一度得到了正向发展。但随着俄罗斯逐渐恢复国力，同时在普京执政时期国家身份中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维度被突出强调后，北约对俄罗斯利益表达的敷衍和消极反馈不能再支撑俄罗斯身份建构中关乎荣誉的价值，俄罗斯对西方政策逐渐强硬，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日趋恶化。这是引发俄乌最终爆发冲突的重要背景原因。

### 三、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的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

在普京 2000—2008 年的两个任期内，俄罗斯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在普京兼顾国家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治理理念影响下，俄罗斯国家身份中的自我意识得到加强，对他者的认同需求更为强烈。因此，在以“9·11”事件为契机、与北约加强反恐合作的同时，俄罗斯也对北约东扩、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和参与地区及国际事务做出了更为直接的利益表达。出于需要俄罗斯配合反恐的考虑，北约以继续与俄罗斯合作作为反馈。然而，北约向东扩员、部署反导系统、支持“颜色革命”等行动却损害了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本体安全要素，使得俄罗斯对北约的政策开始转向防御。梅德韦杰夫、奥巴马时期俄美关系的“重启”，给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带来一丝转机，但收效甚微，北约还是在 2009 年成功吸纳了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俄罗斯对北约的政策维持了一段时间合作加防御的特点，2012 年普京再任总统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开始逐渐恶化，直至形成全面对峙局面。以下两个时间段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改变及俄罗斯身份构建受到影响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最终导致俄乌爆发冲突的关键动因。

第一，2012—2014 年前后，尽管俄罗斯与北约仍维持部分合作，但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俄方坚持双方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北约必须考虑俄罗斯的利益，且北约的政策和行动都要以遵守国际法为前提。虽然俄罗斯与北约“注定要”合作，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行为是阻碍双方合作的主要障碍，“从根本上违背了俄罗斯对安全的理解。”<sup>①</sup>在这一

---

① Дмитрий Данилов. Россия-НАТО: дилемм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20 июня 2013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ssiya-nato-dilemmy-strategicheskogo-partnerstva/?ysclid=ljznbyxu8w833847542>

时期，导弹防御问题是威胁俄罗斯与美国、与北约关系的主要议题，而这也触及了俄罗斯身份建构中最基本和最敏感的现实安全利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构想并经北约批准的导弹防御计划受到各方质疑，北约知道应该如何化解危机。<sup>①</sup>普京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均指出，外部势力的干涉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且认为解决导弹防御等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虽然俄罗斯、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一进程的“平等的参与者”，但美国一直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安全防御系统，罔顾俄罗斯的诉求和提议。<sup>②</su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 年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全面恶化。双方所有实际民事和军事合作于 2014 年 4 月停止；北约要求成员国十年内将防务开支提升至各自 GDP 的 10%，同时增加了在俄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率；双方对话和合作几近终止；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首次未被邀请参加北约峰会；2016 年北约华沙峰会将俄罗斯称作北约成员国的“主要威胁”。虽然与北约之间的对话渠道骤然减少，但俄罗斯仍然谋求通过间接方式进行利益表达。普京在 2014 年的记者会上表示，是北约在双方之间竖起了“一堵墙”，北约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促进安全和经济自由的共同人道主义空间。”<sup>③</sup>在 2016 年的杜马会议上，普京强调，“北约正在加强自己在俄罗斯邻近地区的侵略言论和行动”，因此“有必要为所有国家建立一个现代的、非联盟性质的、平等的集体安全体系，”俄罗斯也“愿意讨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sup>④</sup>在 2018 年年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指出，北约将俄罗斯作为外部威胁的目的是解决区域和联盟内部的团结问题，但是，俄罗斯并没有统治整个世界的计划。<sup>⑤</sup>在两年后的 2020 年，普京针对北约的表态更为强硬，因为北约没有兑现不向东扩张的承诺，所以俄罗斯必须

---

① Лавров: НАТО понимает, как можно решить проблему ПРО. 19 февраля 2013 г. <https://vz.ru/news/2013/2/19/620958.html>

② Саммит «большой двадцатки». 20 июня 2012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698>

③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18 декабря 201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7250>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22 июня 2016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98>

⑤ Больш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20 декабря 2018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455>

对所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被迫通过发展新的武器系统来阻止威胁”，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愿意谈判。<sup>①</sup>可以看到，作为他者的北约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的遏制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本体安全和现实安全利益；在沟通渠道消失殆尽的情况下，俄罗斯还在努力进行利益表达，并通过暂停参加《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联合磋商小组会议等强硬方式逼迫西方做出改变，但收效甚微。

第二，2019—2022 年，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的矛盾已经积重难返、双方对话合作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虽然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于 2019 年 5 月和 2022 年 1 月举行了两次会议，但都无果而终。北约 2021 年峰会制定了《2030 年议程》，旨在进一步巩固同盟力量，推动战略转型和大国竞争，这无疑又给俄罗斯利益表达和身份建构增加了更多压力。在国家本体安全和现实安全面临双重威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利益表达和身份建构更加注重将内外两个层面、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要求作为他者的北约和西方给出明确反馈。

首先，2021 年 7 月，普京在《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sup>②</sup>一文中再次谈到了北约扩张和乌克兰问题。他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两国之间的隔阂是“致力于破坏统一的势力”作用的结果。西方在乌克兰建立的政治制度导致俄乌产生分裂。<sup>③</sup>在 2021 年底的记者会上，普京直接亮出红线，即俄罗斯“是否选择继续保持克制，要看北约和乌克兰当局能否回应俄方的立场与关切。”<sup>④</sup>

其次，2021 年 12 月 17 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俄罗斯与美国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以及俄与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协议草案，提议共同致力于和平解决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所有争端。草案对美国 and 北约提出的要求包括：停止北约东扩，不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使用打击武器系统，将欧盟在欧洲

---

① Ежегодн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20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671>

②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12 июля 2021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③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зачем написал статью об Украине. 13 июля 2021 г. <https://360tv.ru/news/vlast/putin-otvetil-zachem-napisal-statju-ob-ukraine/>

④ Больш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 2021. 23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ria.ru/20211223/putin-1765035707.html?ysclid=lakl0p8gy1245051118>

的军事基础设施恢复到 1997 年时的水平。为此，俄罗斯还在 2022 年 1 月分别与美国、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就安全保障问题开展对话，但未取得实质性成果，西方给俄罗斯的书面答复也未就北约东扩问题作出回复，北约方面一直强调双方在多个问题上存在“无法弥合的重大分歧”。<sup>①</sup>而俄罗斯在 2021 年年底仍然强调俄与美国、北约以及欧安组织的谈判至关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结果，要确保以俄罗斯安全获得保证的形式取得结果。”<sup>②</sup>在这一关键节点，普京认为，俄罗斯已经向西方详细介绍了本国对待安全问题的原则、诉求和方法，“解决俄罗斯国家安全核心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sup>③</sup>

最终，在以书面形式直接、正式进行利益表达无果后，2022 年 2 月 21 日，普京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总结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表达利益诉求及得到所谓“回应”的过程。他强调，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加入北约就是“对俄罗斯安全的直接威胁”，同时，生活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族居民受到了身份认同、语言和文化上去俄罗斯化和强制同化的不公平对待。当俄罗斯就原则问题进行平等对话的建议“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的回应”时，当受到的“威胁程度明显上升”时，俄罗斯“完全有权采取回应措施以确保自身的安全”。<sup>④</sup>俄方的回应措施最终表现为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 2 月 24 日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至此，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彻底破裂。

在分析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原因时，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米尔斯海默

---

① “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NATO-Russia Council”, January 12,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90666.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90666.htm)

② Важное действо: в Кремле раскрыли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азговора Путина с Байденом. 31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ria.ru/20211231/peregovory-1766253756.html?ysclid=ljzu2wjb3q700589566>

③ Брифинг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Юрия Ушакова по итогам телефонного разговор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и Джоозефа Байдена. 12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761>

④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rg.ru/2022/02/21/obrashchenie-prezidenta-rossijskoj-federacii-stenogramma.html?ysclid=lajr117gbz450415238>

(John J. Mearsheimer) 提出了与西方主流思想相悖的观点。他认为,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这场危机负有主要责任。北约东扩、西方对乌克兰民主运动的支持并将乌克兰移出俄罗斯轨道并融入西方的企图是关键因素。俄罗斯一直反对北约东扩, 视其为生存威胁, 但北约一直对俄的诉求置若罔闻。<sup>①</sup>米尔斯海默指出,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会“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 而其发动军事行动的目的, 是让乌克兰“成为大俄罗斯的一部分”。<sup>②</sup>这一分析视角观察到的, 正是作为他者的北约忽略了俄罗斯就现实安全和本体安全受到威胁的利益诉求表达, 这破坏了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他者与荣誉内核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因此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并调整对外政策和行为, 从而引发了乌克兰危机。

#### 四、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前景

自 2014 年至今, 尽管俄罗斯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表达, 划出了红线, 但最终未获得北约方面的正面积极反馈。俄罗斯身份构建中内外两个层面、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都出现了结构性的失衡, 荣誉内核被他者摧毁, 最终导致俄罗斯对西方祭出了全面对抗的政策。目前, 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都表示希望俄乌冲突在 2025 年内结束, 也出现了美俄关系趋于缓和、美国威胁退出北约、美欧分歧加剧等新迹象, 但从本文立足的建构主义视角来看,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

第一, 俄罗斯与北约缺乏对话合作的意愿和渠道。俄乌冲突爆发前后, 北约屡次否认己方责任, 同时强调不能对俄罗斯采取怀柔或安抚政策, 这进一步关闭了俄罗斯进行利益表达、与北约对话的大门。北约多次罔顾俄罗斯

---

①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War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5, pp.77-90; “Why John Mearsheimer blames the U.S. for the crisis in Ukraine”, March 1, 2022, <https://www.thehiddenmystery.com/articles/why-john-mearsheimer-blames-the-us-for-the-crisis-in-ukraine.html>; “John Mearsheimer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kraine war”, June 17, 2022, <https://www.eui.eu/news-hub?id=john-mearsheimers-lecture-on-the-causes-and-consequences-of-the-ukraine-war>

② J. Mearsheimer, “Playing with Fire in Ukraine: The Underappreciated Risks of Catastrophic Escalation”,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playing-fire-ukraine>

利益表达和认同诉求的举动也让俄罗斯认识到，只有继续采取强硬立场，才能维护自身利益。2021 年 6 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重申 2008 年峰会允许乌克兰入约的决定，11 月，美乌签署《美乌战略合作伙伴宪章》；2021 年 10 月，俄罗斯暂停了驻北约外交使团的工作，并要求北约关闭其驻莫斯科的新闻办公室，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团的工作也被搁置。除了外交层面的对峙，北约还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的制裁，乌克兰获得的军事援助 99%来自北约。<sup>①</sup>俄罗斯与北约同时在 2022 年 10 月举行核打击军事演习，更使得战略对抗全面升级。2024 年北约峰会的《华盛顿宣言》再次强调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全面融入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包括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反应则是举国投入战争、提高国防预算、规避制裁风险和发展高效军事部门。<sup>②</sup>

第二，北约的不断东扩持续刺激俄罗斯。继黑山和马其顿分别于 2017 年和 2020 年加入北约后，芬兰和瑞典也于 2022 年 5 月申请加入北约。在化解了与芬、瑞两国的一些纠葛后，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同意放行两国的入约申请。在芬兰和瑞典先后于 2023 年和 2024 年正式加入北约后，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也应时成立。可以说，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是导致最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的长期性因素。<sup>③</sup>

第三，乌克兰危机推动北约快速“复活”，对俄罗斯现实安全和本体安全都形成严重挑战。2014 年以来，北约军事支出不断增加，<sup>④</sup>首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俄罗斯。2024 年北约举行的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坚定捍卫者 2024”更是逼近俄罗斯边境，被俄罗斯视为带有挑衅性和侵略性，这直接证明了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紧张态势。2025 年 3 月，欧盟特别峰会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提出总计约 8000 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这也

① “FACTBOX: Western countries’ military support for Ukraine”, October 31, 2024, <https://tass.com/world/1865131>

② J. Tefft, W. Courtney, “At the NATO Summit, Containment Plus for Russia”, July 9, 2024,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4/07/at-the-nato-summit-containment-plus-for-russia.html>

③ 吴文成：“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25 页。

④ 2014—2024 年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可参见“Combined defens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 from 2014 to 2024”, July 9,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93301/combined-defense-expenditures-nato/>

会间接加剧俄罗斯现实安全的压力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战略对抗。此外，西方战略界认为，无须再为将俄罗斯纳入价值观和利益的共同阵营而努力，俄罗斯已经受到了其不应有的尊重，对抗将是未来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和基调。<sup>①</sup>这种论调也是针对俄罗斯本体安全发出的威胁。

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和“特朗普 2.0”时代的开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或因美国减少对乌军援甚至退出北约<sup>②</sup>、俄美关系缓和、美欧分歧加剧、欧盟表示支持乌克兰、北约继续亚太化进程等新情况的出现而发生新变化。2024 年年底北约六国发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柏林宣言》更是有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普京最新的表态显示，俄罗斯不接受乌克兰寻求安全保障的意愿和美国的停火方案，更批评欧洲国家“失掉国家性和民族认同”、依赖美国的做法<sup>③</sup>——这预示着各方仍未找到冲突的真正症结。随着俄罗斯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之间的链条被完全破坏，俄罗斯与北约之间重建对话的可能性愈来愈小，欧洲安全局势也会进一步恶化。即使目前特朗普政府团队积极在俄乌之间斡旋，但作为矛盾的一个重要症结，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如果不能出现根本性转机，哪怕有关方面祭出和平谈判、停火协定等权宜之计，乌克兰危机也依然难以彻底平息，甚至可能在未来以其他的形式再次爆发。

## 五、结 论

本文结合建构主义身份与利益关系分析范式和研究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分析框架，引入利益表达概念，通过补上“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这个环节，明确了身份和利益的关系及二者互构的过程，形成一个“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的逻辑链条，以此分析北约东扩背景下

---

① Robert Pszczel, “Russia and NATO: How did we get here and how should we respond?” June 29, 2022,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russia-and-nato-how-did-we-get-here-and-how-should-we-respond>

② Simon Heffer, “Why Trump’s push for peace in Ukraine could spell the end of NATO”, January 5, 2025,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5/01/05/war-ukraine-must-end-trump-p-cannot-cave-to-putin/>

③ Tatiana Stanovaya, “Bellicose Putin guarded about prospect of peace in Ukraine”, December 23,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4/12/putin-press-conference-2024?lang=en&center=russia-eurasia>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的进程，从长时段解析乌克兰危机背后的逻辑。

建构主义强调身份决定利益这一逻辑，但身份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既包含相对稳定的内容，也有受到现实影响发生改变和重构的部分。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核心要素是其大国角色和地位，其中的荣誉观念主要源自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中的“弥赛亚”救世主义思想和“第三罗马”理念，包含了国家主义和大国主义的鲜明特征——这是从自我意识和历史维度定义的国家身份，属于相对稳定的因素。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造就的对安全的需求、保护斯拉夫文化同盟国家的责任感及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建构了“荣誉”的内容——这主要是从他者层面和现实维度定义的国家身份，他者反馈等现实变化因素会影响身份建构的过程。从身份决定利益这一层面来讲，上述身份建构的因素“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判断。<sup>①</sup>”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北约东扩更加重了俄罗斯需要面对的本体安全威胁。<sup>②</sup>后苏联时代，历史确定的国家自我的“相对自主性”<sup>③</sup>仍在发挥作用，而国内和国际政治现实又对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建构产生了新的压力，北约东扩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俄罗斯的利益表达是其建构国家身份和影响与北约关系的重要环节。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在国家实力较弱、自信程度较低时，俄罗斯的利益表达方式较为温和；在得到积极反馈时，俄罗斯会采取合作或防御的政策。在这一阶段，北约作为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他者，对俄罗斯的利益表达给予了能产生一定成果的反馈，也完成了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他者环节——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能够明确，与北约合作符合本国利益，进而对北约采取合作或防御性的政策行为，俄罗斯与北约得以在此期间发展有限的合作关系。随着国力提升、自信程度增强，特别是在俄罗斯亟须重新建立在民族传

① 邢悦、王晋：“‘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第36-70页。

② 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21-54页。

③ [俄]安德烈·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统文化基础上的大国身份认同的前提下，俄罗斯的利益诉求不再只限于维护基本的现实安全，本体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面对北约进一步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和后苏联空间出现的“离心主义”倾向，俄罗斯的利益表达就变得更为直接和强硬；而北约的反馈不仅包括超出以往范围和强度的扩员、军事部署、军事演习等，还上升到了对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干涉和制裁。作为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行为体和参与者，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长期被北约和欧盟忽视，最终酿成了乌克兰危机。<sup>①</sup>北约对俄罗斯构成的不仅是现实的安全威胁，还有对其大国身份的挑战。<sup>②</sup>利益表达与他者反馈之间不对称的关系，破坏了俄罗斯国际身份建构中的重要因素，“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这一逻辑链条无法再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结构，最终导致俄罗斯选择与北约对抗和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也揭示了俄乌冲突爆发背后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历史和现实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解决乌克兰问题，不能回避其历史经纬和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提出对话协商、政治解决危机的主张，也是希望能够在包括俄罗斯和北约在内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利益表达和反馈的渠道，以“共同解决危机的根源性问题，找到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sup>③</sup>

---

① 赵怀普：“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7 期，第 27-42 页。

② Bohdan Tierokhin, “Russia’s Perception of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its Great Power Identity”, *Foreign Affairs Review*, October 29,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review.com/home/russias-perception-of-nato-enlargement-and-the-challenges-to-its-great-power-identity>

③ “王毅阐述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外交部，2025 年 2 月 1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502/t20250215\\_11555646.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502/t20250215_11555646.shtml)

**【Abstract】**From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state identity shape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olicy behaviors, thereby influencing interstate relation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in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identity concept, the ambiguity in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and interest, and the predominance of realist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Russia-NATO relation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expression”. By analyzing Russia’s expressions of interest and the responses of the “other”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ATO relations, this article seeks to establish links among identity, interests, policy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ultimately uncovering the logic behind the Ukraine crisis. In response to multiple rounds of the NATO enlargement after the Cold War, Russia made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xpressions of interest. However, these expressions were not met with comprehensive or positive recognition by the NATO. This negative feedback disrupted Russia’s identity construction, particularly its sense of national honor, and led to increasingly confrontational policies toward the NATO.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antagonism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reached its peak, resulting in a complete breakdown of relations. Unlike strategic-security perspectives that dominate existing analyses of Russia-NATO relat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nstructivist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rest expression-the other’s feedback-identity construction-policy behavior-interstate relations”. This framework enable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Russia-NATO relation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and also offer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analyzing current flashpoints such a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Key Words】** Russia-NATO Relations, the Ukraine Crisis, Interest Express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я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влияет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Для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ой силы концепци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ечётк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связи между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в изуч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я-НАТО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вводится понятие «выраж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Анализиру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и обратную связь от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 развит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я-НАТО,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вязь между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интереса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оведением и построением отношений, а затем объясняет 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несколькими расширениями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я сделала прямые и косвенн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но не получил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и позитивн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и ответа от НАТО. Эта негативная обратная связь подорвала концепцию чести в постро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Россия приняла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ТО.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оронами достигла своего пика с началом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НАТО были полностью разорваны.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изуч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НАТ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стска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ыраже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 обратные связи – построен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поведен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азработанна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омогает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динам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НАТО как с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так и с внешнего уровня, а также може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определённую справоч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для анализа текущих острых вопросов, таких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я-НАТО,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выраже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图谱\*

孙秀文\*\*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发生后，中亚国家对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布局、区域组织作用和地区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知。在不同时间段和问题领域，中亚各国的新认知之间存在差异，具体因素包括所处的客观环境、对自身效能的评估、对物质利益和道德情感的权衡，以及基于既有经验和实时信息的处理。从历史纵向来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有所弱化。中亚国家不再“无原则、无条件”地听从俄罗斯的指令，愈发依据自身现实条件和需求制定对俄政策，对俄罗斯的非对称依赖在缩减，并要求俄罗斯开展更细腻的双边沟通。俄罗斯维护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成本在上升。相对以往在中亚全方位的影响力而言，俄罗斯正在面临在某些领域影响力脱落的局面。从大国横向对比来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依然领先。对于人口急剧膨胀但难以创造充足就业机会的部分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的劳务市场仍具有吸引力；政体属性相似的国家仍需形成“类群”效应并通过相互支持来维护政治生命；俄罗斯的援助和投资、技术和标准、能源和粮食对中亚国家社会经济仍十分重要；确保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避免其产生“安全空间被挤压”的误解，是中亚国家的一项主要安全目标。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既有所弱化又依然领先的“悖论”现象，正在深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

**【关键词】**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 俄乌冲突 认知图谱 中亚外交 欧亚地区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3-0169(32)

\* 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友好关系发展史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QN003）、甘肃省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专项“新形势下甘肃拓展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潜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4JRZA038）的阶段性成果。

\*\* 孙秀文，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教授。

##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中亚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这几乎是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但近些年,中亚国家正处于新一轮政权交接时期,与俄罗斯政治精英固有的关系结构出现松解。中亚地区周边和内部大小冲突频发,使它们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理解加深。全球性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危机也对中亚国家调整发展模式、提高治理效能提出了客观要求。中亚地区秩序正在加速重塑。权力层面上,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与中亚毗邻的大国,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度、沙特、伊朗、日本、韩国等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力度。制度层面上,域外大国就制度合法性和权威性展开辩论和竞争,议题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整合,中亚各国“论坛购物”权限增多。<sup>①</sup>观念层面上,中亚各国对自身潜力和未来走向的判断、对其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关系的定位、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认识等,都在深化。新形势下,俄罗斯能否延续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对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俄乌冲突后欧亚地区局势演变的动力、特征和趋势,进一步理解特殊时期俄罗斯如何争取外部支撑来强化国家韧性,以及我国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局势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并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

国内外学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持续跟踪和深入探讨。一部分研究认为,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承受了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重压力,但与俄罗斯多维度、深层次的联系短期内难以改变,中亚国家秉持相对中立的立场,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合作。中亚仍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最稳定的方向,该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把对抗俄罗斯的利益当成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sup>②</sup>另一部分则认为,俄乌冲突将导致俄罗斯综合实力下滑,其主导的区域组织运转乏力,欧亚国家正呈现进一步离散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推行自主平衡外交,

---

① 顾炜:“寻求自主性:大国竞合之间的中亚地区合作与身份构建”,《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105-130页。

② 孙壮志、张慧聪:“地区形势新变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现状与前景”,《欧亚经济》,2022年第4期,第42-54页;Бордачев Т.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кризис.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16 мая 2022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itics-and-comments/comments/tsentralnaya-aziya-i-evropeyskiy-krizis/>

摆脱威权主义约束，寻求新的经济伙伴。对俄离心倾向还受到其他域外国家吸引的影响：若当前阵营无法满足一国安全和发展的需要，该国就会转向其他阵营。<sup>①</sup>这两种观点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与每个中亚国家在不同时间节点、不同问题领域上的互动变化较多，一概地进行预测和总结难度较大。

哈萨克斯坦最明显，起初声称不会充当俄罗斯规避美国和西方制裁的媒介，并加强了对经本国转运至俄罗斯的货物的监控，停止受理俄罗斯“米尔”支付系统的有关服务。作为回应，俄罗斯多次叫停里海石油管线以阻止哈萨克斯坦石油通过新罗西斯克港口对欧出口。尽管如此，2022 年、2023 年、2024 年俄哈双边贸易额逐年增长，分别约为 260 亿美元、270 亿美元和 277 亿美元，与 2021 年约 230 亿美元的数据相比增长明显。而这一增长引起了西方的不满，美国甚至指控俄哈贸易中包含军民两用商品。此外，俄罗斯国有企业或具有官方背景的私营公司涌入哈萨克斯坦，2024 年年初在哈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中几乎有一半是俄企。<sup>②</sup>里海管道联盟的石油出货量继 2022 年的 5870 万吨（同比 2021 年下降 3.3%）以后，2023 年和 2024 年实现了创纪录的 6350 万吨和 6301 万吨。<sup>③</sup>俄乌冲突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的问题必将影响中亚国家的相关决策与对俄认知，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分析。

本文以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政治的相关认知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最近几年对中亚五国的实地调研经验，<sup>④</sup>观察俄乌冲突

---

① 参见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外交评论》，2022 年第 6 期，第 72-96 页；肖斌：“‘转阵营行为’与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起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63-83 页；Maximilian Hess, “Russia Is Down, But Not Out,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17, 202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3/02/russia-is-down-but-not-out-in-central-asia/>

② Kate Mallinson, “Russia’s influence in Kazakhstan is increasing despite the war in Ukraine”, February 29,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2/russias-influence-kazakhstan-increasing-despite-war-ukraine>

③ КТК в 2024 году сократил отгрузки нефти на 0,7%, до 63,01 млн тонн. 15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1002994>

④ 调研组织单位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3 日，王四海率队赴土库曼斯坦调研并进行学术交流。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8 日，孙秀文随队赴塔吉克斯坦调研并进行学术交流。2023 年 12 月 10 日至 16 日，陈小鼎率队赴哈萨克斯坦调研并进行学术交流。2024 年 10 月 23 至 29 日，孙秀文随队赴乌兹别克斯坦调研并进行学术交流。2024 年 12 月 15 日至 22 日，孙秀文随队赴吉尔吉斯斯坦调研并进行学术交流。

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走势。这既是对通常以俄罗斯为观察主位、重视宏观结构性因素的研究路径的补充,也符合近些年中亚国家在内政外交上不断提升自主性的客观现实。

## 二、分析的理论框架

“认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被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是因为层次研究方法的不断细化,衍生出若干解释性理论。杰维斯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决策、政府机构、国家性质和国内政治运作、国际环境,后三个非决策层次体现了客观条件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关联,但实证经验表明它们无法全然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首先,并非所有国家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中会采取相同的行为方式;其次,并非所有具有同样国内特征的国家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中会采取相同的行为方式;再次,国家行为并非完全由政府机构的运作和利益所决定。由此,杰维斯得出:结论一,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他人的认识,就无法理解重大决策是怎样形成的,认知因素构成了部分行为的近因,其他层次无法直接说明这些因素是什么;结论二,然而,很难说哪个分析层次最为重要,评判哪个分析层次最为重要,需根据研究所需结论的丰富和详细程度而定;结论三,认知并非起始原因,它是外部刺激的产物,囿于有限理性,错误知觉和认知偏差普遍存在但又难以把握。<sup>①</sup>

本文将认知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基于杰维斯的结论一对认知作为对外政策重要解释变量的肯定,它不单可以描述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互动表象,并且能够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以某种方式互动。第二,因为后三个层次因素可能塑造国家政策的基本取向,但无法明确解释和预判具体行为,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互动的复杂性要求更为细化的研究,这就回应了结论二的问题。第三,对中国而言,分析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趋于理性,远不如分析

---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译者前言,第13-37页。

中亚国家为什么对俄罗斯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认知更有意义，这就回避了结论三的困扰。

围绕决策者如何看待本国、他国和政治实践的理论重视对“形象”的讨论。斯科特对国家形象的定义是，人们对该国进行思考时认知（或想象）的总体属性，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sup>①</sup>博尔丁提出，考察本国和他国的形象时有三个重要维度：一是领土的排他性；二是国家间的敌友关系；三是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政治组织和传统。<sup>②</sup>赫尔曼和菲斯克勒拓展了区分国家形象的标准，提出核心标准是判断对象国是威胁还是机遇；另外两个标准分别是国家的相对实力和文化的差异程度。<sup>③</sup>可见，国家形象由一国对他国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的认知共同构成，尤其在界定角色时，角色的行为脚本和地位意识为国家的对外决策提供了参考指南。但实践中，国家可能有多种角色可供选择，<sup>④</sup>中亚国家尤其如此，它们既是苏联解体后的政治遗产，又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成员。此时，需将某些非决策层次纳入分析框架，以明确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例如，官僚制度对确定最终决策团体构成有影响，决策团体的属性又影响到外交决策的倾向。<sup>⑤</sup>一些研究还把国家形象与认知图式结合起来，认为一旦国家形象确立，人们在解释接收到的信息时，会与刻板印象寻求一致。<sup>⑥</sup>

第二类理论主要针对决策者如何处理新旧信息和认知失调的问题。启发式认知有助于决策者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刺激时基于刻板印象、过往经验等认知捷径，快速地筛选出优先级信息并确定基本行动方案。明茨和盖瓦的

① W. A. Scott,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rrelates of International Images”, in H. C. Kelman (ed.)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A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5.

② K.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9, Vol.3, No.2, pp.120-131.

③ R. K. Herrmann, M. P. Fischerkellert,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5, Vol.49, No.3, pp.415-450.

④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70, Vol.4, No.3, pp. 233-309.

⑤ M. G. Hermann, C. F. Hermann,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9, Vol.33, No.4, pp.361-387.

⑥ R. K. Herrmann, et al.,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7, Vol.41, No.3, pp.403-433.

政治启发式模型，将一个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非补偿性方式剔除某些备选方案，即，哪怕某方案的优势很明显，只要其弱点是无法承受的，就会被剔除。现实中，决策者最无法承受的是损害其自身的政治生命。第二阶段，决策者被假定理性地选择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方案。<sup>①</sup>基于有限理性的理论批判改进了这一假设，认为决策者对风险的偏好取决于具体情境和所采用的启发式认知的类型，<sup>②</sup>这涉及第三类理论。对信息的处理并非停留在形象固化、历史类比等认知捷径上，因为它们与当下必然不同。为克服认知失调所导致的心理不适和物质损失，决策者会不断地评估自己和他人政治实践的影响，调节和更新行动方针或规范信念。但改变核心态度隐藏着极大的破坏力，决策者通常仅对边缘性部分做出改变甚至直接维持现状，只有新的决策者上台才可能大幅度改变态度，<sup>③</sup>这构成了随着领导人换届中亚国家对俄关系与认知会出现不同程度摇摆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理论主要探讨决策者如何计算行动的预期风险、损失和收益。前景理论认为，行为体追求的并非物质效用的绝对量，而是相对的变化量。由于损失厌恶，行为体对损失和收益的感知是不对称的，因此，如果行为体将当前处境框定为损失状态，它们就会更愿意承担风险；反之，行为体则会趋向规避风险以锁定现有收益。该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性选择的替代解释框架，但在用于对外决策分析时存在几方面偏误。首先，过分强调情境因素对行为体风险偏好的无差别塑造，却忽略了行为体在进入决策前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sup>④</sup>例如，俄乌冲突事件本身对个别与俄罗斯拥有共同边界和跨境族裔的中亚国家造成的威胁感知自然而然地要强于其他中亚国家。其次，仅凭物质效用把情境区分为损失或收益的做法降低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情境还可能

① See A. Mintz, N. Geva,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N. Geva, A. Mintz (ed.) *Decisionmaking on war and peace: The cognitive-rational debate*,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7, pp.81-102; A. Mintz,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4, Vol.48, Iss.1, pp.3-13.

② A. Rapport,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March 29, 2017,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397>

③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8-349页。

④ 苏若林：“外交决策中的风险偏好：概念与形成”，《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4期，第77-105页。

包含不可量化的情感或道义因素及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衍生效应。例如，在大国制裁博弈中，中小国家暂时的经济利益妥协可能会换来其他方面的补偿和援助。再者，尽管前景理论肯定了损失和收益的参考点可能位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但没有考虑参考点与当前处境的时间距离。<sup>①</sup>研究表明，行为体不会以恒定比率对损失或收益进行折现，损失或收益带来的刺激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最初短期迅速下降，而后长期趋于稳定。<sup>②</sup>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文的分析框架着重应用于以下方面：在分析中亚国家认知时，引入非决策因素（如美国和西方对俄实施制裁的国际环境、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通过考查中亚国家的发展需求、自我效能感、痛点和难点，揭示多元平衡外交的深层逻辑，明确其对外决策的起点和宗旨；将物质性利益（如社会经济效应、领土主权安全）和非物质性利益（如国际道德规范、民族情感认同）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刻画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中亚国家借助捷径式认知、调节和更新认知，以不断深化对俄罗斯及相关问题认知的演变过程；辨析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及相关问题认知的差异和共识，以此明确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双多边关系和中亚地区秩序的趋势。

### 三、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相关问题的认知

俄乌冲突对欧亚地区秩序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它使地理和历史与俄罗斯联系紧密、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被短暂遗忘的中亚地区，又一次吸引了大中型国家的眼光与投入。就此而言，“新大博弈”正在展开，俄罗斯仍是主角之一，但中亚国家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有了新的标准和评判。

#### （一）对俄乌冲突的立场

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中亚各国的即时反应和后续行为有所差异，但总体上秉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2022年2月25日与普京的电话会谈中表示理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

---

① R. R. Krebs, A.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time horiz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2, Vol.56, No.3, pp.530-543.

② P. Streich, J. S. Levy, "Time horizons, discounting, and intertemporal choi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7, Vol.51, Iss.2, pp.199-226.

动”，但随后该国外交部长澄清称，乌兹别克斯坦在此事上采取平衡和中立的立场，承认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俄罗斯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几乎同样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 2022 年 2 月 26 日与普京总统的电话交谈中表示支持俄罗斯采取坚决行动保护顿巴斯地区的民众，将致力于加强俄吉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和盟友关系。但随后该国外交部长更改口径称，不存在选边站队的问题，吉尔吉斯斯坦赞成在谈判桌上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哈萨克斯坦在冲突爆发数日后宣布保持中立，呼吁俄乌两国进行谈判并提出愿意充当调解者。随着战事升级，该国明确表态反对本次冲突。2022 年 6 月，托卡耶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称，不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sup>①</sup>2022 年 9 月，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启动入俄公投，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表示不会承认公投结果。<sup>②</sup>塔吉克斯坦没有公开对本次冲突明确表态。作为永久中立国的土库曼斯坦亦保持沉默。在联合国大会关于俄乌冲突的数次投票中，中亚国家基本上是投弃权票或选择不投票，<sup>③</sup>进一步印证了其中立立场。

冲突爆发初期中亚国家“恐俄、去俄”的心理急剧攀升，行为指向明显，而后逐渐弱化。外交上，没有一位中亚国家元首出席 2022 年 5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2022 年 7 月，中亚国家元首峰会联合宣言纳入了“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新原则。<sup>④</sup>产生这种集体立场的原因是，俄乌冲突唤起了中亚国家对俄格冲突和克里米亚事件的联想。为稳固关系，2022 年，普京首次在一年内访问了所有中亚国家，与中亚国家元首进行了 50 多次线

---

① Андреева А. «Откровенный ответ». Токаев объяснил, почему Казахстан не признает ДНР и ЛНР. 17 июня 2022 г.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22/06/17/15004898.shtml?ysclid=lzr9k5h42c928501640>

② “Kazakhstan Says It Does Not Recognize Separatist-Controlled Territories in Ukraine as Independent”, April 5, 2022, <https://www.rferl.org/a/kazakhstan-ukraine-separatists-russia-recognition/31787134.html>

③ Shannon Tiezzi, “How Did Asian Countries Vote on the UN’s Ukraine Resolution?” March 3,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3/how-did-asian-countries-vote-on-the-uns-ukraine-resolution/>

④ Aizada Nuriddinova, “What Happened at the Latest Central Asian Leaders’ Meeting?” July 23,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what-happened-at-the-latest-central-asian-leaders-meeting/>

上或线下会晤，还启动了首届俄罗斯-中亚元首峰会。<sup>①</sup>外交沟通是奏效的，2023 年和 2024 年的“胜利日”阅兵仪式均有中亚五国元首出席。经济上，整个 2022 年，中亚国家都表示将遵守美欧对俄制裁规定。2023 上半年仍有诸多措施用于监控与俄经贸金融合作，俄罗斯“米尔”支付系统在中亚受到了限制，哈萨克斯坦推出“进出口跟踪”在线系统以监管并提高俄哈平行进口门槛，时任总理斯迈洛夫命令关闭运行了 30 余年的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贸易代表处等。<sup>②</sup>但 2023 年美国 and 欧盟开始不时指责中亚国家违反了对俄制裁规定，对俄出口军用部件甚至整装设备，2024 年这种指责愈发严厉。2024 年 8 月，哈萨克斯坦首次公开反对美国试图对其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企图，明确表示“不会盲目遵循美国的制裁要求，因为有损于本国利益。”<sup>③</sup>特朗普上台后启动了围绕俄乌冲突的谈判，中亚国家都回避发声。

为减少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中亚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哈萨克斯坦提议禁止带有字母 Z、V 和 PMC（瓦格纳集团）的商品，<sup>④</sup>屏蔽能收看俄罗斯电视节目的俄罗斯卫星门户网站（Sputnik24）。<sup>⑤</sup>中亚各国政府均建议本国媒体保持平衡立场，避免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言论；严令本国公民不得参与俄罗斯的军事动员，否则将被处以监禁。<sup>⑥</sup>

① Temur Umarov,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Never Closer, or Drifting Apart?” December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2/12/russia-and-central-asia-never-closer-or-drifting-apart?lang=en>

② Catherine Putz, “Kazakhstan Moves to Curtail Parallel Trade to Russia”, May 10,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5/kazakhstan-moves-to-curtail-parallel-trade-to-russia>; 2024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托卡耶夫接受由斯迈洛夫领导的政府辞职，同时提名别克捷诺夫为政府总理。

③ Менджович Н. Казахстан – под прессом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х санкции Запада. Фонд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30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fondsk.ru/news/2024/08/30/kazakhstan-pod-pressom-antirossiyskikh-sankciy-zapada.html>

④ Анисимова Н.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редложили запретить товары с символами Z, V и ЧВК «Вагнер». 5 августа 2023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5/08/2023/64cda5c89a79472d55b1a315>; 字母 Z 是俄语词组 за победу 的拉丁字母书写形式 za pobedu 的首字母，意为“为了胜利”；而字母 V 则取自俄语词组 сила в правде 的拉丁字母书写形式 sila v pravde，意为“真理的力量”。俄乌冲突发生后，这两个字母频繁出现在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上。

⑤ Ковалев П. TVCOM прекратил показ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леканалов. 3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tass.ru/obschestvo/19670463>

⑥ Ворopaева Е. В. СПЧ предложили обязать выходцев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лужить в армии. 22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22/09/2022/632c22119a7947fd716799e1>

## （二）对与俄罗斯开展经贸合作的考量

中亚国家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主要基于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协定，欧亚经济联盟的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共同市场，以及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尽管受到美国和西方制裁的影响，过去三年俄罗斯与中亚的经贸往来不减反增。2022 年和 2023 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分别为 410 亿美元和 440 亿美元，目前中亚地区 33% 的对外贸易面向俄罗斯，在贸易结算中使用卢布和中亚国家货币取代美元的情况有了大幅增长。俄罗斯也是中亚地区前五大投资来源国。截至 2023 年，俄罗斯在中亚累计直接投资存量达 239 亿美元，约有 140 个大型项目正在实施，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等领域。<sup>①</sup>当前较活跃的投资项目包括：使用俄罗斯燃料对哈萨克斯坦东北地区进行气化，通过中亚管道以反方向经哈国向乌兹别克斯坦供气，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在哈乌两国推进的核电站建设。

俄罗斯专家归纳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合作的四层考量。第一，通过俄罗斯能源供应定价机制对中亚国家经济进行补贴。能源价格偏低，实际上是俄对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经济隐性补贴的一种形式，尤其在 2022—2023 年全球石油（及其衍生品）和天然气价格飙升数倍的背景下，这一机制的作用更加显著。此类合作可视作俄罗斯预算收入向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较小程度上哈萨克斯坦）转移的常态化模式，成为这些国家抑制通胀的重要工具之一。第二，由于全球能源市场的风险加剧和价格波动，部分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能源出口交易中获得了更高的价格折扣。价格折扣并非简单降价，而是包含跨境本币结算比例、长期照付不议合同的弹性条款、运输保险成本分摊等复合型让利，是国际能源交易从单纯商品贸易转变为金融衍生品交易模式的表现。第三，参与俄罗斯企业与第三国代理方的外贸交易，需要中转物流基础设施（哈萨克斯坦）以及发达的金融、商品和服务贸易体系（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关中亚国家通过利用这些资源，能够因俄罗斯企业承担了更高的保险费用、运输和贸易成本而获得额外收入。第四，个人汇款（移民和迁居

---

<sup>①</sup> Eldaniz Gusseinov, Sardor Allayarov, “Beyond Western Narratives: Unpacking Russia’s Strategic Role in Central Asia”, January 15, 2025, <https://geopoliticalmonitor.com/beyond-western-narratives-unpacking-russias-strategic-role-in-central-asia/>

者)增长以及部分俄罗斯企业产能转移(几乎涵盖所有中亚国家)带来的资本流入,这刺激了内需增长和酒店业发展,并推动了生产与服务领域的工业化,部分行业如机械制造、数字化等实现了新突破。2024年,中亚各国GDP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俄合作的收益:吉尔吉斯斯坦(9.6%)、塔吉克斯坦(8.4%)、乌兹别克斯坦(6.6%)、土库曼斯坦(6.3%)、哈萨克斯坦(4.8%),其中,对外经济部门对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30%。<sup>①</sup>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伙伴面临的二级制裁风险在上升,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和移民规模之所以并未缩减,是因为俄罗斯积极推进国际经贸合作路径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开发本土支付系统(SPFS)替代SWIFT,建立贵金属清算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卢布结算令推动能源贸易多币种结算,提高外来人口资源利用和管理效率,发挥区域合作机制提供的便利化条件,打造区域性质的“内循环”合作模式。但良好的数据并不代表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经济的依赖在加强,反而可能暗示俄罗斯战时经济对中亚国家的需求在增加,为的是克服俄罗斯再工业化劳动力资源不足、遭受美国和西方制裁等难题。中亚国家构建多元化对外合作网络的努力更能说明这一点。

### (三) 基础设施布局的扩展

交通基础设施布局整体南移。一是中吉乌铁路项目。从2022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称已获得俄方的“政治谅解”,到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签署《关于修建中吉乌铁路项目三方谅解备忘录》,再到2024年9月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成立和12月签署《中吉乌铁路设计、建设、融资、运营和维护投资协议》,搁置了近30年的中吉乌铁路项目终于进入工程实施阶段,冲破了俄罗斯对中亚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的控制。二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又称“中间走廊”)。2022年6月哈萨克斯坦呼吁应更充分释放该走廊潜力,而后在2022年年底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线路草案,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期间取得了我国的明确支持,2023年6月中亚-欧盟峰会期间邀请欧盟参加该走廊开发。2022年、2023年、2024年该走廊运量迅速增长,分别为150万吨、280万吨、450万吨,

---

<sup>①</sup> Мигранян А. Нов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торгов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5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eurasia.today/actual/novaya-arkhitektura-torgovykh-svyazey-rossii-so-stranami-tsentralnoy-azii/>

带动了沿线国家相关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升级。三是跨阿富汗铁路项目。2022 年 7 月，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正式启动该项目可行性研究，并于 2023 年 7 月签署《跨阿富汗铁路联合谅解备忘录》。2023 年 5 月，我国将其与中吉乌铁路项目共同规划为“中国-中亚-南亚”新走廊。2023 年 12 月，乌兹别克斯坦又与卡塔尔达成项目融资协议。尽管该项目还面临资金、技术、安全等难题，但它的逐步推进反映出中亚与南亚深化互联互通的战略需求。在此趋势下，联通波罗的海、里海、印度洋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也受到了俄罗斯、伊朗、印度等主要沿线国家的战略重视。<sup>①</sup>目前，印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快速发展，两国有意利用伊朗恰巴哈尔港建立“乌-土-伊-印”多式联运走廊，由于中亚的吉塔两国需过境乌进入海上，因此也可能加入该项目。<sup>②</sup>

能源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多元。建于苏联时期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系统，是将中亚地区天然气田与俄罗斯工业较发达地区连接起来的主干。俄罗斯于 2022 年提出建立“天然气联盟”，其核心目标包括：一是通过协调中亚国家天然气生产、运输和出口，形成类似欧佩克的联合议价机制，增强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话语权；二是借助“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系统，将俄罗斯天然气反向输送至中亚，再借助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该倡议一提出便遭到同为天然气出口大国的土库曼斯坦的反对，而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则在 2022 年年底至 2023 年年初与俄罗斯签署了合作路线图，以明确技术协调、过境条件、融资方案等问题。2024 年 3 月，俄哈两国签署能源系统并行运行协议。但同时，哈土两国也在协商铺设一条绕开俄罗斯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该项目得到了欧盟的支持，然而矛盾在于有关国家就《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有关条款的解读——俄罗斯的立场是，不论海底线路如何，都必须有环里海五国的共同参与。同样建于苏联时期的“中亚统一电力”系统是俄罗斯电网连通中亚国家的主要线路，但由于中亚

① 韩隽、赵东旭：“俄乌冲突长期化背景下中亚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新态势及影响探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第 70-79 页。

② Nargiza Umarova, “Trump’s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Complicates Central Asian Export Routes”, February 28,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3/trumps-maximum-pressure-on-iran-complicates-central-asian-export-routes/>

国家在电力分配上竞争激烈，该系统已无法高效运转并引发过重大停电事故，土塔两国都曾退出该系统（塔吉克斯坦于 2024 年年底又重新并入了该系统）。<sup>①</sup>为保障电力供应，中亚国家推进跨国特高压输电网络建设、可再生能源并网、区域电网互联和电力市场整合。中亚-南亚电力走廊（CASA-1000）旨在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夏季富余的水电输送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024 年 6 月，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三方协议，筹备纳伦河坎巴拉塔一期水电站建设。2024 年 10 月，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备忘录，计划在 2030 年建成一条 2450 公里的直流输电线路，哈乌两国计划将一众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建设项目与该输电线路相连。

中亚国家正吸引新投资来源并签署新合作协议，除了中国、俄罗斯、美国 and 欧洲大国以外，也面向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中亚周边国家。这不仅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涉及管理维护、信息支撑等资本密集型领域以及技术标准、边境管控等规范性制度性范畴，对中亚国家广泛的社会经济 and 对外关系问题影响深远。

#### （四）有关区域组织的评判

俄乌冲突爆发初期普遍预判，俄罗斯军事行动和美国与西方的对俄经济制裁将削弱欧亚经济一体化的收益预期：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经俄罗斯转运的商品运输遭遇阻滞，俄罗斯无法继续向中亚国家出口各类产品，失业率上升可能会使中亚国家来自俄罗斯的侨汇收入减少；面向俄罗斯市场的出口商因卢布贬值而承受损失。<sup>②</sup>但随着部分预判被证伪——俄罗斯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反而急需劳动力资源补充，以及出现了未预想到的趋势——战时经济启动了全面再工业化进程、投资和消费取代能源出口成为经济增长

---

① Тигран Мелоян. Участие России в развити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коридор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анкций. 4 августа 2023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postsoviet/uchastie-rossii-v-razvitii-transportnykh-i-energeticheskikh-koridorov-v-tsentralnoy-azii-v-usloviyakh/>

② Атасунцев А. Как конфликт на Украине отразился на экономик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24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24/03/2022/62385ac29a794759afbb00c3>; Kataryna Wolczuk, Rilka Dragneva, "Putin's Eurasian dream may soon become a nightmare", May 3,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5/putins-eurasian-dream-may-soon-become-nightmare>

的动力，<sup>①</sup>中亚国家持续开展对俄经贸合作。市场互补性方面，俄罗斯经济转型和西方品牌的退出为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国对俄出口商品和服务创造了机会，俄罗斯给予这些国家市场准入优先权以替代“不友好”国家。贸易自由化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签署《关于 2030 年前和 2045 年前欧亚经济道路发展宣言》，提出建设基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共同市场，统一农业、工业和能源市场的标准。金融与支付方面，欧亚发展银行为欧亚经济联盟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本币结算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中占比上升，部分缓解了制裁压力。法律和监管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通过政策协调和补充协议，使投资、税收、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趋于统一，强化了内部经济政策的一致性。<sup>②</sup>2024 年统计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的 GDP 总量增长 4%，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3.2%）；货物贸易额保持增长，增速高于其他一体化集团，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近 1000 亿美元；工业生产量增长 4.3%，建筑工程完工量增长 3%，零售贸易额增长 7.5%以上。<sup>③</sup>欧亚经济联盟未来将着重发展跨欧亚过境走廊和跨行业深化合作，并为此持续拓展伙伴网络和合作深度。2023 年 12 月，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伊朗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阿联酋、蒙古、埃及、越南等国的谈判也在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良好表现，不仅是因为俄罗斯主导了一些适应性改革，还因为其他成员国释放了各自的社会经济价值，如人口资源优势、能源消费市场、贸易中转通道等。

俄罗斯主导的另一个区域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的效能也受到关注。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该组织因平息了哈萨克斯坦的一月骚乱而得到肯定，但随着俄罗斯将大部分军事力量投入乌克兰而无暇顾及及其他成员国的安全问题，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的边境冲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的纳卡冲突，以及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后集安组织成员国共同立场的松动（塔吉克斯坦公开拒绝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

① 徐坡岭：“俄罗斯战时经济将走向何方”，《世界知识》，2025 年第 1 期，第 28-30 页。

② Лидеры стран ЕАЭС подписали Декларацию о развитии до 2030 года. 26 декабря 2023 г. <https://eurasia.today/news/lidery-stran-eaes-podpisali-deklaratsiyu-o-razvitiy-do-2030-goda/>

③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амках ЕАЭС: нужно ли Союзу доказывать свою полезность? 11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eurasia.today/actual/sotrudnichestvo-v-ramkakh-eaes-nuzhno-li-soyuzu-okazyvat-svoyu-poleznost/>

家，而其他成员国则有与阿富汗塔利班合作的意向），集安组织的公信力出现了明显下降。<sup>①</sup>亚美尼亚指责集安组织未对阿塞拜疆“入侵”作出反应，并以实际行动提出抗议：2023年1月，拒绝在亚美尼亚境内举办军事演习；2023年9月，召回亚美尼亚常驻集安组织的代表；2024年2月，冻结亚美尼亚在集安组织的成员国资格；2024年5月，不参与为集安组织预算出资；2024年下半年，多次宣布要退出集安组织。<sup>②</sup>亚美尼亚的去留对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存在影响极大。中亚国家亦是如此。2022年，吉尔吉斯斯坦取消了原定在其境内进行的集安组织军事演习；2024年8月，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作为集安组织成员的哈吉塔三国并未向俄罗斯提供支持。当意识到俄罗斯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甚至这个北方邻国可能构成外部威胁时，中亚国家正寻求与其他国家开展有限度的安全合作；为确保自主性，未来的合作很可能排除美俄“军事存在”的模式，而是采用更灵活、更轻盈的合作形式。目前，中亚国家与土耳其在突厥国家组织框架下推进情报共享、联合演习、军事教育、技术交流、国防工业、后勤保障等领域的合作；<sup>③</sup>塔吉克斯坦则与伊朗在阿富汗等共同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建立联合特遣部队和加强情报共享以减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风险。<sup>④</sup>至于集安组织的前景，决定因素在于俄乌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若俄罗斯赢得战略预期，集安组织仍将基于成员国的利益继续多边协调，俄罗斯甚至会采取手段来强化该组织的效能。

### （五）对发展方向的想象

2024年8月，托卡耶夫在中亚元首峰会召开前发表署名文章，全面阐释了中亚国家对地区发展方向的共同想象，强调了“中亚国家关系提升至深入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水平”的必要，提出了六点目标任务：

---

① Saadi Khamidov, “Central Asia’s Strain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April 6,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4/central-asias-strained-security-architecture/>

② Что такое ОДКБ и какие страны входят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ю. 13 июня 2024 г. <https://trends.rbc.ru/trends/social/65154df09a7947c9db547dc9?from=copy>

③ Richard Outzen, “Security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Among the Turkic States in the 2020s”,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December 8, 2023, [https://www.cacianalyst.org/resources/pdf/231208\\_FT\\_Outzen.pdf](https://www.cacianalyst.org/resources/pdf/231208_FT_Outzen.pdf)

④ “Iran and Tajikistan Forged a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22 New Agreements”,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specialeurasia.com/2025/01/23/iran-and-tajikistan-agreements/>

一是维护中亚乃至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中亚周边军事和政治局势持续复杂的背景下，国防政策和安全领域需要合作，建立区域安全架构变得尤为重要。中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形成地区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间，寻求解决应对传统和新型安全威胁的综合办法，制定应对和预防措施，并与联合国、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积极互动”。

二是进一步挖掘经济潜力，深化合作关系。“中亚五国总面积为 388.2 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超过 8000 万人，国内生产总值达 4500 亿美元。中亚地区蕴藏着世界约 20% 的铀储量、17.2% 的石油和 7% 的天然气。经济互补性确保了中亚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实现了贸易和生产周期的多样化。数字和创新产业将促进中亚国家从原材料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逐步转变”。

三是打造全球重要的交通和物流枢纽。“中亚地区正成为全球交通和物流的重要环节。首先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中亚五国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还包括中亚各国推动的其他运输走廊项目，如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和跨阿富汗铁路项目，符合整个地区的利益，需加强合作，全面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引进创新性技术”。

四是制定确保水、能源和粮食安全的方法。“强调拯救咸海基金会作为讨论和解决水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独特机制的作用；将粮食问题并入该基金会合作框架中，因其与水资源密不可分；建议制定 2030 年前中亚地区粮食安全战略规划，建立五国统一的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和交换；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型”。

五是重视并促进世界上最年轻人口资源的潜力。“中亚人口平均年龄仅为 28.7 岁，到 2040 年更将降低至 28.3 岁，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北美 41.5 岁、欧洲 46.8 岁、中国 48 岁），这是独特的竞争优势。年轻人可成为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革新的推动力量。需深化科教合作，加强青年联系，打造联合平台……通过共同努力构建中亚一体化高等教育空间”。

六是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形成独特的文明身份。“中亚身份的支柱是尊重共同历史根源、跨文化对话和跨宗教和谐，撰写中亚通史十分紧迫。全球充斥着地缘政治项目和意识形态传播，中亚需保护自身的精神和文化准则——好客、团结互助、维护家庭价值观等优良传统。中亚的未来取决于加强凝聚

力和互信，对世界开放”。<sup>①</sup>

在这份论述中，关于“在国防政策领域改善关系、建立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间”的倡议引起了关注。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安全保障要求所诉诸的，正是“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该原则于 1975 年被纳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北约东扩标志着该原则的丧失，成为俄乌对抗的深层原因。中亚问题专家指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在加强中亚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它们在 2022 年签署了盟友关系协议，批准了哈乌最高国家委员会。但与俄白最高国家委员会旨在与美国和西方竞争并以某种方式强化后苏联空间合力的性质不同，它奉行多元平衡的策略。可见，中亚国家有加强内部关系、对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意志，哪怕它们暂时不会与俄罗斯对抗。<sup>②</sup>

另一个前文未提及但又很重要，中亚国家通过恢复传统风俗习惯、强化民族语言地位、推广本地媒体、重新评估历史叙述等方式，复苏并巩固民族认同，凸显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多数中亚国家都颁布法令强化本国民族语言的地位。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第四条规定“国家语言（即哈萨克语）是国家行政、立法、法律程序和办公室工作的语言，在哈萨克斯坦全境的所有社会关系领域使用；”第八条规定“哈萨克斯坦国家机关、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作和办公语言为国语，俄语与哈萨克语被同等使用。”但考虑到文化惯性、社会融入、经济收益等因素，一些民众仍会选择赴俄留学和务工。因此，俄语在中亚国家的使用情况很难用简单化的方式描述。

#### 四、中亚国家对俄罗斯认知图谱产生的机制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是对历史记忆（例如俄罗斯的国家形象、自身与俄罗斯关系的历史、地缘危机的处理经验）和当前信息（例如全球和地区发展趋势、域外国家的资源投放、基本国情和发展需求）进行综合加工和理

①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Ренессанс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пути к устойчив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ю. 8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kazpravda.kz/n/renessans-tsentralnoy-azii-na-puti-k-ustoychivomu-razvitiyu-i-protsvetaniyu/>

② Постникова Е. Что стоит за идеей Токаева об оборон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9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9/08/2024/66b6274d9a7947024e366400>

性计算的结果，<sup>①</sup>当前正处于既想挣脱俄罗斯控制又要维系对俄关系的张力之间。

### （一）中亚国家的认知受非决策性因素影响

按照杰维斯的层次划分，非决策性因素由大到小包括以下三点：国际环境、国家性质和国内政治运作、政府机构。这些因素对中亚国家的认知起到了结构性的框定作用。

美国和西方对中亚国家的“大棒+胡萝卜”策略，既施加了二级制裁的威胁，也展示了加强合作的姿态。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经济的一级制裁持续加重，为了最大化对俄罗斯的遏制，将矛头指向了与俄罗斯合作的第三方，即实施二级制裁。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中亚国家在这种压力下采取了某些经济“去俄化”措施，当发现对俄经贸合作有利可图后又改变了策略取向。自 2023 年至今，不少中亚企业被指控“助俄罗斯规避贸易限制、发展军工产业”而遭到制裁，<sup>②</sup>但合作收益数倍覆盖风险成本的事实使这些企业继续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与此同时，域外各国加强对中亚的合作。2023 年 9 月，拜登政府与中亚五国总统首次在纽约举行峰会，承诺加强地区经济整合和关键矿产开发合作。特朗普政府也表现出进一步协助释放中亚战略经济潜力的意愿。废止美国国会于 1974 年 12 月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被提上议程，该修正案的内容是禁止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贸易优惠。<sup>③</sup>2024 年 5 月，欧盟提出通过“全球门户”计划支持中亚交通网络升级，承诺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最近十年欧盟成员国对中亚国家的累计投资额超过 1000 亿欧元。土耳其正在推进“中间走廊”计划以建设经里海至欧洲的运输路线，推动贸易便利化，扩大农产品和工业品出口市场。印度将中亚视为“扩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能源、基建、反恐、文化等全方位领域的合作。日本通过国际

① 参见石靖、王涛：“欧亚‘新中间地带’国家生活中的历史记忆：当代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注脚”，《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143-171 页。

② США ввели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компаний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26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www.gazeta.uz/ru/2024/02/26/us-sanctions/>

③ Andrew D'Anieri, Katherine Spencer, "How Trump can unlock new strategic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Central Asia", *Atlantic Council*, February 10,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rump-can-unlock-new-strategic-economic-opportunities-in-central-asia/>

协力机构向中亚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促进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现代化，推广数字化治理经验。韩国也正在推进与中亚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卫生医药、环境、交通物流、科学教育和旅游等领域。伊朗正在参与中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沙特为中亚地区清洁能源转型提供支持。这些使中亚国家相信，在对俄关系放松后仍有回旋余地，但轻易舍弃对俄经贸往来的收益也是不明智的。

独立后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威权政体，其核心特征是高度集中的总统权力、政党与总统权力共生、政权党主导的多党制、市场经济受政治监控、有选择的社会开放。一方面，鉴于相似的政治制度，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通过相互政治支持确保了各自的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由于威权政体下决策主体和思维的强权和固化，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彼此惯用精英/私人外交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近些年情况在变。塔吉克斯坦的威权主义在强化，拉赫蒙连续任职总统，是独立后唯一没有更换领导人的中亚国家。被称为中亚“民主岛”的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加强媒体监控、实行市场干预的现象。有研究指出，俄乌冲突强化了中亚地区的威权主义，俄罗斯为特定领导人提供支持，以换取来自这些领导人的回馈。<sup>①</sup>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要求下认定伊斯兰解放党为恐怖组织，在俄境内逮捕并驱逐部分被认定为“具有威胁”的政治活动人士。而在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启动了趋西方化的“全面改革”，包括限制总统权力、扩大议会职能、完善选举制度、发展政党体系、选举进程现代化及严禁外部势力干涉、强化法律保障机制等多项措施。乌兹别克斯坦亦是如此，米尔济约耶夫发起了自下而上的宪法改革，以还“公民尊严”为目的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发现，越是与俄罗斯的政治属性同质，越倾向保持对俄政策不加批评，它们的精英/私人外交也越奏效。<sup>②</sup>这一点因为关乎现政权的政治生命，甚至堪称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① Хуррамов Х. Год войны в Украине.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и других партнер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4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s://rus.ozodi.org/a/32286667.html>

② 这一结论得到了有关中亚民意调查统计数据的验证。See Hannah Chapman, Raushan Zhandayeva, “Attitudes toward Russia’s War on Ukraine in Kazakhstan and Kyrgyzstan”, December 12, 2023,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attitudes-toward-russias-war-on-ukraine-in-kazakhstan-and-kyrgyzstan/>

## （二）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与其自我效能关联

经过三十余年的民族国家构建，中亚国家整体上取得了进展：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模式，对民主的理解和表达独具中亚特色；独立后 GDP 从 102 亿美元增至 4531 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从 0.04% 增至 0.45%；人口迅速增长，社会分化显现，构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和潜在购买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借助其作为互联互通重要区位的作用，与各国国际组织和各地区国家建立了广泛互动。由此，中亚国家的效能感在上升。中亚国家民族精英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摆脱后苏联政治叙事的冲动，排斥“苏联政治遗产”、“俄罗斯后花园”的身份表述。同时，在快速重组的世界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竭力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和份额，释放其欧亚大陆中心枢纽和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sup>①</sup>它们自定义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人力潜力、无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在不断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自给自足且有影响力的国家群体，不仅是亚洲和欧洲的纽带，也是国际关系中独立的区域行为体，有能力成为全球关注的新中心”。<sup>②</sup>

然而，中亚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也不乏困难和危机。中亚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贫困和不平等广泛存在，经济结构没有明显改变，亟待从依赖能源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增长模式转向支持产业多样化和对外开放性。<sup>③</sup>囿于过去的模式，一方面，水、粮食、能源安全挑战严峻，生态治理、节能提效、创新转型的任务紧迫；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人口缺乏充足的就业岗位和社会福利，失业和无业人员很容易被盘踞此处的“三股势力”动员和招募。加上该地区存留的民族间矛盾、部落间竞争、宗教与世俗化的冲突，最终将对中亚社会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过去三十多年间发生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哈萨克斯坦骚乱，尽管危险指数不同，却一直在警示中亚各国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而促进社

① 许涛：“欧亚变局下中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重构趋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②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Ренессанс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пути к устойчив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ю. 8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kazpravda.kz/n/renessans-tsentralnoy-azi-i-na-puti-k-ustoychivomu-razvitiyu-i-protsvetaniyu/>

③ 李中海：“中亚经济 30 年：从转型到发展”，《欧亚经济》，2021 年第 4 期，第 22-40 页。

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必要前提。这就给当前的中亚国家提出了与更多国家产生链接并吸引各类资源注入的要求，这也是多元平衡外交策略产生的起点。

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亚国家不仅增强了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农业、能源、基建、产能等合作，更成为亚太地区与欧洲大陆实现高效互联互通的必经之路。虽然美国撤出了驻中亚的军事基地，在政治领域也未能达到自己的预期，但它对中亚地区的军事、民主、技术和经济援助存续至今，近年来还在积极部署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欧盟则以全球治理和制度规范引领者的身份推进合作，中亚国家试图从中获得资金技术和治理经验以解决生态治理难题、完善社会公共设施和促进产业绿色升级。相比之下，俄罗斯为中亚国家提供的关键性资源最全面，覆盖到安全保障、政治支持、经贸往来、社会亲缘等各领域。<sup>①</sup>其中移民合作是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捆绑起来的有效工具，截至2024年9月1日，俄罗斯共有约398.5万中亚移民，<sup>②</sup>那些高移民潜力国家的居民偿付能力仍高度依靠来自俄罗斯的汇款（侨汇收入约占塔吉克斯坦GDP的45%，约占吉尔吉斯斯坦GDP的24%，约占乌兹别克斯坦GDP的14%<sup>③</sup>）。但2024年3月22日莫斯科郊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民众反中亚移民情绪高涨，俄罗斯政府对中亚移民加强管控。<sup>④</sup>移民问题成为俄罗斯与部分中亚国家谈判的筹码，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开展联合反恐、提供安全保障创造了理由。总结来讲，中亚国家多元平衡外交的本质逻辑是内外联动，通过激发域外大国甚至中小国家竞相提供优势产品来实现自身利益。中亚国家所谓的“去俄化”既是一种目的——通过构建多向量的合作网络以对冲依赖单一国家的风险，也是一种手段——在欧亚地缘政治危机中博取更多目光和投入以自我实现。

① 朱永彪、魏丽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评析”，《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5期，第73-107页。

② Во Всемирном Банке рассказали об эффекте денежных переводов мигрантов. 7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ria.ru/20250307/vb-2003548436.html>

③ МВД: В России находятся около 4 млн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s://fergana.ru/news/134986/>

④ Catherine Putz, “Central Asians in the Crosshairs of Russia’s Ever-Evolving Migration Regime”, August 2, 2024,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8/central-asians-in-the-crosshairs-of-russias-ever-evolving-migration-regime/>

### （三）中亚国家对（非）物质性利益的权衡

若将“去俄化”当成一种目的，承认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会有风险，那么这些风险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物质性利益，即中亚国家对社会经济损失/收益的计算以及对领土和主权安全威胁的感知；二是非物质性利益，即中亚国家遵守/违背国际交往规范以及剥离/维系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将引发的舆论反应。

有关中亚国家对社会经济利益的计算，前文已有阐述，即前后是有变化的，但对领土和主权安全的威胁感知是相对恒定的。中亚国家眼中的俄罗斯并非只是“盟友”，也是“强权政治的帝国”、曾经的“入侵者”和“统治者”，中亚五国中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对此感受最深。俄罗斯族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民族，主要聚居在该国北部和东部，这部分群体有分离主义倾向，是该国政府极为警惕的对象。俄罗斯在双重国籍和俄语地位上对哈施压以及数次发起的军事行动和“公投”，都触碰着哈萨克族精英和民众的敏感神经。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战略学界部分人士传出哈萨克斯坦“是在俄罗斯赠予的领土上建立的人造国家”、“对俄罗斯族实施类似种族灭绝的政策”、“具有极端主义和纳粹主义色彩”，“下一个问题就是哈萨克斯坦”等言论，严重侵蚀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作为“盟友”的认知。<sup>①</sup>这里需要提到俄罗斯外交的一项重要倡议——“俄罗斯世界”，它创造了一种利用民族和语言实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认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要比实际领土范围大，应以俄罗斯文化和俄语为抓手网织国界之外的群体及其力量。这些努力由实施后苏联空间整合项目、游说中亚国家的语言偏好、发展语言推广组织、打击反俄民族主义等举措所推动，<sup>②</sup>当地俄罗斯族充当了某种“代理人”角色。这对其他或多或少拥有俄罗斯族的中亚国家同样是危险的。由此，“建立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间”被提出，作为安全威胁感知最强的哈萨克斯坦是主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中亚国家巩固安全保障的途径是加强域内合作，而非依靠外援，因为它们汲取了乌克兰危机的教训——

---

① Nurbek Bekmurzaev, “Russian Rhetoric Toward Central Asia Grows Increasingly Hostile”, February 14, 202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n-rhetoric-toward-central-asia-grows-increasingly-hostile/>

② Mikhail Suslov, “‘Russian World’ Concept: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Logic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Geopolitics*, 2018, Vol.23, No.2, pp.330-353.

将美国和西方势力引入中亚，将强化俄罗斯对其自身“安全空间受挤压”的感受。

中亚国家在俄乌冲突上也有一些道义和情感等非物质性利益的考量。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国家愈发强调，“我们始终坚持‘和平第一’的原则。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主张严格遵守国际法原则，尊重主权和边界不可侵犯”。<sup>①</sup>因此，它们不承认乌东地区的俄属地位，并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这是典型的“预防接种”的心理现象，预警威胁并优先驳斥。但即使没有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感知，中亚国家也大概率不会公开赞同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因为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将使这些国家承受国际舆论压力甚至直接经济制裁，不符合它们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但同时，中亚国家又因为保有对俄罗斯的敬畏和亲缘情感而无法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指责。一方面，各国内部都或多或少有亲俄派政治力量和俄罗斯族裔群体，加上冲突后俄罗斯人向中亚涌入加剧了本地民族主义倾向，任何泾渭分明的立场选择都可能加剧社会政治矛盾，对国家安全和稳定造成负面影响，2013 年年末的乌克兰“广场革命”（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就是一个警示。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总体是友好的，据统计，2008—2022 年，俄罗斯向中亚国家提供了超过 62 亿美元的援助，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援助国；<sup>②</sup>俄罗斯对冲突前不久平息哈萨克斯坦骚乱起到了积极作用，中亚国家不愿意承担“忘恩负义”的骂名。综合考虑，中亚国家都保持中立的立场，这一情境性做法与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国”地位在功能上是相似的，通过对外行为展示和平且友善的理想主义形象，掩饰自己也在谋求利益、避免陷入纷争的真实意图。<sup>③</sup>

#### （四）不同情境下中亚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演变

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综合采用了威吓、安抚、利诱、拉拢等

①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Ренессанс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пути к устойчив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ю. 8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kazpravda.kz/n/renessans-tsentralnoy-azi-i-na-puti-k-ustoychivomu-razvitiyu-i-protsvetaniyu/>

② Россия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оказала содейств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сумму более \$6,2 млрд. 17 мая 2022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4644001>

③ 孙超、吴靖：“中立身份下的战略选择——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源战略”，《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09-139 页。

手段，中亚国家对安全威胁的感知浓度和计算损失/收益的参考点处于变化中，对俄罗斯及相关问题的认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冲突爆发初期，中亚国家的相关认知主要基于刻板印象和逻辑推测。2022 年 2 月末至 7 月末，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和东北部全线进攻，中亚国家充斥着强烈的战略焦虑。它们联想到沙俄时代的殖民扩张主义、苏联时期的管理以及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行动，所以那也是它们对俄罗斯安全威胁感知最强的时候。此外，正如上文所说，它们还认为，俄乌冲突将通过各种路径阻滞和冲击中亚地区社会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和发展。在这种情境下，中亚国家推出了一些经济“去俄化”措施，流露出了对俄罗斯的不满和谴责。最具代表性的是，2022 年 6 月 17 日托卡耶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言反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几天之后的 6 月 28 日—29 日普京对中亚国家开展了俄乌冲突后的首次外访，先后到访塔土两国。这一阶段，中亚国家的基本态度是自身安全不受威胁以及社会经济不受影响。

冲突进入持续阶段后，中亚国家对俄认知与俄罗斯的战场形势和外交努力呈现一定的相关性。2022 年 8 月初至 11 月末，乌克兰军队开启反攻并于 9 月上中旬快速收复大面积领土，10 月 8 日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在俄罗斯军队整体失利情况下，2022 年 10 月俄罗斯-中亚峰会期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声称“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尊重”，呼吁“不要像苏联时期那样对待中亚国家”。<sup>①</sup>2022 年 12 月初至 2023 年 5 月末，俄罗斯军队迎来冬季作战优势，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导弹袭击。不同于 2022 年，中亚五国元首均出席了 2023 年“胜利日”阅兵仪式。2023 年 6 月初俄私人军事集团瓦格纳发起“武装叛乱”并以失败告终，2023 年下半年乌克兰军队反攻损耗严重，成效有限。在俄罗斯军队整体占据战场优势时，2024 年 1 月托卡耶夫表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伙伴和盟友，世界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sup>②</sup>2024 年 8 月初，乌克兰军队向库尔斯克发起攻

---

① «Хотим, чтобы нас уважали». Президент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обратился к Путину. 15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22/10/15/15627241.shtml>

② Токаев заявил, что ни одна проблема в мире не решается без России. 3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3/01/2024/6594d7de9a79477e50be0be1>

势，这是俄乌冲突发生后乌克兰正规军首次进攻俄罗斯本土，控制了库尔斯克一千多平方公里领土。2024年8月23日，米尔济约耶夫在中亚国家元首会议上指责“由于地缘政治地位，中亚正遭受全球信任危机和冲突升级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制裁政策的囚徒。”<sup>①</sup>这一阶段，中亚国家通过持续地搜集和处理不断变化的信息，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思维对待俄乌冲突，并将决策标准从上一阶段确保基本安全提高至争取发展资源，借助地缘政治博弈向俄罗斯和美国和西方左右要价。

特朗普上台后着手推动俄乌谈判，目的在于打破了拜登时期谈判窗口一直关闭的僵局。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使达成和平协议困难巨大，除非某一方在胁迫下作出实质性的战略让步。由于俄乌冲突最终走向何方尚不明确，中亚国家基本上回避发声或作出回应，与冲突爆发初期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战略沉着。但它们可能面临另一个新问题——美俄关系趋于缓和和对中亚地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的关键矿产全球战略，其资源民族主义姿态在介入俄乌冲突谈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中亚地区蕴藏的关键矿产资源已经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在这种场景下，中美俄如何协调在中亚的竞合关系，中亚国家如何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将变得极具挑战性。

### （五）中亚五国对俄罗斯认知的差异和共同之处

中亚各国国情不同导致其对俄依赖程度也不同。首先，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水平影响着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劳务市场的依赖程度。2024年哈萨克斯坦人均GDP为1.415万美元，土库曼斯坦1.251万美元，乌兹别克斯坦0.311万美元，吉尔吉斯斯坦0.247万美元，塔吉克斯坦0.133万美元。<sup>②</sup>在人均收入较低的乌吉塔三国，第一产业分别占各自国家GDP约17%、15%、19%，而人均GDP最高且产业结构较合理的哈萨克斯坦，其第一产业占本国GDP仅有5%左右，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第二、三产业的占比则相对较高。<sup>③</sup>

① Alouddin Komilov, et al., “What Ukraine’s Kursk Incursion Reveals about Russia’s Role in Central Asia”, August 23, 2024, <https://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what-ukraines-kursk-incursion-reveals-about-russias-role-in-central-asia/>

② “GDP per capita, current prices”, 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PC@WEO/OEMDC/ADVEC/WEOWORLD>

③ Kang Lei, Liu Yi,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somorphism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Vol.30, Iss.11, pp.1781-1801.

目前在俄罗斯的中亚移民中,乌兹别克斯坦有 179.2 万人,塔吉克斯坦 123.1 万人,哈萨克斯坦 60.69 万人,吉尔吉斯斯坦 26.28 万人,土库曼斯坦 9.2 万人,塔乌两国赴俄移民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11.8%和 5.0%)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其次是吉哈两国(赴俄移民占本国总人口分别为 3.7%和 3.0%),土库曼斯坦的这一比例最低(仅占 1.2%)。<sup>①</sup>其次,能源资源禀赋提升了中亚国家确保供应安全的能力以及对俄谈判的筹码。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约 300 亿桶,天然气储量为 2.4 万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6 亿桶,天然气储量达到 11.3 万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近 6 亿桶,天然气储量为 1.8 万亿立方米。<sup>②</sup>吉塔两国因油气资源匮乏而严重依赖从俄罗斯的进口。需要指出的是,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哈乌两国)受基础设施、产能、资金、效率等因素制约,无法向国内市场提供充足的天然气,这也是它们接受打造“天然气联盟”倡议的主要原因。在俄欧能源“脱钩”背景下,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是俄罗斯能源“向东转”的重要构成,这些中亚国家也由此获得了与俄罗斯谈判的能力。<sup>③</sup>再次,俄罗斯在塔吉哈三国拥有军事存在,塔吉两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安全保障。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 201 军事基地位于杜尚别和博赫塔尔两个城市,是俄罗斯最大的境外军事基地。驻吉尔吉斯斯坦坎特空军基地配有苏-25SM3 攻击机、米-8MTV 直升机、无人机等,主要任务是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行动提供空中支持。俄罗斯还租赁了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用于航天发射,虽有军事人员驻扎,但无法与驻塔吉两国的军事基地相提并论。粗略地讲,塔吉两个中亚国家对俄依赖程度较高,永久中立的土库曼斯坦灵活性最强,对俄关系灵活性稍次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与俄毗邻的哈萨克斯坦对俄关系最为复杂。

俄哈关系的复杂性实际上折射出中亚国家的一个普遍性思维,它们都遵循地理政治的逻辑——无论如何,俄罗斯都是中亚国家的北方邻居,哪怕美

① 作者根据俄罗斯移民局数据和中亚各国总人口数据计算得出。

② “Regional Analysis Brief: Caspian Sea”, *EIA*,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analysis/regions-of-interest/Caspian\\_Sea](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analysis/regions-of-interest/Caspian_Sea)

③ Tatiana Mitrova, “Russia’s Expanding Energy Ties in Central Asia”,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at Columbia*, February 29, 2024,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russias-expanding-energy-ties-in-central-asia/>

欧等国向中亚投入再多，它们的安全和发展绕不开俄罗斯。因此，中亚地区仍将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最稳定的外交方向，哪怕是作为中亚强国的哈萨克斯坦也不太可能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如若俄罗斯能在俄乌冲突中赢得最后的战略性胜利，那么情况将更加如此。然而，中亚国家在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也在争取自主性，表现为不再受制于任何域外大国的道德或价值规劝，而是以计算成本与收益的工具理性自行决策。<sup>①</sup>巩固并强化域内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和务实行动上的协调成为中亚国家实现自主性的重要途径。它们制定了共同发展规划并致力于解决边境纠纷，以一种国家群体的姿态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能量。就此而言，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已不及历史时期。

## 五、研究结论

俄乌冲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欧亚地区，改变着俄美之间、俄欧之间甚至美欧之间的关系，并从多条路径影响着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这一组传统的关系，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使用了理论推演与田野调查，其中，田野调查对问题设计、描述和分析、验证猜想做出了重要支撑。首先，在中亚五国实地调研时发现，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对俄罗斯及其相关问题的评价不尽相同，那么，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究竟如何以及为何如此？由此形成了本研究设想。其次，实地调研也打破了媒体宣传、惯性思维等造成的误判。例如，中亚民众使用俄语的情况和对俄罗斯文化的欢迎程度与文化惯性、民族情感、政策导向、个人规划等各层次的影响因素有关，他们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再如，通常认为“中亚能源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不仅能够通过油气出口积累外汇收入，也能确保国内能源消耗的自给自足，”但现实中它们却无法满足不同需求。最后，实地调研也能验真或验伪，有效论证了部分研究猜想。例如，媒体上有“中亚国家为规避二级制裁而推进经济‘去

---

① 曾向红：“地缘政治博弈与中亚地区秩序”，《世界知识》，2022年第12期，第38-42页。

俄化’”和“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贸联系在加强”两种说法，通过与中亚当地企业的对话，明确了这一问题的始末和真相。再如，通过与中亚的专家学者交流，从侧面能观察到其所属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进而勾勒出中亚各国对俄罗斯认知的差异和共同之处。

在研究结论上，本文提炼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认知图谱的基本特征：地缘政治上保持中立立场，在社会和经贸领域继续对俄合作，推动各类基础设施多向量布局，对区域组织的态度更加务实化和灵活化，倡导更广泛和深入的中亚地区内部合作。归纳了形成了这种认知图谱的原因机制：中亚国家的对俄决策受国际和国内宏观环境的形塑；中亚国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对自我效能的预判，兼顾了国际交往规范和对俄传统关系等道义和情感因素；俄乌战场形势和俄罗斯的外交努力也起到一定调节作用。本文支持并阐释了既有研究两种观点并存的真实性及合理性。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弱化了。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民族国家构建、欧亚地区间断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信息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重新塑造着中亚人的认知。他们抵制“苏联政治遗产”、“俄罗斯后花园”等身份叙事，强调自己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的角色。从大国的横向比较来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依然领先。与美欧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优势还在于自己更了解中亚国家需要什么，以及如何与中亚国家打交道。过去几年，在其他域外国家纷纷与中亚国家搭建起“C5+1”多边对话机制时，俄罗斯却在多边机制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对话。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双边外交有助于彰显对中亚各国个性化、针对性合作需求的尊重，避免了多边谈判中常见的利益协调掣肘，从而使合作协议更容易达成；同时，“一对一”地互动也有助于政治资本的积累，通过设置保密性议题，瓦解域内其他国家对该国的信任，促使其他国家主动寻求与俄对话。值得思考的是，这是否与中亚国家“加强共识与协调”的愿景有所冲突？有研究曾指出，“俄罗斯倡导的各种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存在与运行，是导致中亚国家难以进入社会认同阶段的外部原因之一。尽管不排除未来中亚地区一体化取得一定进展，但不论这种进展是内部协调下取得的，还是在外部积

极推动下实现的，均有赖于中亚各国之间的集体身份认同。”<sup>①</sup>俄乌冲突后，中亚地区的整体局势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判断。新形势下，俄罗斯对中亚一体化究竟起着阻滞还是促进作用，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细腻化双边外交，会削弱中亚国家的互信和共识；另一方面，俄乌冲突这场地缘危机使中亚国家意识到加强域内合作的重要意义。因此，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

<sup>①</sup> 参见杨恕、王术森：“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3期，第45-75页。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evolving perceptions on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geopolitical crisis itself,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Russia,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the role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traject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se shifting perceptions vary across time periods and policy domains, shaped by diverse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context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the balance between material interests and moral or emo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real-time informa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ussia's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has weakened. Central Asian states no longer follow Russia's lead "unconditionally or uncritically", and increasingly formulate Russia policies based on their own practical need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ir asymmetric dependence on Russia has diminished, accompanied by growing demands for more nuanced bilateral engagement. As a result,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s rising for Russia. Compared with its formerly comprehensive dominance in the region, Russia is now witnessing a decline in its influence in certain domains. From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among major powers, however, Russia still holds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region. For som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sufficient job creation, the Russian labor market remains attractive. States with similar political systems continue to seek "group effects" and mutual support to ensure regime survival. Russia's aid and investment, technical standards, as well as its energy and food exports, remain crucial to the socio-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se countries. Furthermore, maintaining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avoiding misperceptions that its "security space" is being encroached upon, constitutes a key security objective for many in the region. This paradox, of which Russia's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is both declining and yet still dominant, profoundly reshapes the regional order across Eurasia.

**【Key Words】**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ognitive Mapping, Central Asian Diplomacy,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новому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этот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торг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ую схему, ро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времени 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ферах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ия в новом пониман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онкретные факторы включают объективную среду, оценку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матери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и моральными эмоциями, а также обработку на основе имеющегося опыта и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реальном времени.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слабло.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ольше не подчиняются указаниям России «беспринципно и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 и всё чаще формулируют политик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исходя из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ре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 и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Асимметрич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России сокращается и России требуется вести более деликатную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коммуникацию. Стоимость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Россией отношений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астё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её предыдущим всесторонним влияние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я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ситуацией потери влияния в некоторых областя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го сравнен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лидирует.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селение которых быстро растёт, но которые испытывают трудности с созданием достаточ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для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а, рынок труда Росси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ивлекателен; странам со схожи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эффект «кластера»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во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жизнь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помощь и инвестиции России,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стандарты,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чень

важны дл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 и избежание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й о том, ч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жимаетс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основных цел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е» явление, заключающееся в том, что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слабло, но по-прежнему является ведущим, глубоко меняет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когнитивная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2 万-2.5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 二、注释示例

####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 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5年第3期(总第253期)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 刘 军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 021-62232113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 <http://ru.ecnu.edu.cn/>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 中国知网

网址: [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公开发行

ISSN 1009-721X



定价: 30.00 元